

一 不像人的人

到开封府来碰运气的人，王小石是其中之一。他年轻、俊秀、志大、才高，远道而来，一贫如洗，但他觉得金风细细、烟雨迷迷，眼前万里江山，什么都阻不了他闯荡江湖的雄心壮志。就连春雨楼头、晓风残月里的箫声，他也觉得是一种忧愁的美，而不是凄凉。

王小石跟许多人有点不同，他带了一柄剑。

他的剑当然用布帛紧紧裹住，他并非官差，也不是保镖，衣着寒酸，而且是个过客，若不用布把这利器遮掩起来，难免会惹上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被厚布重重包裹起来的剑，只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剑柄是弯的。

剑是直的。

剑柄也是直的。

他的剑柄却是弯如半月。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如果王小石不是因慕黄鹤楼之名，借路过特意在湖北勾留，游览一下这名楼胜景，就不会见到白愁飞。

假使他没见着白愁飞，那么往后的一切就不一定会发生；就算发生，也肯定并不一样。

人生其实就是这样，无意中，多看一眼，多听一句话，可能会造成极大的改变，刻意为之，反而不见得如愿以偿。

溪水滔滔，风烟平阔，楼上楼下，仍有不少风流名士的墨迹词章，惟因“黄鹤楼”下的街道上，市贩聚集，叫卖喧嚣，洋溢着一股鱼虾腥味和其他鸡鸭犬豕的气味，脏污满地，本来恁地诗意的一栋黄鹤楼，已经面目全非。

不过，街上摊贩麇集，各式各样的货品都有，叫卖拉客之声此起彼落，而又混杂在一起，热闹异常。

这些贩夫、商贾们都知道，慕名而来此地的人，未必旨在浏览风景，乘机可以逛逛市集。连同烟花女子，也停舟江上，萧招琴抚，陪客侑酒。

王小石观览了数处，商贩眼光素来精明，见他衣饰寒沧，料他身上无多少银子，也不多作招呼。

王小石只觉扫兴，想登舟渡江，忽听贡隆隆一阵锣响，一时吸住了王小石的注意。只见街头的一列青石地特别空了出来，是给走马卖解的人表演用的，占地相当之广，不少人正在围观，交头接耳，待表演者告一段落，就有小僮过来纳钱。通常，围观的人都会丢上几文钱，卖解的人才拱手致谢，说几句承蒙捧场的话，继续表演下去。

王小石也凑热闹的去张了一张。

他就是这样望了一望。

一切就发生了，免不了了。

在他过去看上一看的时候，也有一个念头在心里闪过：会不会正好有个江湖卖武的美丽女子，正在比武招亲，这一瞥就定了情，就像戏台上演的一般？

不是的。

他倒是看见了令他吃了一惊的事物：

人。

不像人的人。

青石板地上，人们围成一个大圈，圈子里，有几名精壮汉子，在敲锣打鼓，边插科打诨，道说戏文，两名粗壮的妇人，牵着两尾小马驹，戴上面具，手持小刀小剑，正在绳索上、矮凳子上作翻滚的花巧，颈上都缚着细细的锁链。

另外还有几只大马猴，被粗链缚在架上，两只眼睛都老气恹恹的，在注视场中小猴的表演，看去跟垂死的老人家垂视小童嬉戏一般无奈。

这都不能让王小石震惊。

真正令王小石惊异的是人。

石板地上，还有几个“人”。

说他们是人，实在是件残忍的事。

这几个人，有的没有手，有的没有脚，有的手脚都断了，只剩下单手单足，或是一手、一足，更有一个，手脚全都没了，张开嘴已，只哑哑作响，看了也令人心酸。

另外还有几个“人”，形象更是诡异，有一个。全身埋在三尺长的甕里，只露出一颗嘻嘻傻笑的头，这头颅长着稀疏白发，但长得一张小童般的嫩脸。

另有一“人”，上半身是脸，但下半身却长得跟猴子一样，全身是毛，还长了半截尾巴，只身体绝不如猴子灵捷罢了。

其中“一”人，是两个人体的背部，接连在一起，等于两人一体，一背粘着两个躯体；更有一人，身体四肢，还算正常，但脸容全都毁了，五官挤在一起，鼻折唇翻，眇目獠牙，十分恐怖。其余还有几个用黑布遮蓬着的大箱子，不知装着的是什么东西。

王小石乍看一眼，便不想再看了，只觉上天造人何其不公，竟有人生成这个样子。他自掏出一小块碎银，往场中抛去。

他这样只瞥一眼，还不曾看完，但留在心中的印象，是很难磨灭的。

他走了几步，心中仍十分的不快乐。

为什么有的人那么健康，有的人却天生残缺？

这时，他还没有走过人们观望的行列，忽有人扯了扯他的衣角。

王小石低首一看，只见一个三尺不到的侏儒，头颅出奇的大，双目无神，四肢都萎缩瘦小，宛若幼童，正捧了一个瓷钵，指了指场心，又指了指瓷钵。

王小石知道这是向他讨钱。

王小石剩下的银子，只有这一点点点了。

这是十日前，他把伴随他的一匹马卖了，剩下的一点银两。

他卖马的时候，心境格外消沉，没想到就剩下的一匹千里相随的灰马，竟还伴不到京城。

武士卖马，岂不与英雄挂剑、将军卸甲同样的失意和无奈？

不过他很愿意解囊捐助这些天生残障的可怜人。

那侏儒唧唧呀呀的比手划脚，他点了点头，正在掏钱，一面道：“可惜你遇到我这个穷人，真希望有善长仁翁，把你们收养，不致在街头路角，吃尽江湖风霜。”

王小石说这句话的时候，是非常诚心诚意的。

但他却听到一声冷笑。

冷笑起自耳畔。

他迅目一扫，身旁的人，全在看场中畸型“小人”的表演，时时发出喝彩拍掌声，却不见有人向他望来。

只有一人，抬头望天。

此人华衣锦服，俊朗年轻，在人群中那么一站，犹如鹤立鸡群。

他仰首向天，眉目便看不清楚。

因为众人视线俱投场中，只有他一人挤在人堆里看天，王小石才注意起他来，但也不清楚冷笑的是不是此人。

王小石说这几句话，那侏儒脸上流露出感动的神色来，比手划脚，唧唧唧唧的说了几句听不出字音的话，大致是感谢王小石的意思。

王小石抓了几块碎银，正要放到乞钵里，目光投处，忽然心念一动。

那侏儒领了银子，又去扯另一个的衣角，讨钱去了。

王小石似想到了些什么蹊跷，好像跟“舌头”有关，但一时间，又捉摸不到究竟是什么事情，忍不住又向场中张望一下。

这时候，锵声烈响，两只大马猴正在模仿人类比刀比枪，围观的人拍手赞叹。人在看兽类模拟人的动作，越是打打杀杀，似乎越是觉得刺激精彩。

王小石的意念更清晰了起来，因为他看见了一件事物：

刀！

舌头！

他马上联想到：侏儒可能不是天生的哑子，他是断了舌头。

他可以准确地判断得出来：侏儒的舌头，是用利刃割断的！

他甚至可以判断出一条头发，是被剑断还是刀断的：因为他是王小石！

“天衣居士”的惟一衣钵传人：王小石！

当王小石发觉那侏儒并不是天生的哑巴，而是舌头被人割掉了，这样想着的时候，只觉得心坎一痛。

这种感觉很奇特，他连在市场中看人在杀鱼，也会有这种肉痛的感觉，仿佛那一刀刀不止是在剖开鱼的肚子，也在切入自己的心坎似的。

像你这种人，实在不适合练武——这是天衣居士对王小石的评价。

一个真正的武林高手，一定要如天地无情，心如止水，方才可以高情忘情，无匹无对于世间。

王小石却不是。

王小石多情。

不过，在十年之后，王小石把一柄无情的剑，练得多情深情，竟然战败天衣居士手上那一把“绝情剑”，连天衣居士也只好叹道：“我看他小时候，连一只兔子也不肯追猎，在路边见到小狗小猫便抱回来抚养，跟别派小子们打斗，宁可自己受伤也不愿打伤别人，我就以为这小子没有出息。没想到，”他又叹一声，“给他练成了，人的剑术，‘仁剑’，也同时成就了刀术，他的武功，纵或不是无敌，但也已可冠绝群伦了。”

王小石于是带了这柄剑，以及微薄的名气，往开封府里，碰碰机会。

但却先在这里碰上一个被割掉舌头的侏儒！

王小石发现侏儒的舌头是用刀割断的，同时也发觉另外令他更愤不可抑的事：

那些断肢残腿的人，大部分，都是给利器砍断的。

先天残障的人，创口决不会这样子：莫不是他们全遭了兵祸，或是被流寇所伤？如果真是这样，又怎会弄到如此发育不良，而又全集中在此处？王小石狐疑起来。

他忍不住蹲下来，看一个断了两足一手的畸型人。

那人唧唧哑哑，似乎也正奇怪着王小石这样的端详他，也似是向他倾诉，他在世间所受的无尽疾苦。

王小石一看之下，登时手指禁不住抖了起来：这可怜人不但两足一臂都是给人砍断的，连舌头也是遭人剪下来的！

——是谁那么残忍可恶！

忽然，一条大汉横了过来，推了王小石一把，怒目向王小石瞪了一眼，低声喝道：“要赏钱就赏钱，不给钱就别挡着！”

王小石道：“他的手是给人砍断的？”

汉子吃了一惊。横眉冷睨王小石，只是一个温文的书生，登时不把他放在心上，仍低声喝道：“你问这干啥？”

王小石道：“他的脚是被人斩断的！”

横眉汉子想要发作，但又不想惊动围观的人，只好强忍低吼：“这关你屁事！”他用手粗鲁地一推王小石的肩膀，王小石并不相抗，借势退了半步，口里仍道，“他的舌头是给人割断的！”

横眉壮汉抢进了一步，发觉围观的人们有的向他们望了过来，便强笑了一下，伸手拍了拍王小石的肩膀：“站好，站好，”随又龇齿沉声威吓道：“告诉你，没你的事，少惹麻烦！”说罢双手兜起残障者，转身走向场子里，不时仍用一双凶暴的眼珠往王小石身上盯。

王小石发觉那残肢的脸上露出惊惧欲绝的神色。

王小石工想有所行动，忽听一个声音道：“小不忍，乱大谋，未知底蕴，发作何用？”这声音近得直似在王小石耳畔响起。

王小石霍然回首。

只见百数十人中，那本来仰首看天的颀长汉子，忽低首自人群中行去。

王小石心念一动，正想挤入人丛中追踪此人，忽然，迎面也有一人挤了过来，来人与去者一进一出，引起人群中爆起骂声，几乎与来人撞个满怀。

来人左肘一抬，护胸而闪开。因为闪得太急，不意踩到一个围观妇人的后跟，那妇人忍不住骂了一句：“不长眼睛的！”

那人眉宇一别，忍不住想要发作，但又忍了下来。

王小石却在一瞥中呆住了。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男子。

那薄刀似的柳眉一起一伏间，有说不尽的俊俏，阳光透过遮阳帽的葵叶缝隙照在脸上，一光一暗：白似美玉，黯影柔情，就这么一刹那，那人已皱了皱眉，不耐烦的按下席帽，绕了过去，看起来，正似在找什么人。

王小石注意到他腰畔斜系着一个长形的包袱。

王小石一看就知道：那是刀。

二 柜子里的人

那人已没人人群里不见。

王小石还待往场中看，却见场中的数名汉子和壮妇已收拾兵器、杂物，匆匆离场，围观的人群也开始散去。

王小石忽然想起“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话，未知底蕴、发作何用？他打算先跟踪这一群卖解的人弄个水落石出再说。

他们穿过大街，又走过小巷，路上行人，时多时少，那几个卖解的人走走谈谈，一面说着些荤话，不时在那几个畸型人和侏儒背后，踹上一脚，打上几鞭，这样看去，不像是同人在走路，而是主人在赶着鸡鸭鹅或什么畜牲的，主人对待奴隶总要吆喝、鞭挞才显示自己威风似的。

王小石看得怒火上升，正在此时，远处迎面来了一个高高瘦瘦的人。

这高瘦个子，穿一袭阴灰色长袍，脸上白得似终年不见阳光，铺了一层寒粉似的，他背上挽了一个又老又旧又沉重的包袱。

这人走近。

卖解的人全都静了下来。

这人渐走渐近。

王小石甚至可以感觉得出那一群卖解的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有的人甚至双腿在打着颤，几乎要拔腿就跑。

阳光依依，秋风迎面，带来几片残叶，远处玉笛，不知何人断了又续，续了又断，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谁人吹笛画楼中？

闲舍人家前秋菊盏盏，在这秋意寂寂街头，有什么可怕的事物，使人觉得如此畏怖？

这人已经过那一群卖解的人。

甚至不曾抬头望一眼。

卖解的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其中有几个，还回过头来望这瘦长阴寒的人，眼中还带有深惧之色。

这人已走近王小石。

王小石觉得这个人，脸色森寒得像一具匿伏在地底里多年的尸体，可是他背上包袱的寒气，要比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煞气更重，一直到他快要经过王小石的时候，才突然抬头，眼光阴寒如电，盯了王小石一眼。

王小石心中一寒。

这人已走了过去。

王小石又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他发现街上，至少有五六个不同的方向，十一二个人，有的像游人，有的像是小贩，有的是擎着招牌的相士，有的是捧着鸟笼的公子，有老有少，他们眼饰下一，动作不同，但王小石眼里却看得出来，这些人，武功都相当不弱，而他们目标都只有一个：

——追踪那瘦高个子！

——瘦高个儿是谁？

——怎么惊动那么多人！

王小石好奇心大动。

这时，前面卖解的人，已走进了一家客栈的大门。

王小石记住了客栈的名字。

再回头看，高瘦个子已转入一条冷僻的小巷里，那十二三人也备装着有不同的原由，不约而同的跟入巷子里。

王小石心中已有了计议，走进客店内，卖解的人都已上房，他冷眼看他们走进的是哪几间房门，正要回头就走，忽见那卖解时叱喝他的那名横眉大汉，正在二楼栏杆上，怒气冲冲的向他俯视。

王小石只向他一笑。

随后他步出客店，迅速走向那条转角小巷。

——那班卖解的人就住在店里，一时三刻逃不掉，但那瘦长个儿究竟是什么人？会发生什么事？倒不能轻易放过。

王小石追了过去。

秋风刮在脸上，有一股肃杀之气。

王小石一转街角，眼前的景象，教他震住当堂。

巷口有一棵梨树，自旧垣伸展出来，叶子已落了七八成。

然后就是血和死尸。

那十一二名追踪者，横七竖八的倒在地上，竟无一生还！

——高瘦个子却不在其中。

王小石追入客店，再跑出来，转入小巷，不过是迟了片刻的功夫，然而那十二名追踪者，就在这片刻间遭了毒手，别说连一个活口都不留，就连一口气也不留。

——是谁那么快的出手！

——是什么血海深仇？

王小石在这顷刻间有两个抉择：一是逃，一是查。

他决定要查。

他以极快的速度，对地上十二具死尸搜查了一遍，作出了三个判断：

一、这十二人，都没有其他的伤处，只有在胸口，被刺了一个洞。这一个血洞，正中心房，中者无不即时气绝。

二、这十二人，死的时候，都来不及发出叫喊。巷子外是大街，来往行人极多，只要有人奔逃呼叫，一定会惊动行人，而今死了十二个人，但草木不惊，则可以肯定这十二人死前，连呼救的机会也没有。

三、这十二人，大部分腰畔襟下都有令牌，或袖里衣内藏有手令、委任状，莫不是六扇门的捕头、衙里的差役，和吃公门饭的好手、大内的高手。

但这十二名好手，却一齐死在这里。

王小石还待细看，蓦听一声女子的尖呼。

原来有一名女子跟他的情郎走过巷子，忽尔情动，想转入街角死巷浓情蜜语一番。不料却看见一地的死人。

还有一个活人，正在察看地上的尸首。

两人一先一后的叫了起来，待一大群路过的人和两名捕役赶到的时候，秋风瑟瑟里，巷子里只剩下一地死人。

而没有活人。

捕役一见这等死了不止一人的大案，而自己恰好在这一带巡逻，连脸都青了，问那对男女：“凶手呢？你们不是看见凶手在这里的吗！”

那男的说：“是啊，本来，是在这里的，可是，后来，不知到哪里去了。”

那女的道：“我看见他——”

捕役忙问：“去了哪里？”

女的用袖子比着道：“刚才，他一飞就飞上了围墙，再一跳捕役瞪大了一双眼睛。

他吃六扇门的饭，吃了整整二十年了，从来没听过这种鬼话：两丈高的围墙，怎么一飞就飞上去了……而那个芽灰袍的白脸瘦子，也夹在人群里观望。只不过，他的脸色寒意更甚了。

王小石飞身上了屋瓦，轻如一片飞絮、四两棉花，倒钩帘挂在椽柱上，就像风里树梢一片将落未落的叶子。

不过这不是白天，而是一个有星无月的晚上。

王小石伏在客栈的屋顶上。

他用手指蘸了蘸舌头，轻戳开一个小洞，凑眼一看，只见那大房子里，端坐了七八个彪形大汉，另外还有三四名男子般的壮妇，正是日中市肆所见的卖解人。

被刀切去的肢体舌头，不准人探听的横眉汉，耳畔好听而冷峻的语音，人丛里的美男子，令卖解人惊恐的高瘦个子，死巷里的死尸……究竟是怎么回事？王小石决定从这一班卖解人身上找线索。

——没有线索。

那几名汉子和壮妇全聚在一间房子里，可是脸色凝重，谁都没有先开声说话。

只见那几名汉子，不时站起来唉声叹气，搓手磨拳，就是没有交谈。

王小石不想在这里净喝西北风。

他想：看来，是没有消息的了。

他在准备离去之前，忽生一念。

他轻轻撬起一张瓦片，然后用手一按，在瓦片未落下去之前，他已鹰滚免翻朝天凳，往下落去，起伏间已落在门侧。

只听哗啦一声，瓦片打在地板上，房里的汉子，呼喝声中，有的自窗子里掠出，有的开门喝骂，王小石躲在门边，那几人一窝蜂的跑了出来，王小石已闪入房中，趁乱藏身于大木柜子里。

他一进木柜，即把柜门掩上，忽觉一阵毛骨悚然。

因为他感觉到一个人的呼息声。

这呼息声异常的慢、异常的调匀，平常人的呼息不会如此的轻慢而细，除非是熟睡中的人才能如此调匀，何况，有一个人突然闯了进来，正常人的呼息都会有些紊乱，可是，这呼息如常。

——有人早就伏在这柜子里！

——是准？

王小石全身都在戒备中。

只听外面店家和卖解人的对答：

“什么事？什么事？”

“没事，好像有人恶作剧吧！”

“什么恶作剧？”

“有人扔下瓦片，幸好走避得快，不然要伤人了。”

“瓦片？那会好端端地摔下来？”

“我怎么知道，正是这样，才要看看。”

“本店老字号开了一十三年，还不曾闹过这样的事。”店伙计对这一千

拿枪提刀的江湖人很不存好感。

“你这什么意思？是说我们闹事来着？你说，我们犯什么要无事闹事？”

“是不是，椽瓦有时年久失修，遭耗子弄松脱打落，也有的是，对不住，对不住，客官请多多包涵，海涵，海涵。”老掌柜见这于凶神恶煞，也不是什么好的来路，只求息事宁人。

那七八名壮汉这才悻悻然的回到房里来。

壮妇守在门边、窗边，才又关掉门窗，聚在一起，围在灯前，那名横眉怒汉把刀往桌上一放，忿忿地道：“操他奶奶的，要不是有事在身，俺可忍不了这恶气，一刀一个，宰了再说！”

王小石屏息在柜子里。

柜子里的“人”也没有任何反应。

只听另一个威严的声音道：“沈七，你别毛躁，今晚此地‘六分半堂’总堂的高手要来，你这么一闹，你一个人不想活不打紧，大家可却想有个好死。午间你差些儿对人动武，我就看你耐不住性子。尽替我惹事！”

王小石自柜门的缝隙望出去，只见说话的人是一个矍铄老汉，腰间斜插一柄铁尺，他身边还有一名虎脸豹眼的妇人，两人站在那里，旁的人都不敢坐。

那横眉汉低下头去，海碗大的拳头握得老紧的，但对老头的话不敢反驳。

隔了一会，另外一个獐头鼠目的汉子插口道：“老七，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把厉爷气得这样子，你吃屎拉饭的么！”

横眉汉仍不敢反驳半句，但拳头握得青筋毕露。

只听那姓厉的老头们着他那稀疏的灰白胡子，用凌厉的眼光一扫众人，道：“为了几个不相干的人，值得打草惊蛇？李越，那三个房间可都叫人看住了？”

那獐头鼠目的人立即恭声道：“刚才我已带人过去看过一遍了，每房两位把守的兄弟都说没有什么变故。”

姓厉的老头闷哼了一声道：“那最好。”

獐头鼠目的汉子趁机加了一句，“三江六省，五湖七海，有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来招惹走马卖解一脉的龙头老大厉单厉爷？何况，这次连厉二娘都移玉步亲自出动，谁敢自触霉头？”

王小石一听，登时想起武林中几个极具盛名的人物来。江湖上，有各种不同的教派，其中放筏的，就叫做“排教”。凡是“排教”中人，必有点真本领，遇上天灾，木筏逢着了暗流，或在河上打漩儿，“排教”高手自有应付的法子；如果遇上劫筏的，也可以凭实力应付。另外走江湖卖解的，也自结成一个教派；医卜星相、士农工商莫不亦然。七十二行，三十六业，凡此种种，都有一个龙头老大主掌大局。

厉单是其中之一，他跟胞妹厉蕉红，武功极高，心狠手辣，在湘北一带甚有威名，不知何故全聚在此处？那叫沈七的，想必就是“过山虎”沈恒；而这个叫李越的，是活动在黄鹤楼一带的流氓硬把子，这儿的人背底里称他作“虎前狐”。

王小石的记性极好，他每到一处，便把一地的武林人物特性与名号记牢。他不知道为的是什么，他总是觉得，有一天，这些资料对他都非常有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天呢？

王小石不知道。

他却知道一件事：天下众教各派，都隶属于开封府内“金风细雨楼”的管制。

天下英豪，都服膺“六分半堂”。

他们把所得的一切，分三分半给“六分半堂”，若遇上任何祸难，“六分半堂”必定付出六分半的力量支助。

天下即一家——“六分半堂”的总堂主雷损，天下好汉都奉他为“老大哥”。

也许，真正能跟“六分半堂”抗衡的，只有“金风细雨楼”而已。

而在开封府里能跟雷损并称雄峙的，也只有“金风细雨楼”楼主“红袖刀”苏梦枕一人。

在江湖上、未列入什么名门正宗的江湖中人，近几年来，不是投靠“金风细雨楼”，便是投靠“六分半堂”。“金风细雨楼”有朝廷官衙撑腰，“六分半堂”则是在武林和绿林扎好了稳定的根基，各有千秋，不分轩轻。

故此。有一句话传：“六成雷，四万苏”，意即是天下雄豪，至少有四万人归于苏梦枕门中，但就总比例来说，仍是有六成以上寄附雷损的堂下。

只见那在厉单身边身材魁梧的女人，咧开大嘴笑了一笑：“李越。难怪你这一带越混越得意了，这一张嘴皮子忒会呕人心，看来，他日在江湖上千术的那一帮人物，得要奉你为龙头老大了！”

李越冒开眼笑的道：“二娘别逗我开心，龙头老大要手底下硬，我只有这张嘴，想当老大，不如去问老天。”

厉单却皱着灰眉，满脸都是深沟似的折纹，一点笑意也没有，“今晚‘六分半堂’到的是什么人？怎么还没有来？”

李越这回却小心翼翼的道：“据我所知，来的至少有三入，十二堂主赵铁冷也会亲自驾临。”

厉单兄妹一齐失声道：“啊，他也来吗！”

李越点了点头，“看来，总堂那儿说不定真有大入交给我们去办。”说着眼睛兴奋得闪亮。

厉蕉红却摇头道：“我却有些担心。”

厉单不解地道：“你担心些什么劲儿。”

厉蕉红道：“以前，我们只是走江湖卖武，看不顺眼的，明里动刀，砍下一颗人头是一个；遇上辣手的，暗里磨枪，戳得一下算赚了。那似今天，尽抓些不相干的孩儿，把他们割肉残肢的，有的强塞入甕中，有的扯裂了背肌强裹扎在一起，有的强他跟畜性交配过血，全都变成了侏儒、畸婴、半人半畜的怪物，这种事未免伤天害理。咱们又不是不能拿刀动枪，行劫截镖，过招杀十来个人，我厉蕉红保管眼也不眨；但把人家的孩儿好好的糟蹋成这个样子，我忍不下心。哥，咱们在走江湖的兄弟里，也有两三番名堂，何必做这不愿做的买卖？要是给人掀翻了底，底下兄弟也未必服气，这岂不是丧了咱们的威名？总堂要是交代这样子的差事，不干也罢。”

她说到最末一句，一千人等，全变了色，厉单尤其厉喝道：“妹子，你疯说什么？”

厉蕉红给这一喝，也喝出了脾性，声音又加大了一倍，“我难道不该说么？现在，把闻巡抚的独生子也掳了过来，万一东窗事发，咱们这一教的人都难免牵连在内，到时哥你怎么服众？”

只见厉单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桌上的八角烛灯也闪一阵、晃一阵。
最震惊的还是躲在木柜内的王小石。

——原来那些残废的可怜人，全是他们一手造成的！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难道是“六分半堂”下的命令？

——“六分半堂”又为何要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

三 第三个人

厉单长吸了一口气，忍住忿怒，道：“大妹子，三十六分舵，七十二瓢，水陆二道，不听苏公子，就从雷堂主，咱们在西湖足可呼风唤雨，但在武林里，咱兄妹算是什么？你刚才那番话，万望李兄和在座各位弟兄，多多包涵，左耳听了右耳忘，勿再传扬为幸；姓厉的他日有各位用到之处，必竭力以赴就是了。”

沈七率先道：“老大放心，我们都没听清楚二姊刚才的话。”其余几人，男男女女，均异口同声这般说。

李越眼珠一转，也附和道：“这种话，是万万不能说出去的，”见众人都目不转睛的望着他，知道自己是场里惟一的“外人”，难免遭受怀疑，这干人莫不是惯走江湖、杀人如麻之辈，万一怕自己卖友求荣，难保不先来个杀人灭口，忙正色道：“我来跟诸位发个雷公誓，以表心诚，我李越若把二娘的话透露一言半句，叫我李某如过街老鼠，不得好死——”

他还待立誓下去，厉蕉红已忍不住啐道：“你本来就是‘过街老鼠’，早就人人喊打了。”

李越尴尬地道：“二娘笑话了。”但一颗空悬的心这才放下来。

厉蕉红叹了口气，道：“哥子，真要作孽下去么？”

厉单再也忍耐不住，葵扇般大的手掌在桌上一拍，怒道：“住口！你这样说，不怕总堂的‘决杀令’，自己不要命，可别累了一家弟兄！”

厉蕉红还待分辩，忽听外面有两声哀悽的犬吠。

在房里众人脸色俱是一变。油灯滋滋作响。李越细聆一阵，只听又是一长一短两声犬鸣，才展容喜道：“是自己人。”

厉单灰眉一扬，双目煞气闪现，“还约了旁人来？”

李越陪笑道，“是这次总堂把‘砚墨斋’的顾大主管和戏班的丁老板都约了过来。”只听楼上传来了两下轻微的拍掌声。

厉蕉红厉声道，“他们也来？！”

李越道：“我有弟兄守在外面，错不了的。”

忽听五下连续的敲门声，然后是“笃”地一响。

李越开门，烛光一晃，房里走入了三个人。两个人走在前面，身后左右贴跟着两个人，仿佛生怕别人摸去他们所保护的人身上一块玉似的。这后面四个人，两个是书生模样，但眼光流露出来的不是文气，而是杀气，这两人护着一名锦衣中年人，留了两撇小胡子，长得福福泰泰，像个殷实商贾，眯着两只眼睛，笑嘻嘻的。在他身旁是一个白净脸蛋、双眉高挑的青年。两人同时但并非并肩的走了进来。这青年后面，又有两个人，像幽魂一般的贴近他，腰襟上都系有鱼皮防水囊，一看便知道是发放暗器的好手。

这两人一见厉氏兄妹，即拱手道：“厉老大、二妹子，别来无恙？”

厉单兄妹也拱手说了几句客气话，李越招呼各人坐下，厉单劈口就说：“看来，今天总堂可是大阵仗得很，不然，也不致同时惊动文房四宝‘砚墨斋’的大主管顾寒林和戏班行里大老板丁瘦鹤了。”

那锦衣商贾顾寒林笑着拱手道：“好说，好说，我只是个帮闲角色，厉兄和二妹子，还有这位丁老弟，才是总堂底下的红人。”

那戏班老板丁瘦鹤却不客套，双眉微蹙，有些忧虑的道：“今晚的事，还是小心些好，我接到报告，‘金风细雨楼’的薛西神也来了这一带。”

厉单兄妹失声道：“果然是他！”

顾寒林即问：“你们见着他了？”

厉蕉红道：“今天，咱们收拾家伙，回到这里，路上碰到一个人，很像这个传说里的煞星！”

顾寒林的笑意马上全都不见了，寒着脸喃喃的道：“薛西神，薛西神，要是‘金风细雨楼’出动了这个西大神煞，可不是容易啃得下去的。”

丁瘦鹤脸有忧色，但说话却十分清脆好听，既柔和而又字字响亮：“要是薛西神来了，那么，午间在覃家宅子旧垣那十二名捕快命案，很可能是他下的手。”

顾寒林喃喃地道：“十二条人命，一伸手就撸了下来，像撸掉一片叶子。”

厉单冷哼道：“我们可不是叶子。”

丁瘦鹤淡淡地道：“那也没啥两样。”

厉单怒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丁瘦鹤道：“就凭我们几个，还不致惊动得了‘金风细雨楼’里的‘四神煞’。”

厉单一时发作不得，厉蕉红问：“那么他是为谁而来？”

丁瘦鹤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京城里，‘六分半堂’与‘金风细雨楼’已闹得紧，有一个人，已为薛西神专程赶了下来。”

厉单悚然道：“十二堂主赵铁冷？”

丁瘦鹤摇头道：“九堂主霍董。”

厉氏兄妹惊道：“霍九堂主！”

丁瘦鹤点首道：“听说今晚总堂来了三个人，霍董是一个，赵铁冷也是一个。”

厉单正想问：还有一个呢？忽听外面又两声犬鸣，只不过，这次比先前的可是急促得多了。

只见房中的人，神色全都凝重了起来，厉单道：“是总堂的人到了。”说着要整衽相迎。

丁瘦鹤道：“未必。”

厉单本就瞧这人不顺眼，但“六分半堂”的要人将到，不便发作，只瞪了他一眼，丁瘦鹤道：“我也有伏在附近。”忽听远远传下两声蛙鸣，丁瘦鹤这才舒容道，“果真是总堂的人。”要起身开门。神态比厉单还要恭敬。

顾寒林却伸手一拦。

他身后两名书生，一晃身到了窗前，一个推窗，一个摸出把火石火刀碰敲一下，星火一亮，不久，只见远处黯黑里，也有星火一闪。

顾寒林这才展眉道：“确是总堂的人。”

厉单冷哼一声：“顾大主管和丁老板果然耳目众多。”

顾寒林绷着脸道：“好说好说，今晚是总堂来使，不能不周全一些。”

厉单深深吸了一口气，强作镇定的问：“总堂还有一位来人，不知是谁？”丁瘦鹤不由自主的有些不安起来，随口应道：“可能是……”还未说完，就听到楼下传来的指掌声，就连在木柜子里的王小石，这时也禁不住好奇。

他来这里的目的本来是想要知道这些残障的可怜人，为何会遭人残害？不料却瞧上这一场热闹，连名动大江南北的人物：赵铁冷、霍董也将出现在眼前。

这时候，门房又响起了五急一缓的敲门声。

厉单兄妹、顾寒林、丁瘦鹤等一齐整在站近门前，由李越开门。

门打开，没有人。

李越奇道：“怎会没人——”

王小石在柜缝里眼光，只见烛光微微一晃，房里便多了三个人，像落叶从窗子里飘进来一般，无息，无声。

三个人。

一个枯瘦秃头的老人，银眉白须，一双手全拢在袖里，似乎手里握着什么珍宝一般，不容人看见。

一个是冷硬如铁的人。

他的脸是四方型的，身材也是方型的，连手也是方型的，整个人就像一个箱子。

铁箱子。

另外还有一个人，一进来就似有意无意的，在王小石这儿看了一眼，刚好正跟王小石眼光对了一对。

王小石一震。

那人就是日间所见那个仰脸看天的人。

这时候他不看天。

他看烛火。

烛火闪在他眼中。他的眼神是亮的。

他的眉是飞扬的。

他的人在房里一站，烛光仿似只为他一人而亮，但他又洒脱得连烛光都沾不上他的衣衫。

——他是谁呢？

这时候，那一干武林人物已发现房中多了三人。

“赵堂主。”

“霍堂主。”

却没有去招呼那第三个人。

谁也不知道他是谁。

那人也悠然自得，不以为忤。

赵铁冷清了清喉咙，也不坐下来，就用沙哑的声音道：“今天，总堂召集大家来，是要问三件事，要你们办三件事。”

厉单等人全毕恭毕敬的道：“请堂主吩咐。”

赵铁冷道：“厉单，我叫你把名单上的人全抓来，把他们全变了形，你可有做到？”

厉单道：“名单上四十二人，已拐到了十九名，有的阉了，有的醢了，总而言之，照堂主的吩咐，保他们变作侏儒或丑物，保管教他们爹娘认不出来，他们自己说不出去。”

赵铁冷道：“很好，闻巡抚的独生子已抓起来了么？”

厉单立刻点头道：“已到手了。”

赵铁冷道：“你找人通知那姓闻的，如果他仍偏帮‘金风细雨楼’的人，我们就拿他儿子作猴儿当街耍把式，跟你班子赚银子去！”

厉单忙道：“赚银子不重要，我只听堂主的意旨行事。”

赵铁冷冷笑道：“赚银子也是要事，你们走江湖耍把式的，把人用沸水烫了，涂上蝎子粉，又或把人手脚反捆接一起，再踩断他的腰脊，卖解时就

说是‘软骨童’、‘人球’，这种戏法我见得多，倒能博途人同情，多投几文钱呢！只不过，你知不知道我为啥要你作这样的事？”

厉单忙道：“请堂主见示。”

赵铁冷道：“刚才便是我问你的第一件事，现在我告诉你第一件事：这是处罚！”他游目如电，迅速地看了场中每人一眼，“这些孩童的长上，以前多是‘六分半堂’中人。而今因‘金风细雨楼’有朝廷高官撑腰，多投靠了过去，我们在未下手对付他们之前，先把他们的近亲狠狠的整治得不像人、鬼不似鬼，日后赶这些畸人回去，让他们追悔莫及，我们才一一剪除，这足以吓阻叛徒。姓闻的巡抚收了‘金风细雨楼’一些暗红，就大事捕缉我们的人，我们也要先拿下他的独子，看他还敢不敢再作恶？”

他又冷眼看众人一会，道：“看还有没有人敢造反！”

房里没有人敢搭腔。

赵铁冷又道：“丁老板、顾管事。”

丁瘦鹤和顾寒林躬身道：“在。”

赵铁冷道：“我囑你们在戏班子翰林里物色文武可造之材，可有消息？”

顾寒林忙道：“我早已着手留意，有几个人，功名不第，却志高才博，正要禀呈赵堂主定夺。”

丁瘦鹤也道：“别的班子有几个出色的武生，有一两个是从镖局里转过来的，我已把他们留在班子里了。”

赵铁冷严峻地道：“好。我们堂里，现在恰逢敌人扩张羽翼，正要招揽人才。我们是唯才是用，德行不拘。‘金风细雨楼’已控制了镖行与翰林，我们无法在这地头物色文武好手，便要你们多出力了。这便是我要告诉你们的第二件事。”

顾寒林道：“能为总堂效劳，万死不辞。”

丁瘦鹤道：“为总堂分忧解劳，实在是我们的殊荣。”

赵铁冷道：“这倒没有叫你们去死，也没什么好光荣的。你们办事得力，就有迁升，办不成，就受处分，这是堂里的规律，谁都一样。”他顿了一顿，又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个叫薛西神的来了这里？”

顾寒林道：“这数日来，我都听到报告，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来了湖南。”

厉单道：“我们今日在道上还跟他碰了一面，要不要找人收拾他？”

丁瘦鹤道：“我倒知道他是住在繁昌街的河神庙里，只等堂主下令。”

赵铁冷忽然笑了起来。

霍董也笑了起来。

两人相视而笑。

赵铁冷一面笑着，一面拍了拍那青年的肩膀，笑着说：“老弟，你说可笑不可笑？”

“可笑。”青年微微一笑。那一笑里蕴含了许多庸洒与冷傲，然后他跟众人道：“薛西神是‘金风细雨楼’苏梦枕苏公子身边红人，凭你们怎奈何得了他？霍堂主这次来，便是专门对付那姓薛的，这便是今晚两位堂主要告诉你们的第三件事。”

厉单、厉蕉红、丁瘦鹤、顾寒林、李越、沈七等只好陪笑，脸上都现出尴尬之色。

霍董笑着笑着，银须白眉齐动，突然在笑声里一字一句的道：“伏着的人，听够了没有？还不滚出来！”

众人这才发现霍董虽然笑着，但眼睛却一点笑意也没有，那句话让他们同时吃了一惊。

王小石也大吃一惊。

——霍董发现他了？！

他正要硬着头皮现身，面对这一众高手的时候，霍董倏然自双袖里“拔出”双手，就像“拔出”了一双独门兵器！

这是一双奇异的手。

淡金色的手。

这手一拍在桌上，立即吸住了桌面。

桌子往上一翻，飞掷上屋顶。

这刹那迅若星火，除了王小石及时看清楚霍董一对怪手外，其他的人中见桌子像一只大雕撞上屋椽，而桌上的烛火，全都落在地上，整整齐齐的嵌在地板上，一根儿也不曾熄灭。

屋顶喀喇一阵响，桌子撞破了屋瓦。

然后就见到一道刀光。

像美丽女子在情人的诗句里圈下一道眉批的刀光。

悠远的刀光。

刀光淡淡，挟风厉啸的楠木大桌，就化成八月，像八只风筝，飞散而去，从中冉冉落下一个人。

这是王小石第一次看见这道刀光。

他第一次看见这道刀光的时候，这把刀是拿来砍碎一张桌子的。

霍董大喝一声，双掌拍在地板上。

众人以为这次可以看清楚他的双掌，但地板上的六支蜡烛，全迸射而上，飞击那如燕子般翱翔而下的人！

那一刀的刀意未尽。

刀色淡淡，如远山的望眉，夕照的依稀。

刀光过处，蜡烛霎时全熄，谁也看不到准。

只有一支蜡烛仍亮。

蜡烛托在来人的掌上，像一只小蜻蜓落在荷叶上，不惊落一滴露珠，刀光映着烛光，烛光映在他温柔的脸上，刀光闪在他眸里。他落在众人的包围中。

轻盈若诗，悠美如梦。

这是王小石第一次看见温柔。

他第一次看见温柔的时候，全世界只亮着一支烛光。

一支只亮在她掌上的烛光。

很奇怪的，在这样的烛火下，王小石还没看清楚来人的脸，就先想起一个人。

那个曾在人群里仰首看天的锦衣书生。

他想看那常仰首望天的人，他虽已隐身在黑暗里，想必也正在注视这个随着一片刀光、一朵烛光飘下来的人。

四 究竟是什么人？

来人右手执刀，手掌托着蜡烛，烛光映照在她的脸上，正是王小石在日间人潮拥挤里差点碰个满怀的年轻人。

依然是杏靥桃腮，烛光仿佛替他颊上添了一抹艳痕。

屋里灯火尽灭，就只她手上的烛光仍是亮着；敌人已在黑暗里围成一个铁桶也似的圈子，她的眼睛依然闪亮着晶莹的神采，只有兴奋之意，全无畏怯之色。

霍董叱道：“原来是个小姑娘，好刀法！”

来人听有人赞她的刀法，忍不住笑，忽听对方叫她“小姑娘”，柳眉一竖，道：“你怎么知道我是小姑娘？”

她这句话一出口，本来在黑暗里仍为她刀法震住的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霍董指着自己的鼻子笑道：“你看我是男的还是女的？”

那年轻刀客没好气的说：“当然是男的，难道还会是个女人不成？”

霍董学着她的口音，娇声娇气的说：“你当然也是个女的了，难道还会是个男人不成？”说着还用手比了比胸部。

那女子气得一跺足，提刀逼前一步，忿道：“你们‘六分半堂’的人做的好事！伤残幼童，拐骗小孩，我要抓你们到衙里去！”

霍董退了一步，指着自己，盾花眼笑的道：“抓我？”又怪笑着向众人说：“她一个人？抓我们全部！”大家都笑了起来。霍董一面取笑着她，一面眯着眼睛直盯着刀锋，他心里是清清楚楚的：这女子谈不上什么江湖经验，但刀法却一点也不含糊，先把她激怒了才好出手。

顾寒林顺着霍董的语气，调笑道：“你抓我们去干吗？”

丁瘦鹤歪笑着伸手道：“你抓，抓啊！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难得小姐赏爱，请，请，请！”众人都故意大笑出声，笑声里全带邪意。惟独厉单不笑。他听出来人话里已识破他所作所为，虽说自己是为“六分半堂”而卖命，不过一旦泄露出去，还得要自己和弟兄们硬扛，所以打定主意：决不能让这女子活着出去！

那女子登时寒了脸色。

烛光一晃。

霍董喝了一声：“小心！”

丁瘦鹤闪身急退，砰砰二声。把身后两人撞飞出去，但见他身形立定，腰腹之际的袍子，已裂开两道口子。

昏暗的烛光微映下，丁瘦鹤脸无人色，看着自己袍上的裂口，又看向那女子，再也不敢走近。

众人心中俱是大为震惊：人人在取笑这女子之时，都暗自提防，不料这女子刀法何等之快，明知她破脸便要出刀，却只见烛光一晃，丁瘦鹤差点已被砍为两截，要不是他一向长于轻功，说不定已不能站着说话了。

霍董鼻子重重的哼了一声，正待出手，却听赵铁冷冷地道：“你是苏梦枕的什么人？”

这回是那女子一愣，反问：“你怎么知道我跟大师兄——”自觉失言，一时顿在那儿。

赵铁冷点点头，道：“难怪你会使小寒山的星星刀法。”

霍董失声道：“原来是近日武林中的天之骄女，‘小寒山燕’温柔温女侠。”

赵铁冷说话的声音好像金石碰击一般，铿锵有力，他看对方的眼光也冷而铁：“既然你是‘金风细雨楼’的人，今晚是别想活回去了，你怨不得我们！”

那女子温柔仰了仰秀丽的下颌，道：“我不是‘金风细雨楼’的人，我这次赴京，正要代家师向大师兄问个清楚，为何要闹得这般满城风雨。不过，你们人多，我也不怕，你们在这一带做得好事，我正要找出罪魁祸首，你们谁也别想逃！”

霍董银眉一挑即剔，笑道：“我们谁都没有逃哇！”

众人跟着哄笑，但心下都防备温柔突然出刀，以免疏神间着了道儿。

顾寒林笑道：“难得温女侠肯自投罗网，眷顾我们，我们恭迎敬候还来不及哩！”

霍董道：“暖，把苏公子的小师妹擒住了，‘六分半堂’近半年来可很少见着有这样的大功，”

他这句话一出口，包围的人已合拢了起来，随时一触即发，尤其厉单与厉蕉红兄妹，更是跃跃欲试。

丁瘦鹤因受一刀之辱，加上他个性本就好色，在烛光下一见男子装扮的温柔，还是有千种风情，黛眉如画，目若凝波，肤色更是欺霜胜雪，更想把她擒住，以雪前耻。

厉单、厉蕉红、丁瘦鹤还没有动手，笑态可掬的顾寒林却已先下手。

顾寒林动手的原因，为的是两个字：

立功！

他一听霍董的话，就知道这是个必争之功，不等旁人先有所动，他已一闪身从侧欺近，双掌十指在霎间正要连下七道重手，准备一举制伏温柔。

厉单兄妹、丁瘦鹤的功力，跟他本相去不远，顾寒林心生意动，尚未施展，三人也不甘后人，同时出手。

这四名各有造诣的武林好手，几乎是同一瞬间往温柔抢进。

四人看似同时进攻，但仍有先后之分，顾寒林最先动手，亦最先见刀光。

他才一动，刀光已至。

他急退。

刀光倏没。

厉单是第二个发动攻击的。他的武功要比厉蕉红高上一筹，故虽是同时出手，毕竟他快上那么一些微。

可是刀光第二个便找上了他。

刀光来得太快。

而且又太轻柔。

轻得就像一阵微风，柔得就像一抹月色，厉单能独臂挡车，也曾一力降十魔，但遇上这么轻这么柔这么曼妙的刀法，一时也不知从何抵御。

他惟有退。

他一退，刀光已盯上厉蕉红。

厉蕉红想招架，但招架不及，想要闪开，但闪躲不及，想上纵。但上纵先要挨刀，只有连退七步。

厉蕉红一退，刀光迎上了丁瘦鹤。

丁瘦鹤曾领略过温柔的刀，心生惧意，出手自然要慢一些，一见前面三人都退，他想也不想，立即后退。

刀光连闪四下，疾地收回。

刀仍在温柔手中。

烛人仍在温柔掌中。

四名武林好手想围攻她，但谁先动就谁先遇上刀光，四人四刀，四人均无功而退。

温柔仍笑嘻嘻的望着霍董，看来她已镇住了大局。

王小石在柜缝中看见温柔悄美的神态，越看越爱，正要细看，一道背影忽遮住了柜缝。

这时，他耳际里传来一个低而疾的语音：“我一叫‘好’字，你就马上动手，制住厉单兄妹，其他全交给我。”

王小石一怔。

那背影颀长，正是那在白日里仰首望天的青年书生。

温柔一招就逼退了四人的进侵，颇觉洋洋自得，忍不住从她的神情里流露出来。

赵铁冷仿佛连视线也是四方的，跟霍董道：“九哥，你的‘金手印’绝技看来可不能藏私了。”

两人慢慢移步，直至形成一前一后，与温柔对峙着。

温柔寒着脸，刀脊贴前，想必刀冷也透过她的背衣吧？温柔转立夜战八方式，叱道：“本姑娘可不怕你们。”

赵铁冷和霍董都笑了起来。

赵铁冷道：“九哥，这雌儿要是擒了，交给你发落，才驯得了她。”

霍董也笑道：“你得瞧着点，她可有几下扎手的。”

赵铁冷笑问：“是时候未？”

霍董忽向黑暗中反问一句：“白兄看呢？”

只听那负手看天的青年书生负手看着屋顶道：“霍堂主已稳操胜券，何必问我？”

温柔气极，这几人的对话简直没把她瞧在眼里，正待发作，霍董眼神一烈，白眉一扬，猛然断喝一声：“动手！”双手漾起一阵炫目的金光。

温柔给这一喝，心头突地一跳，正要回刀防守，倏觉左手掌心一疼，心神骤分，霍董已闪电般的伸手抓住了她的刀。

温柔刀锋一转，她手上这柄“星星刀”，削铁如泥，绝非凡品，霍董几制之不住，变成双手一拍，以一对肉掌，夹住单刀。

就在这时候，那青年书生蓦地喝了一声：“好！”

同一霎间，赵铁冷已在温柔背后出拳！

双拳虎虎，同时击出！

温柔对敌经验毕竟不足，霍董静待她手中烛烧融，热蜡流及掌心，温柔一痛之间，霍董把握这分神的刹那，已控制住她手中的刀。

赵铁冷的拳便可趁此取她的性命。

赵铁冷的拳击向温柔。

温柔花容失色。

那一对拳头，却越过温柔的耳际，一拳击在霍董脸上，另一拳击在他胸前！

霍董的脸突然裂了，同时在吐血！

温柔一声惊呼，眼前的人脸骨突然碎裂，把她吓得脚都软了。

拳风太烈，连烛火也一晃而灭。

当烛火再燃起的时候，砰的一声，一人跌出房门，趴在地上，正是顾寒林。

房间里一切，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烛火落在青年书生的手里。

书生的神情，依然是冷傲而悠闲，仿佛眼前发生的事，跟他全无纠葛一般。

地上倒了不少人。

顾寒林、丁瘦鹤、厉单、厉蕉红、霍董，以及他们带来的所有的人，都倒在地上，如果说有分别，厉氏兄妹只是穴道受制，而不像其他的人一般，都在刹那的黑暗间莫名其妙的丧失了性命。

霍董死了。

霍董是死在赵铁冷一对铁拳之下。

霍董在全力对付温柔之际，他兄弟一般的战友赵铁冷却趁机把他格杀。

就在霍董倒地、烛火忽灭之一刹那，青年书生的身形东倏西忽，顾寒林、丁瘦鹤，以及另外十二名在房中的人，全在要穴上着了一指，其中顾寒林已推开了房门，但后颈中了一指，萎倒于地，丁瘦鹤半身已掠出窗外，但背心吃了一指，半身挂在窗棂上，再也不能稍动。

王小石看去：场中站着的是赢家，倒地的是输者。赢的人谋而后动，蓄势已久，也有的赢来胡里胡涂，莫名所以；败的人都再也站不起来，有的还失去了生命。江湖上的成败，岂非都是在起落之间？王小石只听在黑暗里有一股倏忽隐约的急风，然后便是人倒地的声音，烛火亮时，再看青年书生仍负手旁观，意态萧闲，就像压根儿没动过手一般。

王小石却知道他不但动过手，而且这人本身才是高手，下的是辣手。

王小石也不知怎的，听了青年书生背着他吩咐的那句话，他在一听到“好”字时，便不由自主的做他所指示的。

所没做的，他只是窜出去，认准了方位，制住了厉氏兄妹，却并没有杀了他们。

他虽然制住了两人，但眼前的局面他仍没有弄清楚：究竟赵铁冷为什么要杀霍董？青年书生又是谁？那自天而降的温柔，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

赵铁冷拍了拍手，像要抹去手掌上沾着的血迹，游目送看四周，仿佛他的目光也是四方型的，游转过来的时候要转成直角，所以眼色深缓而凌厉。

然后他仿佛很满意地对锦衣书生道，“总算都解决了。”

锦衣书生微笑道：“都解决了。”

赵铁冷用手向王小石指了指，王小石注意到他抬时、屈指，每一个动作都成直角型的，看来就像一个木制的人在动作：“这人是谁？”

锦衣书生也微笑着向王小石看了看，道：“现在还不知道，等一下就知道了。”

赵铁冷平板的眼色里似也流露出一丝欣赏之意：“他很有用。”

锦衣书生淡淡地道：“有用的人一向不怎么愿意为人所用。”

赵铁冷缓缓转头，道：“有用的人不被人用，等于无用。”

锦衣书生道：“无用之用，方乃大用。”

赵铁冷道，“白兄，惭愧，对阁下，一直都是大材小用，怀才未遇啊。”

锦衣书生一晒，笑得甚是潇洒，只道：“我现在却为一百两银子所用。”

赵铁冷忙向襟里掏：“省得省得，白兄那份，我多赠五成。”

锦衣书生接过三张银票，用烛火照了一照，拢在袖内，笑说：“谢了。”

温柔左看看锦衣书生，右看看赵铁冷，再看看王小石，觉得好像没有人发现她的存在；她跟踪这一群卖解人在此聚面，然后被识破现身，正要一试刀锋，力斗群魔，一失神间几为敌所趁，不料在蜡烛一灭一明间，多了一地的死人，究竟谁是敌，谁是友，连她也分不清了，只知道自己不再是场中举足轻重的角色。

这一思忖之间，不禁叱道：“你们是谁？干什么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赵铁冷和锦衣公子互望了一眼，笑了起来，可是，温柔所问的问题，也正是王小石心中的疑问。

——他们究竟是什么人？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忘了温柔的问题里也包括他。

他只知道自己的问号里也包括了温柔。

——她是谁呢？

——她又是来干什么的？

五 人杀人

赵铁冷笑道：“外面还有些余波，需去收拾清理。”

锦衣青年笑道：“十二堂主请。”

赵铁冷拱手往门外走去，锦衣书生又道：“不，该是赵九堂主了。”

赵铁冷眼神里掠过一丝喜意，嘴里却道：“这要看有没有命当这个九堂主了。”说着便走了出去。

剩下温柔和王小石你望我，我望你，王小石越看对方，越觉俊俏，温柔越看对方，越觉不解，只有锦衣书生，谁也不望，悠然负手，看着一地不能动弹的人。

温柔秀颌一扬，向王小石叫道：“喂。”

王小石指指自己的鼻子：“你，叫我？”

温柔没好气的道：“当然是叫你。”

王小石又指指自己心口，“你叫我？”

温柔看他傻里兮兮的样子，越发要板起脸孔：“你是谁？叫什么名字？来这里干什么的？你究竟帮哪一边的？”

王小石一时也不知道先答哪一句是好，只好第三次指着自己，“我……”摊摊手道：“我也不知道。”

温柔气得把刀舞得“霍”地一响，隔了五尺外王小石的衣袂也给这一股锐风带得动了一动，但锦衣书生手上的烛焰却晃也没晃。王小石留心上了，温柔却全然未觉，只顿足叱道：“你是什么东西，胆敢戏弄本姑娘！”

王小石知道解铃还需系铃人，便向锦衣书生拱手为礼，锦衣书生也点了点头，算是还礼，王小石道：“这位兄台，请了。”

锦衣书生微微笑道：“不必客气。”

王小石道：“敢问兄台高姓大名。”

锦衣书生还未答话，温柔已抢先道：“这还用问，他姓白。”

锦衣书生目光微注，“哦”了一声，反问道：“白什么？”

温柔把刀一收，插回背上的紫鞘枣红鲨皮套里，叉起双臂，噘嘴忿道：“我管你白什么，快快从实道来，你为什么要杀人？跟他们可是同一伙的？”

锦衣书生笑道：“既然我姓白，你问了也是白问。”

温柔气得又要拔刀。

王小石忙道：“阁下大名，还望赐告。”

书生也不敢怠慢，说道：“贱字愁飞，还未请教道下大号。”

王小石心中暗忖：白愁飞，白愁飞？自己初涉江湖，对一切武林中有名人物都有留心，但似乎从未听过这个名字。难道是武林中新起的人物？以他的身手，恐怕绝对可以跻身于一流高手之中，怎么这般籍籍无闻？口中却道：“在下姓王，叫小石，帝王的王，大小的小，石头的石。”

白愁飞本满口想讲几句“久仰”的话，但一听“王小石”这三个字，也从未听说过这一号人物，只把话缩回肚里去，说道：“阁下出手好快，你制住厉氏兄妹的手法，似非中原武林五教七家六门十三派所传。”

王小石也道：“白兄的指法更精，只不过这些人未必都该死，何故把他们全都杀光？”

白愁飞咳了一声道：“若让这些人都有一个活回去，你、我、赵堂主，无论天涯海角，无一不死在‘六分半堂’手下。”

王小石道：“可是，他们之中也许还有好人，无心犯错，这一杀岂不造孽？”

白愁飞道：“我不杀人，人就杀我，就算杀错，也不放过，何况这些人作恶多端，无不该杀。”

王小石道：“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我们要活下去，他们也要活下去，我们以这样的借口这样就杀他们，有一日，他们也以这般借口杀我们，不知白兄以为如何？”

白愁飞冷笑道：“这世间本来就弱肉强食，胜者为王。有日我落在他们手里，无论他们有没有理由，要杀总是要杀的，该死的总是该死的，我也不怨人。”

王小石正色道：“可是，如果你不杀他，他也不杀你，彼此岂不就可以相安无事了么？”

白愁飞反驳道：“不过，只要有人的地方，人和人在一起，就势所难免要杀对方，不是你杀我，就是我杀你。有的杀是见血的，有的杀是不见血的，有的人杀人是笑着杀的，杀人是他的乐趣；有的人杀人是流着泪杀的，杀人是被逼的；有的人不杀人，但做着比杀人更伤人的事；有的人活下来就是给人杀的。你说的那个世界，那只是你心里想的，不存于这世间里的。”

温柔忿忿地道：“你们口口声声杀哪人的，究竟我是不是人？”

温柔已经忍了很久。在她而言，已经是忍耐到了极限了。忍得连她也佩服起自己的耐性来。她在小的时候，因娘亲和奶妈不肯买给她一个廿八角七层走马花灯，她号哭得把全中元灯市的人都聚拢过来看她；有次她在家里要抓回一只飞出鸟笼的画眉，足足打破了家里十一件古董、抓破了六张名画、还打碎了祖父心爱的波斯天罗水晶镜，吓得她两天两夜不敢胡闹；还有一次是她把爹爹的官印当作石子拿去打小黄大，官印碎了，爹爹责打他，她一气，一日一夜没吃饭，先是惊动祖父，再惊动祖母，然后惊动大怕父，最后是娘亲，把爹爹骂了一顿，几经艰苦，几次托人，几番哄她，才让她破涕为笑，肯吃饭了。当她吃第一口饭的时候，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

就算是上了小寒山之后，同门对她，也礼遇有加，师父对她也一样疼惜，有时虽也因督促她勤加习武，责斥几句，但都不会重罚。师兄弟里，除了一早就艺成下山的大师兄，莫不对她神魂颠倒，就算她会上的武林高手，无不对她倾心讨好，爱护回让，温柔可以说是一向娇宠惯了，也骄横定了。

没想到，眼前这两个男子，却全似没把她瞧眼里：那姓王的倒还有两颗乌灵灵的眼珠往自己身上瞟，那姓白的，简直就不是人——至少不是男人！

温柔终于忍不住了，叫了这一声。白愁飞和王小石倒是一怔。

他们一见面打开话匣子，竟然就争辩起来，这连他们自己也始料未及的。

白愁飞笑道：“你放心，我们知道你是很有名的侠女，好打不平，行侠仗义，是‘小寒山派’女掌门人红袖神尼最小而又最宠的女徒，温柔温女侠，是不是？”

温柔诧异地道：“吓，你是怎样知道的？”

王小石趁机说：“白兄，这里的情形，我也弄迷糊了，还烦相告，以开茅塞。”

白愁飞反问道：“你听过‘六分半堂’么？”

王小石道：“从一路来到刚才，都听说过了，‘六分半堂’是开封府里拥有最大实力的帮会。”

白愁飞又问：“你听过‘金风细雨楼’吧？”

王小石点点头道：“那是天子脚下，黑白两道奉为第一把交椅的组织。”

白愁飞这才说道：“坏就坏在：一山不能藏二虎，不允有两个第一。究竟谁才是第一？‘六分半堂’雄霸武林廿六年，自然不能任由‘金风细雨楼’的势力坐大。‘金风细雨楼’崛起奇快，势不可当，当然要把‘六分半堂’取而代之，于是乎，”白愁飞指了指地上的死人，“还是老规矩，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强胜弱败，适者自存。要分成败，就得开始死人，这一批死人，既不是第一批，也决不是最后一批……”

王小石不想白愁飞再说下去，便问：“刚才那位赵堂主不是‘六分半堂’的人吗？”

白愁飞道：“他？”不禁笑了一笑。扬声问：“赵堂主，这话是不是由你作答？”

只见那四四方方的赵铁冷像一口木箱般的推门而入，老老实实的道：“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是谁呢？”看他平实忠厚的样子，跟他刚才下的毒手完全联想不起来。

王小石道：“我只是一个初入江湖的无名小卒。”

赵铁冷双目直视王小石：“想不想富贵？要不要功名？”

王小石毫不犹豫就道：“想，要。”

赵铁冷道：“你有好身手，你跟我，自会有出息。”

王小石道：“我不知道你是谁，为什么要跟你？”

赵铁冷道：“我是‘六分半堂’的十二堂主，单凭这个职衔，别人想在我手下做事，惟恐求之不得哩。”

王小石冷然道：“可是跟你做事的人，都被你杀死在这里。”

赵铁冷道：“现在的局面，你都亲眼目睹，最好你能识相一些，我还要回去‘六分半堂’，你看我会不会让你活着出去把事情张扬开来？”

王小石反而笑了：“你要杀我灭口？”

温柔一听有麻烦事，巴不得凑上她一份，走前一步，一副勇者无惧的样子：“我也在旁听着见着了，你把我一并杀了灭口吧。”

赵铁冷居然笑嘻嘻的回头，脸上有恭谨之色：“温女侠，我说谁都能杀，光是你杀不得。”

温柔一愣，不禁问，“为啥我杀不得？”

赵铁冷笑道：“我杀了这么些人，难道温姑娘还不了解我是为令师兄卖命效忠吗？”

温柔失声道：“你，你是‘金风细雨楼’的人？！”

白愁飞怪有趣地看着温柔，又相当无奈地望望王小石：“这一说，你今晚要生离此地，只怕非要亮点本领出来不可了。”

赵铁冷向温柔温和地道：“‘六分半堂’的人也有在我们楼里卧底的，但究竟是谁，有的已找了出来，有的还在暗中。自来两军交锋，无所不用其极，看谁本领高强些而已，这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事。”遂转向王小石道：“你听清楚了？”

王小石道：“听清楚了。”

赵铁冷道：“你既已识破我的身份，白愁飞这个人我虽无深交，但我信得过他；温女侠是自己人，我不能杀她。就只有你……”

王小石脸不改容地道：“就只有我知道，你不止是赵铁冷？”

他此语一出，连一向沉着的赵铁冷也霍然变色，疾地跨前一步，喝道：“你说什么？”他这一喝，烛焰一吐，他脚下所立之处，木板吱咿作响，仿佛势将断裂。

王小石望定赵铁冷，闲道：“你不是赵铁冷，你其实就是薛西神。”

赵铁冷脸色赤涨，双拳紧握。温柔忍不住问：“你怎么知道的？”说着瞥见赵铁冷的怒容，宛似庙里的四大金刚怒目愤容，不禁有些微悸。

王小石却很有趣味似的望着赵铁冷，说道：“我说对了，是不是？”

赵铁冷海碗大的双拳缓缓紧握。

空气里涨满了一种炒栗子的声音。

赵铁冷太阳穴、颊额上的四道青筋，一齐凸现出来，瞪住王小石，也问了跟温柔同一句的话：“你怎么知道的？”

王小石笑了。

他向白愁飞笑。

白愁飞倨傲冷漠的眼神，忽然有些变了，变成有一种奇异的温暖，但这种变化一闪即逝，他又回复那悠然自得、漠不关心的神态，忽叫了一声：“赵堂主。”

赵铁冷忽地回头。“什么事？”

白愁飞问：“外面的事，都解决了吧？”赵铁冷不知白愁飞何故在此时此际而有此问，便答：“解决了。”

白愁飞问：“衙里的人几时要来？”

赵铁冷道：“顷刻就到。”

白愁飞又问：“那巡抚的独子呢？”

赵铁冷道：“就在柜里。”正要问白愁飞为何要问他这些问题，白愁飞已道：“我刚才一共问了你几个问题？”

赵铁冷微微一怔，心下盘算，道：“三个。”

白愁飞摇头笑道：“错了，连现下这个，一共四题。有这四个问题，已教你怒气暂时平息一些了吧？你要在怒愤中，不一定能敌得过这位老弟呢！我见你是朋友，又慷慨给我银两，我才让你平一平气，敛一敛神呢！”

赵铁冷心中大怒，心念一转，全身放松，长吐了一口气，才道：“你认为我不是这位朋友之敌？”

白愁飞负手道：“我也不知道他的武功高低。”他顿了一顿，指了指脑袋，“不过，他的脑筋动得倒挺快。他见你既是‘金风细雨楼’的人，要混入‘六分半堂’，又听见九堂主霍董此来湖南为的是对付‘金风细雨楼’的薛西神，薛西神何许人也？谁也不知。他目睹你杀霍董，便出语试你一试，你气翻了脸，他便越发肯定。”

他悠闲的接道：“所以说，这秘密可以说是你告诉他的。我不想你连命都交给他。”

王小石忽然觉得手心有些冒汗。

他感觉到危机：如果白愁飞和赵铁冷联手，只怕，他今晚真不一定能活着离开这客店，而很可能会跟地上这些人一般下场了。

温柔却亮着星目，眨啊眨的，不知她想通了没有，却又问了一句：“你才是薛西神啊！那么，午间那个杀死捕快差役的高瘦个子又是谁？”

赵铁冷道，“我怎么知道？”

白愁飞望向王小石。

王小石道，“我也不知道。”

白愁飞笑了，笑起来的时候，很有一种狡猾的庸洒：“还好，毕竟有些事，是我们三个人都知道的。”

他立即补充了一句：“这样子活下去，要有趣多了。”他还是没有把温柔算在里面。

六 一只酒杯·三条人命

温柔气煞。

她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子，会那么不尊重她，那么不重视她，那么不当她是个人物，甚至可以说简直不把她当人看。

她觉得很委屈。

她看见对方泰然自若、眉清气朗、洒脱自恃的样子，她就越发恨透了底。

白愁飞说道：“且不管那人是谁，但总是一个不可轻视的人物。”

赵铁冷向王小石道：“看来，你也是一个不能轻视的人物。来我这儿吧，我重用你。”

王小石和和气气地道：“你轻视我也好，重视我也好，反正那都不重要。我是我，我不会因你重视而重要起来，也不会因你忽视而自轻于世。‘六分半堂’与‘金风细雨楼’的斗争，谁胜谁负，我也不想细闻。我只想知道一件事。”

他正色问：“你是不是为了破坏‘六分半堂’的名誉，所以故意要这些江湖卖解的、戏班的和商贾净干些伤天害理作孽的事？”

赵铁冷道：“‘六分半堂’要维持这样大的局面，养活这样多的手下，暗地里做的是什么买卖，人尽皆知，本用不着我加这把劲；但‘六分半堂’在湖南向有清誉，实力高张，效死的武林好汉极多，我不用此计，怎么能教一向跟雷损有勾结的巡抚大人，改弦换帜，致而清除‘六分半堂’的势力，另行结纳苏公子？厉氏兄妹、姓丁的和顾寒林一向不干好事，再加上这一闹，又来个全军覆没，‘六分半堂’便要在湖南这地头连根拔起。”

王小石皱眉道：“那这些人真是在信你了。”只见厉单、厉蕉红在地上，一副不忿的神色。

赵铁冷冷笑道：“在信我的是雷损雷总堂主，这些人只是在死而已。”

王小石道：“这女的还有点人性，罪不致死。”

厉蕉红穴道虽然被封，但咬牙切齿瞪眼睛地骂道：“姓赵的，我呸！我不管你姓薛的还是姓赵，你这王八羔子，干出这等背义弃信的事，我做鬼都不放过你！”

厉单却喝了一声：“妹子！”软声央告道：“赵堂主，你高抬贵手，饶我俩兄妹狗命吧！以后做牛做马，任你差使，决不生贰心。”赵铁冷道：“做牛做马，阎罗殿里也有这职守，下去做也是一样。”

厉单仍哀告道：“赵堂主，今晚的事，我决不泄露半字，要是说出一言半句，管教我姓厉的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赵铁冷道：“你就是不得好死。”

厉蕉红怒道：“死就死，求饶作啥！”

厉单慌忙叱道：“妹子，你再要乱说，得罪赵堂主，我可不能理你了。”

厉蕉红大声道：“哥子，你死心吧，看今晚模样，岂有我俩活的份儿！”

赵铁冷冷笑道：“厉蕉红，你大着嗓门，想把事情嚷嚷开来不成？可惜，这店里上上下下，全换了我的人；不是我的人，都杀得一干二净。”

王小石惊道：“什么，你连那些残障的人也杀了！”

赵铁冷哈哈一笑道：“这倒不曾，那些人是给官差领功，提作‘六分半堂’的滔天罪证！”

王小石这才放了心：“柜子里有个箱子，箱子里是闻巡抚的独子？”

白愁飞笑答：“这是薛西神安排这个局的引子，没有他，闻巡抚和一干狗官，不一定会更弦换辙，而今‘六分半堂’连闻青天的公子都敢动了，自然翻脸成敌。”

赵铁冷走过去，双手一伸，劈开木柜，拖出一口木箱子，沉腕一拗，格登一声，锁被拔去，赵铁冷一脚踹开箱子。

一个秀眉秀鼻、鼻子单薄的髫龄孩童，蜷伏在箱子内，像陷在沉梦里不能醒来。王小石一看，便知他已受迷药，身上倒没什么异样，想来还未遭毒手，同时也明白难怪在黑柜子内有这般宁定匀慢的呼息。

赵铁冷更显出宽平的神态：“这次，闻大人、练总带等一定十分满意。”

白愁飞道：“想必苏公子也对你更加满意。”

赵铁冷笑道：“其实全仗白兄相助。我还有一桩天大的事，办成了才算大功告成。”

温柔忍不住道：“胡说，大师兄不会是这样的人，不会叫你这种人干出这些事！”

赵铁冷不去理她，转首看了地上的厉氏兄妹各一眼，然后向王小石道：“你再考虑考虑，我收拾他俩，再来听你的好消息。”

王小石道：“不必考虑了。”

赵铁冷目光一凝，“哦？”

王小石道：“我已经决定了。”

赵铁冷展颜算是一笑，“总算你知情识趣，大有前程。”说着走向厉蕉红。

王小石横闪一步，拦在厉蕉红身前，一字一句地道：“今天死的人已经太多，我不想再见到人死，何况，这个女匪首并不该死。”

赵铁冷双目神光暴长，讥刺地道：“她不该死？她生平作恶多端，正是恶贯满盈，你来护花不成？”

王小石道：“刚才我的决定便是：今天决不让你再杀人。”

赵铁冷迟了一步，望定了王小石，一连点了三次头，都说：“好，好，好。”

王小石仍面对赵铁冷，眼珠却向白愁飞转了一转，道：“白兄，你帮哪一边？”

白愁飞抱臂退了七步，道：“我跟你今晚是第二次相见，跟赵堂主也不过见过四次，我跟他的买卖已告一段落，你和他都是我的朋友，我谁也不帮。”

温柔嗖地跃到王小石身边，奋慨地道：“我帮你——”

话未说完，赵铁冷已经出手。

温柔恰好挡在王小石的身前，遮去了他的视线。

赵铁冷双拳飞击，一脚勾跌温柔。

温柔一跌，拳已到了王小石的脸部与胸膛，王小石已来不及避开闪躲！

赵铁冷知道自己又要多杀一人了。

在他眼中，王小石已经是个死人。

他并不怕苏公子责怪。

因为以他所立的功，再加上明天的行动，那都是美煞同僚的功劳。苏公子一向赏罚分明的，只把苏公子的师妹绊那么一交，那是不必负任何后果的事：他又不曾连她也杀了！

他甚至觉得有些惋惜。

王小石是个人才，他看得出来。

既然人才如不为他所用，不如先送他进棺材！

他等待听到王小石的骨碎声。

脸骨碎裂的声音跟胸骨碎裂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脸骨较实，胸骨较闷，比起来，还是肋骨碎折的时候要脆利一些。

不过脸骨碎折则更刺激。

赵铁冷打碎过太多人的胸骨了，所以他喜欢打敌手的脸。

就像他打在霍董的脸上一般。

把一个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相交多年的脸骨，和着惊疑及不信一齐打烂，对赵铁冷而言，是件刺激加上愉快的事。

他果然听到骨折声。

不是脸骨，不是肋骨，而是腕骨。

是他自己的左手手腕发出来的声响。

清脆悦耳。

“卜”的一响。

王小石右手还是搭在剑上。

剑柄占剑身的三分之一长，剑镶略圆，剑鞘古雅，看不见剑身，但剑柄却微弯，缘头呈刀口状，发出一种淡如翠玉的微芒。乍眼看去，像是一把刀、一柄剑连在一起。

可是王小石未曾拔剑。

他也没有闪躲。

他的左手掌沿准确、迅捷地切在赵铁冷的右手腕上，卜的一声，那手腕就软垂下去。

王小石五指一撮，抬腕刁住赵铁冷的左拳。

赵铁冷突然收手。

他狠狠的盯了王小石一眼。

然后他用右手扶着左手，转身就走，头也不回。

掌声。

白愁飞拍掌。

“好武功。”白愁飞衷心地道，“我知道你武功高，却不知道居然还可以不动剑，就伤了他。我还妄想以为可以从你剑法中觑出你的师承；你有意要留他一只手腕，不然，他就只剩下一对脚用来逃跑。”

温柔听不明白。

因为她看不清楚。

动手那一霎间，太快了。

“其实你这样做，对赵铁冷只有好处，”白愁飞道：“他若像个没事的人儿，你想精明如雷总堂主，会不生疑窦吗？这倒让他顺利领功了。”

“像他那么深沉的人，就算我不伤他，他也会故布疑阵，来自圆其说。”王小石道，“我只是不喜欢他为达到目的，杀太多人，造太多孽，我只想教训教训他。”

“其实今晚杀人最多的是我不是他。”白愁飞笑望着他：“这样就够你一辈忙的了。”

王小石摊摊手道：“我还年轻，我不在乎。”

温柔一双剪水的秋瞳，溜去看看白愁飞，又溜来瞧瞧王小石，只说：“怪

人，怪人，一屋的怪人，一地的怪人，一对怪人。”

白愁飞剔着眉问：“温姑娘又何以到这怪人的地方来？”

温柔以为白愁飞是正正经经的在问她，那至少让她有被重视的感觉，便舐了舐红唇，两颊的小酒窝隐现又隐，道：“我师父和爹、妈，要我到京城去助师兄，我一路玩赏着来，听说这儿拐带小孩，闹得很凶，连几员大官的儿女也失踪了，好不容易才查得线索，赶到屋脊上伏着，就这样——”

白愁飞打趣道：“就这样给人揪了下来。”

温柔玉手往纤腰一叉，瞋目嗔道：“嘿，揪我下来？本姑娘要是——”

王小石突然叫道：“小心——”

只闻“嗡”的一响，窗棂“格”的一声。

温柔只觉发上一凉，一人飞扑而至，温柔在千忙百忙间，一时也忘了是什么招式，攻出了七招八招，那人一张手把她搂了下来，伏到地上去。

烛光顿灭。

烛光未熄前一瞬，另一人已在叱声中纵上屋顶。

时月已偏西，月色如银，恰自屋瓦上那一个破洞洒下来，房内不致全黑。

温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那人还是压着她。

一阵强烈的男子气息。

温柔本来还在挣动，正要破口大骂，忽然也懂事起来，静了下来。

上屋顶的人又似一阵烟飞落回屋里来。

温柔觉得这人的身法比幽灵还轻。

那和身覆盖着他的人也一跃而起。

温柔一度觉得自己跌入了山的怀抱里，可是那山又离开了她。

她迷迷糊糊的站了起来，那幽灵般的锦衣人已点亮了烛光。

今晚，房里的烛光，已经熄灭过三次。

第一次，是温柔的自天而降，刀劈烛光，陷入了一众人的包围里。

第二次，是大变速生，赵铁冷和白愁飞几乎杀了一屋子的人，还冒出了个王小石。

这是第三次灭烛。

烛光再燃起的时候，又是怎么一种景象呢？

温柔忽然觉得：每一次烛光重亮，都像掀开重重的夜幕，以一只温柔的手，唤起自己的再一次苏醒。

那么，烛光初亮的时候，蒙蒙晃晃，算是曙色、黎明，还是醒之边缘？

杯子。

王小石在看一只杯子。

杯子并不奇怪，一地都是或碎裂或完整的杯子。

但这只杯子是嵌在柱子里的。

杯口已全打入柱里，杯底仍露出半分不到的一小截。

这杯子也没什么特别，同样是白瓷青花镶边，是平常人用的酒杯。

杯子是瓷造的，瓷是极其易碎之物，这一只杯子却整个嵌入木头里，杯子连一丝裂痕都没有。

如果有奇特之处，是杯子沿仍压着几绺乌黑的发丝，一小片白布，还有一点血迹。

温柔忽然聪明了起来。

她终于弄清楚了：

护她卧倒的人，是一向满不在乎的白愁飞。

飞上屋顶寻敌的，是那个有些傻乎乎的王小石。

她不禁撂了撂发髻，就看见白愁飞好像个全没事的人儿般问：“人呢？”

王小石仍凝视着杯子：“走了。”

白愁飞又问：“是谁？”

王小石的眉头依然不曾舒展：“人影一闪，有点高，有点瘦，看不清楚，追不及。”这次轮到白愁飞心中一凛：以王小石的轻功，尚且追不上来人，看来敌人的武功也真非同凡响。

温柔望着白愁飞的侧脸：他的鼻子高而匀的突露出来，眼眶深深的低陷了下去，眉骨又高高地耸了起来，那好像是一张塑像的侧脸，然而他，竟然是全没在意的样子！

温柔越发恨了起来。

可是她就算再恨，也明白了一件事：有人暗算他们！

杯沿的发丝，是自己的。

压着的白巾，是白愁飞头上方巾的一角。

王小石的左眉之上，有一抹细而鲜艳的血痕。

——那用一只酒杯下手暗算的人，竟能从这样的一种角度，要一杯暗杀三大高手！

温柔当然也把自己列作高手。

就算她再高估自己，这回也决不致低估来敌。因为这小小的一只杯子，的确是差一些儿就要了在场三人的命！

白愁飞喃喃地道：“好一只杯子。”

王小石用手指碰碰杯底，像生怕惊醒一位自己心爱的人似的：“用杯子作暗器的人，不知会不会也使得一手好枪法？”

王小石这么一说，白愁飞就是一震，道：“莫非是他？”王小石和温柔同时问：“谁？”

白愁飞忙道：“一个人。”王小石用手指往盾上血迹瞧了瞧，又在嘴里吹了吹，忽喜道：“唉呀！”这次轮到白愁飞和温柔一齐问：“怎么？”王小石喜孜孜的道：“我的血好甜！”

白愁飞没好气的道：“你告诉蝙蝠和吸血女鬼去吧。”温柔粉脸含嗔唾道：“你拐着弯儿骂我是吸血女鬼？”

白愁飞笑着道：“那我岂不在骂自己是瞎眼蝙蝠？”三人都笑了起来。在笑声中，白愁飞笑意不改，却仍把话吐了出来：“又有人来了。”王小石接道：“这回来的可不只是一个。”

七 千种流云的梦、梦里的人

温柔一听，柳眉一竖，又要拔刀。

白愁飞忙道：“这次来的是官衙方面的人。”

温柔一楞，第一个反应就道：“抓我们的？”

白愁飞笑道：“你犯了法不成？”

温柔又怔了怔：“是来抓他们的？”

王小石解释道：“这想必赵铁冷原先安排好的，不过这班衙差官兵一来，此地是不能再留了。”

白愁飞道：“所以还是走为上着。”

只听一阵犬吠声、马蹄声和吵杂的人声，这次连温柔也听得分明了。

白愁飞笑道：“此时不走，尚待何时？”

三人互望一眼，王小石自屋瓦破洞拔起，温柔越出窗外，白愁飞则往门外掠去，就在这霎间，白愁飞陡然用手指，在酒杯底弹了一弹。

白愁飞这一弹，酒杯立即碎了。

碎成两半。

这两块瓷片，一射向厉单、一射向厉蕉红，去势之疾，快逾电光！

王小石的人已明明升上了屋顶，陡听风声，身形骤沉，急坠至厉氏兄妹所伏之处，头下脚上，伸手一抄，竟抄住一片碎瓷！

另一片却“嘣”地一声，直射了过去，王小石出手无及，衣袂还被瓷片划破一道口子，钉入厉单的额上！

厉单闷哼一声，登时死去。

王小石忍不住心头一阵忿怒：“你为什么非要赶尽杀绝不可！”

白愁飞悠然道：“你的心肠太软。”王小石听了更气：“这不是心肠软不软的问题，而是没有必要，何苦要杀人！”

白愁飞依然没有生气，“放了这儿其中任何一个，他日，这件事传了出去，雷损、苏梦枕都不会放过咱们，你想，你这妇人之仁，化得来么？”

王小石仍悻悻然。

只听温柔在外面嚷道：“你们两个在里面干什么，还不出来？！”

白愁飞似乎并不想与王小石再起冲突，只道：“这女子在外面这般大呼小叫的，大概非要把全城的捕快都引到这儿来不可。”

王小石看看地上的厉蕉红。

厉蕉红也吃力的抬首，两眼闪着强烈的忿恨。

白愁飞摊摊手道：“也罢，这女人我留着不杀，希望她能不枉了你的出手相救。”

说罢飞身而去。

王小石再看看地上的厉蕉红，再看看地上东倒西仆的死人，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这时，汹涌杂沓的人声马嘶已逼近了，王小石抛下一句话：“不要再作伤天害理的事了。”一脚把厉蕉红身上被封的穴道踢活，飞身掠出了窗外。

月亮下，三道身影正在疾行。

白衣的是王小石。他衣着随便，长衫的颜色就像月色一般，柔和得就跟月色一样。

锦衣的是白愁飞。他身上的布料高贵而华丽，纵在月色下，反能衬托出

那一股逼人的华贵。

枣红衣的是温柔。枣红的紧身衣装，镶着细秀的绣金蝴蝶边子，玫瑰花色的护边贴在柔肩上，一双水伶的眼，一对坠金耳垂珠子，晃漾在白花瓣也似的耳上，闪来晃去，还有一双清楚而秀气的眉毛。

就是这样，王小石忍不住要望她。

白愁飞也向她望去，嘴角旁似有一丝傲然不屑的笑意。

温柔知道他们在偷看她。

就算她的武功不比他们两人高，但对于判别“是不是有人在看她”这一点，她自信是无敌的。

这一点，比起女人来，男人都像蠢材。

温柔特别高兴。她秀长含笑的眼睛，故意只看前面的路，仰着脸、微蹙着眉，尽可能多吸气、再徐徐吐出来，这样，更可以把她秀气的鼻尖、笑中含愁的秀色，以及匀好的身段，这些优点都特别突出。这点很重要，要不然，温柔总嫌自己鼻梁略不够隆，样子好像也不够庄重，而且她自觉长手长脚的，但胸部发育总跟嫂子、姨娘她们不怎么一样。

她心知这同行的两个男子禁不住要看她，不禁得意起来，脚下也俐落得多了：刚才她追赶这两个男子觉得十分吃力，现在倒似是这两个男子在追她了。

她当然不察觉这两个男子是放慢了脚步在等她，就算她知道，也不会承认。

适才她掠出店子外，在灌林旁踏到了一具尸体：那是赵铁冷把所有在外放哨“六分半堂”的人都杀掉的其中之一，温柔一时不慎，踩上一脚，惊得叫了一声，一时间，箭啊火光啊吆喝啊，都往这儿包抄，要不是白愁飞和王小石一人一边，挟着温柔，一连十七、八个起落，很可能就要被官兵厮缠在一起了。

温柔被拖着走，一口气都换不过来了，却还是嘴硬：“怕什么？我们既没杀人，又没放火，追上来我还要跟他们讨奖赏呢。”

王小石和白愁飞都不管她，照样搀着她飞掠。

此刻离官兵已远，三人才放缓下来疾行。

温柔掠掠云鬓，她知道自己这个姿势很温柔可爱。

白愁飞忽道：“你鬓边别的是不是月桂花？”

温柔摸了摸鬓边，把月桂花拧正了一下，嗔白了白愁飞一眼，道：“是呀，怎的啦？”

白愁飞“哈”地一笑，跟隔了个温柔的王小石张扬的道：“我说呢，果然是月桂花。”

王小石不明所以：“月桂花？”

白愁飞喜气洋洋的道：“上次月仙和鸾喜头上也戴这个，我问过，那些小妮子都抿嘴光笑不说，现在一问，才知是月桂花。”

王小石仍不明白白愁飞的意思：“月仙？鸾喜？”

“照呀！”白愁飞道，“秦淮河上迎春轩、雅香阁，大大小小的婊子，十个中有七八人，头上都戴这么一朵便宜又时兴的玩意儿，没想到……”

话未说完，温柔已嘟着嘴，抢在王小石和白愁飞的前面，留下一缕香风。

白愁飞向王小石挤挤眼，笑笑。

王小石摇了摇头。

白愁飞问：“你要上哪儿去？”

王小石道：“京城。”

白愁飞又问：“去做什么？”

王小石道：“碰运气。”

白愁飞笑了：“你可有朋友？亲戚？”

王小石道：“没有。”

白愁飞笑着问：“你去京城做什么？想发财？要出名？”

王小石道：“我不知道，我有一身本领，而且心怀大志，总不能就这样白白虚度一生。”他想想又补充道：“不过，万一真要虚度，那也无所谓啦。”

白愁飞道：“你知不知道，这世上有许多人也像你一样，有本领，有志气，但仍郁郁不欢的过了一辈子？”

王小石没有说话好半晌，然后才道：“我总要试试。”

白愁飞笑道：“那很好。”

王小石反问，“你呢？”

白愁飞道：“我？我什么？”

王小石认真的问：“你也有一身好本事，要到哪里去？去做什么？”

“我跟你同路、同道。”白愁飞倦乏中带有一种说不出的孤傲，“我也是去京城，碰碰运气。我便是因为不想在‘六分半堂’的分堂主外围势力下讨饭吃，所以才干了一票结实的，捞了把银子，到京城来，再试一试可有容人之处。”

他顿了顿，才道：“人要想表现自己，一定要站在有光亮的地方。在黑暗里的鲜花，不如一支火镰。”

王小石喜道：“那我们可以一道走，路上不愁寂寞了。”

白愁飞笑道：“你当然不愁寂寞，只愁我在你有难的时候，就会飞掉了。”

王小石倒当真了起来：“哦？真的？”

白愁飞笑道：“我不是叫白愁飞么？如果我叫白饿飞的话，就会在你闹肚子饿的时候飞走掉。”

王小石才明白自己太认真了，说：“你在什么时候飞掉，我都不怨你，你只是不能再骗我，像刚才说过不杀人，却又——”

白愁飞笑道：“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王小石端详着他，忍不住道：“你笑起来的时候，倒不那么傲慢不可亲近。”

白愁飞也没想到王小石会突然冒出这句话来，口里却说：“谁要是整天都在脸上笑着，想傲也傲不起来。”

忽见一阵风袭来，温柔似一朵玫瑰般的脸靥，冲着他们面前就是一笑：“两个男人谈什么谈得这般卿卿我我、咕咕哝哝的？”她见两个男人没有过来向她赔不是，但她又确不想独自一人在月下的郊野走夜路，于是决定以伟大的胸襟原谅了他们，倒了回来，又问：“你们猜，本姑娘要到什么地方去？猜到请你们吃糖。”

她对王小石道：“你先说。”

王小石只好道：“蒙古。”

温柔只好问白愁飞：“到你了。”

白愁飞认真的想了想，道：“秦淮河畔迎春轩。”

他们是到了河畔，不过当然不是秦淮河，而是滔滔汉水。

他们要乘舟赶一段水路，再上陆路，直驱京城，那少说也要十天半月的路程。

三人结伴而行，到了次日下午，来到南渡头，三人一路上有说有笑，相互调侃，倒是亲近了许多。王小石和温柔觉得白愁飞其实并非傲岸难近，但作事手腕非常，有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六亲不认。白愁飞和王小石却觉得温柔天真烂漫，任性妄为，但心底善良，好奇心强，性子倔得可以。温柔和白愁飞认为王小石平实诚挚，胸无成见，无可无不可，但有时认真得可畏，固执得难缠。三个人无形中似了解了许多。

但也有一种感觉：三个人都觉得只了解对方一部分，还有一些难以摸索的层面，好像月的背面，是难以观察的。

——究竟那是什么？

——善？

——恶？

人生里有一些朋友，可能因志趣相投、时势所促，结为知交，但在重要关头，对方真正性情的流露，可能令人错愕，可能令人惊疑，可能令你无法接受！

这说不定才是他们的真正本性。

一路榴花似火，槐柳成荫，远山近水，漠漠如烟。

到了渡口，他们租下一艘船，准备明早出发，白愁飞说：“我们从水路去，较舒适一些，反正我们并不赶路。行船的惯例是：顺风则行，逆风则泊。一般而言，只要不遇着倒风，对江酌月，倒写意得很。”

温柔却道：“本姑娘不赞成。”

白愁飞道：“那你走陆路，咱们走水路去。”

温柔气了，金耳坠镶的小珠子在耳下乱摆，她腕腋上的金锡子也叮叮响着：“白愁飞，你这是什么意思！”

王小石忙道：“姑娘是怕床上不便么？”这一句话本想替温柔找下台阶，但心里一急，便把“船”字说成“床”字，这可更惹祸了。

温柔把足一顿，气鼓鼓的戟指道：“你们这些油嘴滑舌的狗鸭蛋，你少得意，本姑娘自会收拾你！”一路上白愁飞惯于挖苦调侃她，她倒以为王小石这一句也同一调子，而且说得更是张狂。

王小石可更情急结巴起来了：“温姑娘，我可可不不是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跟跟你圆圆圆床……”

这一个“床”字，原本是“场”，王小石心头一慌，却偏又说错了，这一来温柔怒极，以为对方占便宜占出了面，皓腕一扬，就是一巴掌，“啪”地给了王小石一个清脆。

本来，以王小石的武功，是没有理由避不开去的。

但王小石就是避不开去。

他被这一记耳光掴得怔了一阵子。

白愁飞也不劝解，只是哈哈大笑。

温柔气得一甩黑发，挑腿扭腰的就窜上了岸，气汹汹的说：“你们没有一个是好东西，都欺负我！”

王小石想上岸去追，白愁飞却拦阻道：“别急，她气一过，没处热闹，准就回来了。”

王小石觉得脸颊上还是热辣辣的：“她……她误会我了，我怎会说这些

轻薄的话呢。”白愁飞笑道：“就算说了又如何？她那么姣美可人，不想起床，才不是男人。”

王小石着实吃了一大惊，老半天才说得出口来：“不过……我是没有说这这这种话呀！”

“说了也没啥大不了，”白愁飞好整以暇的道：“大姑娘发脾气更没啥大不了，怎么，难道你光说说，又没真的对她怎样，她已动手打了人，她还要计较么！放心，放心，入夜她没处投宿，包准回来！”

王小石觉得很有些委屈，望着江心，怔怔地道：“希望没把她气走就好。”

白愁飞从旁观察王小石，心中瞧科了几分，道：“气不走的，气……”突然住口，用肘部顶了顶王小石的肩膀，王小石一愣，只听白愁飞严肃的语气低声说了一个字：“看！”

王小石远远看去，只见一班仆婢奶娘之类的人，簇拥着一个穿水葱绿衫裙的女子，上了左近一艘华美的船舫。

王小石只看了一眼，忽然间，所有的人仿佛都照不见了，他只看见一个水绿衣饰的丽人，婀娜多姿的上了船，远远只依稀见着那女子修眉美目，姗姗毓秀，一动便是一种风姿，千动便是千种风姿，王小石就只看了一眼，心里就觉得一阵牵痛，再看得那杨柳含烟、青山似黛的美景，在在都是这一见的风情。

那船上的橹手已经开始把船撑开，泊到避风的塘口，专觅了一“处僻静之处停舟，这几下摆舷撑篙，船上七八条大汉倒是吆喝连连，忙了个团团转。

白愁飞道：“可看出来？”

王小石喃喃地道：“想不到这世间，竟有这么些个美丽女子，温女侠是一位，这一位……啊。”说到这里，才省起自己未免失态。

白愁飞忍俊不住，道：“嘿，你倒是会看，光看绝代佳人，不看——”语音一沉，神态又傲决了起来：

“我看，那一艘船，有些不对劲。”

王小石吃了一惊，心里有点担心起那弱不禁风的女子起来了……“怎么？”又有些不相信，怀疑白愁飞是故作惊人之言。

白愁飞眼睛像雕一般盯着远泊的船，仿佛他的眼光是两柄断金碎石的利刃：“大凡在江上撑了几年篙的人，篙落水上，不溅水花，掌橹的更不会不懂借水力，撑这种官船的人，更加是这行的老手，才敢领航。刚才这船上的几个摇橹撑篙的，一则双目炯炯有神，臂肌贲凸，马步沉凝，一看便知是会家子；二则这干人不懂就应水势，下篙溅起老高的水花，一望便知是生手；三则这几人皮肤太白，跟行船的日晒雨淋，完全不同，而且互换眼色，泊在僻处，必有图谋。”

他一字一句的道：“看来，今晚，这船要遭殃了。”

王小石还在想着那风华绝代的女子，禁不住道：“我们要不要过去示警……”

白愁飞脸上慢慢升起一种在深山里、野狼在伏伺猎物的眼神，有力的道：“不。”

八 江上丽人

汉水漠漠，波平如镜，船影山影灯影树影，倒映江中。

却没有人影。

人大多已睡了。

只有三两盏挂在高楼、凄凉的灯影。

两岸灯火，寂寞凄寒，温柔却还是没有回来。

远处有人撒网，安宁如鼾息。

楼头有人吹笛，伴着江月，寂照江心。

——温柔温柔你去了哪里？

王小石不禁有些担心。

“我们要不动声色。”在傍晚的时候，白愁飞跟他如是说，“我看这船的客人也有来头，非同泛泛，不出今晚，这假扮船夫们准下手，咱们看定点才动手，搞不定这些贼人是醉翁之意，难保不把我们邻近几条船的人，也打上主意呢！”

白愁飞主张守候。

王小石翻来覆去，也不知是在想些什么，心里在警惕着，始终不能入睡。

远处传来初更梆响。

忽然，船舷微微一沉。

王小石知道来了高手，翻身坐起。

一条人影，在窗上疾闪而过。

王小石双手已破穿窗帘，一手箍住来人脖子，一手往他后脑一扳，那人“嚶”了一声，正要挣扎，但王小石已扣住了他。

王小石触手之处，只觉温香软玉，且有一股处子的甜香，手臂碰触到那人胸脯，心神一震，不觉手肘一松，那人嗔叱道：“放手，死东西，放手！”

王小石一听，大吃一惊，连忙松手，道：“怎么是你——”

那女子回过身来，本来绑紧着的乌发哗地散了开来，一张脸又喜又嗔，薄怒轻颦，好似一朵紫海棠一样，可不是温柔是谁？

王小石又惊又喜，温柔却快要哭了，跺脚又给他一巴掌。

王小石这次还是没有避得开去。

这是他挨温柔的第二记耳光。

温柔见他傻愣愣的模样，忍不住“噗嗤”笑了出声。

如此江畔，夜色如醉，王小石看着她的笑意风情，竟似痴了；温柔也似有所觉察，脸也烧热热的，幸好在月下，看不出她的脸红；从来一个美丽女子的娇羞，却是更动人心弦。

两人一时怔在船舱旁，都望自己的脚尖。处处有收网声，隐约可辨网离水时鱼在网上拍打的声音。

就在这时，波平浪静，安详如梦的江上，传来了第一声惨呼。

王小石第一件事就是找白愁飞。

白愁飞不在船上。

“糟了！”

温柔急问：“什么事？”

那条华丽的大船已传来格斗声。

王小石道：“来不及说了。我们先过去再说！”他和温柔都不谙泳术，

只好从舟上跃上岸，再自岸堤绕扑过去，自岸板窜往大船。

王小石和温柔掠近大船，只见船上飞出一个人，哎哟一声落入江中，便没再冒上来。

王小石与温柔正要掠入大船去，忽然又一人被踢飞出来，扎手扎脚跌入江心，似乎也在水里挣扎了一下子，便没了声音。

王小石跟温柔一上船舱，一人又飞了出来，王小石一手接着，只见那人船夫打扮，眉心一方紫黑，五官溢血，已然毙命。

温柔却拔步入舱。

一人迎面而出，几乎碰个满怀。

温柔立即拔刀。

那人却一手按住她的刀柄。

温柔的手正在刀柄上。

那人就抓住她的手。

温柔感觉到一阵强烈的男子气息，那是她并不陌生的。

只听那人沉声道“你不要拔刀，我杀性已起，我怕我会忍不住。”那人说着这话的时候，另一只手仍制住一人，而今一甩手，把那被擒着的人摔出三丈，月下一映，只见又是一名船夫打扮的汉子，“哗啦”一声落入江流中！

王小石这时已窜入舱来。

他发觉紧贴着温柔的有一个人。

他立即便要出手。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不认明了是敌是友，便想下杀手，这是他出道以来，几乎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他还没有出招，那人便道：“你也来了，很好。”

王小石及时认得出那人的声音。

白愁飞。

王小石忽然觉得一阵伤心，一阵高兴。

舱里就在这时候亮起了灯火。

一人掌灯行了出来。

一盏琉璃色防风掩屏纱灯。

灯下的手。

灯下的柔荑，像兰花的瓣儿，她就这样一手掌着灯，一手掩着火，在柔黄的灯火吞吐映照中，竟是一个绝世的手势，深刻难忘。

王小石看去，只见一个云鬓散披，眼睛像秋水一般亮丽的女子，别具一番幽艳，别有一种销魂。

她颈肩的衣裳敞开，却披着白愁飞的锦袍，掩映着她水绿色的纱衣。她那一双眼眸，比灯还灿亮，仿佛像一个深湖，浮漾着千种流云的梦。王小石只看了那么一眼，觉得他自己在梦里，梦见了梦里的人，醒来发现不必再梦，原来梦的梦里不是梦，而是真有这样柔艳的女子，掌灯照梦醒。

温柔看见这个女子，被灯光一映，柔得像自己的名字。她自己在小的时候，曾梦想过自己长大后，是一个大家闺秀，小家碧玉，云裳玉珮，惹人怜爱；但她越是长大，越是俊俏，却是越爱飞腾，越是走英侠放任的路子。这样一看，她觉得那是另一个自己，不过早已分道扬镳，她是她，自己是自己，只有在遗憾的梦里才相见。温柔初见这女子，便觉得自己是白天，这女子才是晚上。

由是，温柔、王小石、那女子都不禁问了一声：“你是……？”

然后他们三人不约而同，都看向白愁飞。

白愁飞耸耸肩道：“我也不知道。”他指了指倒在地上一个被制住穴道手里还执着刀的船夫，“或许，他会告诉咱们知道。”

局面已被白愁飞控制。

他原跟王小石同在船上，只待一有风吹草动，他就立即有所行动。

可是，那艘船一直都没有什么异动。

初更刚响，白愁飞突然想起一件事，全身一震：不好了！船上没有动静，不代表里面没有发生事情，那些有所图谋的人本身就潜入船上，而且又是老江湖，真要有歹意，绝对可以做到不惊动一草一木。

白愁飞当下也不唤王小石，已掠到岸上，再自岸上纵上大船，他一入船舱，鼻端冲闻到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心中一沉，果然发现有几名仆役，浑身浴血，竟是在睡梦中被人杀害的。

白愁飞暗恨自己迟来一步，却听舱室中有一清脆如断冰切雪的女音道：“你们要害的不过是我，残害无辜算得上什么英雄好汉？”

只听一个声音邪浊的嘻笑道：“我们不算英雄，也不想充英雄，七圣下的命令是截杀你，不过如果你听大爷的话，却可只教你乐，不叫你死。”

只听那女子冷哼一声，然后是几个人七嘴八舌夹着粗言秽语，以及一些惊叫慌惶的声音。

白愁飞俯近窗前一看，只见里面有六、七名大汉，正把三、四名女子围了起来，狎笑谑弄，只有一名女子，穿着水绿薄纱宽袍，露出里身深黛滚蝠花边的一角亵衣，酥胸半露，肤若凝脂，匀柔光致，活色生香，使大汉们全看直了眼，但她紧抿着唇，虽然睡梦中惊逢巨变，但见她寒着霜靥，凛然不惧。

只听一名大汉笑嘻嘻的道：“七圣早已暗捎着‘六分半堂’那姓赵的，姓赵的这几日老撮着你，不知要打什么鬼主意，却是鬼使神差，给鬼赶似的落荒而逃，不然的话，今晚这轮流穿靴儿的快活事儿，真还轮不到咱们呢。现在倒方便。你就别想人来救你啦，你带来的几个不中用的家伙，全吃了我们在晚饭上的加料，一个个睡得像猪，都给我白费吹灰之力送上了西天。”

那女子冷笑一声：“‘迷天七圣’名闻天下，他手下的弟兄却干这种见不得光的事儿。”

一人怪叫道：“哎呀，你瞧，这女娃子牙尖嘴利，居然数落起咱们来了。”

另一人则怪声怪气的道：“大小姐，我们都知道你船上有几个脚色很有几下子，在江湖上叫得响字号，可是咱们比脑袋、不比力气，你既上了贼船，就怨不得贼奸。”

一个心急的盗匪叫道：“者老大，这女子我愈看愈爱，真是心也痒手也痒全身都发痒，你让了给我先上，我记着你恩典。”

又有一人岔道：“你算老几？下辈子才轮到你，要嘛，者老大先上，咱们按照辈份，一个个候着。”

那心急的汉子吼道：“那怎得了？这水滴滴粉揉成的大姑娘，轮不到几口子就拉呼了，怎轮得着我？这样子放明了让老子吃鳖，刚才见红的时候，老子一刀一个，不在人后，而今就没咱的事，这不是个钟无艳么？”

众人都哄笑起来。一个说：“没法啦，谁教你是老么？”一个道：“欺你又怎样，剩一口气让你快活，你就当是在路上拾得个大元宝了；要是没气

剩的，你也可以抱着干一把独劲！”

还有一人说：“这可不行。这娘儿越看越美，我金银珠宝都不要，我宁只要她。”

另一人建议道：“不如我们自己来个大抓阄，谁抽着，谁就独占，一块鸡腿，八个叫化，一人一口，什么都不剩啦，不如让各自碰碰运气，这样最公平。”

一人咕嚕道：“也好，万一阄不着，还有几个丫头，是雌儿总有个暖枕的。”

那“老么”附声道：“好啊好啊。”

那姓者的却道：“不行，要不按辈份，也得按排行，辈份排行都不按，咱们按年岁，谁年纪大，道行高，谁就拔头筹。”

另一人却振声道：“为啥要比大，不比年轻？”

原先倡议要抓阄的那人道：“不如给大小姐自己选，选她贴心的，这样谁都没话说。”

“照呀，照呀。”于是六个丑哈哈一簇拥向那女子，七嘴八舌的说：“小姐，你看谁好？”“我呀，我最有本领，牡丹楼里的姑娘们都不舍得放我走开半步呢。”“别找小白脸的，俺有良心的，俺最有你的心。”

那女子水灵灵的眼珠往一群生得丑恶诡异的匪徒脸上一扫，那七名恶匪灵魂都飘飞了半天，女子道：“我最仰慕英雄，你们谁的功夫好，才是英雄。”

白愁飞在外面听得心里喝一声彩，没想到这富贵人家的小姐，遇上绝境竟仍那么镇定应变。

那“老么”叫道：“好哇，比武就比武，老子也不怕……”

那者老大却扬手就是一记耳括子，骂道：“这女子居心忒毒！要咱们先来个窝里反，你还跟着起哄！”

女子夷然一笑道：“什么？窝里反？我一介弱女子，随行的人，不是死的便是不能动的，你们怕什么？我见你们英雄，敬你们有胆色，只想看看你们的本事，又不是要你们自相残杀，要是你们害怕，当然也不必比了，谁是老大，谁就占便宜。”

那刚才一再提议的汉子道：“有便宜不怕占！去他娘的屎壳蛋，谁不敢比武，谁就站一边，咱们拳头上输得，女人眼里输不得！”

大伙儿都跟着起哄，眼看就要动手。白愁飞暗忖：也好，且看这弱不禁风的女子，如何打发这一干有勇无谋但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忽听身旁有人低喝一声：“谁？！”

白愁飞心里叫了一声：惭愧！他太专神于舱内的人，以致忘了身边的事，教人窥破，这对他而言，可以说是从未发生过的事。

那人喝了一声，第二声还未发话，白愁飞一个箭步，一指已扣在他喉颈上，“喀”的一声，那人喉骨立时碎了，舱内五人闯出来的时候，只见一人身影仆通跌入了江中。

这五人掠了出来，见同伴惨死，还未发言，白愁飞一指戳在另一人印堂上，那人惨呼一声，便是王小石和温柔所听到的呼叫，俟他俩掠到这艘大船时，那七人里，有五人已死在白愁飞指下，尸身被踢落江中，一人被白愁飞所制。

剩下的一人，本来在船舱里监守着那女子，外面战斗一起，这“老么”伸脖子往船窗外张望，女子忽“哎”一声，“老么”想过去挟持，头还未缩

回窗里，女子把竹帘子一扯，罩落在“老么”头上，在“老么”手忙脚乱的当儿，过去拔出袖里的利刃，往“老么”心口就是一扎。

女子一刀得手，脸色发白，抚着心胸，退了几步。

“老么”哎哟一声竟丧身在一个不谙武功的女子之刀下。

这时，白愁飞已抓住“者老大”，走进舱来，这时候，王小石和温柔也掠了进来。

九 风色、月色·人影、舞影

船上的场面重新收拾。五个婢女老姬，死了一个，活着四个，全被吓得六神无主。八名仆役护院，被下了迷药，死了六人，只剩下两名，用水泼脸，姜皮擦鼻，才徐徐苏醒。

倒是那位丽人，镇定如恒，叫几名婢女分别救人的救人，点灯的点灯，她先向白愁飞揖谢，再盈盈走入内房，换了一件橘黄色衫裙出来，请三人上坐后，她坐在末首，要老妈子备宴酬谢白愁飞、王小石、温柔三人。

白愁飞见她吩咐仆人收拾局面、处理死尸、备宴斟酒、打点一切，镇静从容，刚才凶险恶绝的事，似乎未发生过一般，知道她器识手段过人，然而她又确不会武功；看她盈盈娇态，弱不胜衣，眼眸乌灵如梦，眉宇间又有一股掩映的悒色，谈吐得体，自蕴风情，而且还在笑盼间流露一抹稚气，白愁飞和王小石越发认为她并非平常人家的女子。

那女子请教了姓名，便向三人谢道：“今晚要不是你们三位，小女子可不堪设想，惟求速死，这大恩大德，活命之情，小女子永志不忘。”她话是向三人说，但在说话时盈盈的凝了白愁飞一眼。白愁飞觉得她眼里氤氲着梦，深深的、黑黑的、柔柔的。

王小石笑道：“这可不是我们救的，我跟温女侠误打了一场，要不是白兄见机得早，恐怕……”他不像白愁飞曾在船舱外面看清楚里面发生的事，所以到底情况如何，他也不甚明白，只知道一个女孩子，面对七名凶淫狠毒的强盗，情形当然是非常凶险。

白愁飞忽道：“这七人都是凶残之徒，在各地奸淫烧杀，后聚啸一起，投入‘迷天七圣’的旗下，合称为‘七煞’，这七人一起向你这条船下手、显然早有预谋，却不知为了什么缘故？”

那女子端然一笑，道：“这什么‘七煞’的，在恩公手下，都像不堪一击的鼠辈。”

白愁飞自恃的一笑，道：“刚才我在窗外，听他们说起，似乎跟‘迷天七圣’和‘六分半堂’都有关系。‘迷天七圣’是一个神秘的帮派，自开封起家，爪牙伸布各省，拥有相当不可忽视的势力，‘六分半堂’更是天下第一堂，连天子也得容让他几分，却不知怎么会跟这‘七煞’扯上关系？”

女子柔笑道：“我对江湖上的事，懂的不算多。”她接下去却语出惊人：“你何不找者天仇问问。”

王小石道：“谁是者天仇？”

白愁飞叹道：“者天仇便是这被擒的匪首。”他补充一句：“我虽然知道他们叫‘七煞’，但他们的名字，我一个都不晓得。”

王小石眼睛亮了：“我也不晓得。”

温柔不明白这两个男人的话是什么意思，但她明白多知道一些事会受人尊敬，也说：“我倒是听说过。”

白愁飞道：“哦？”

温柔翘着红唇，道：“者天仇是‘七煞’之一。”

白愁飞问下去：“还有呢？”

温柔心头有点着慌：“他是个男人。”

白愁飞继续问下去：“是么？”

温柔气了，耍赖着说：“他是十恶不赦的大混蛋！”

白愁飞仍然问道：“他犯过什么事情啊？”

女子微眄着白愁飞，又笑看温柔，忽然把话题把了过去：“像者天仇这种人，一般名门正派的女子，怎会把他干过的无行恶事尽记在心？市井草莽，才会多听说过这些残怖劣行。温女侠不记详细，反而显出兰心慧质。”

温柔不加思索的便道：“便是嘛。”对那女子嫣然一笑道：“妹妹你也算有点见识，叫什么名字啊？”

女子敛衽道：“我姓田，叫田纯。”

温柔道：“哦，叫田田纯，好好玩。”

女子摇手柔笑道：“不是，叫田纯，姓田，名纯。”

温柔看到她灯影下那柔顺而软服的乌发，像黑瀑也似的，跟黛眉和眸中的两点漆黑，全乌黑得可以映照出灯火的容颜来，美艳的说：“你好黑的头发。”她却并没有去说她像星子的眼睛。

田纯笑了，她用像水葱般的手指，抹了抹侧发，那姿态像一次美丽的坠瀑：“妹妹的笑靥像朵花。”

温柔笑了笑，笑得直比衷心还要衷心：“你说我像朵什么花？”

田纯的眼睛蕴着笑意去睐喜孜孜的温柔，说：“像朵牵牛花。”

温柔这次笑得吱咯吱吱的，一面笑昵昵的一面道：“你笑我声音大。”

“才不是呢，”田纯道：“其实，所有好看的花，盛开的时候，跟你都像。”

温柔话兴子可全引开来了：“对啦，以前，我家院子，种了很多的花，有……”忽听白愁飞截断道：“牵牛花，你天花乱坠的说完了没？”

温柔乍听有人叫她做“牵牛花”，兴奋多于一切，也忘了生气，不过觉得白愁飞打断了她的话兴，禁不住要白他一眼。

白愁飞不理她，只向田纯问道：“田姑娘，我想借你这儿，审问一个人，如果你看看不忍，我带回我船上去审，也一样方便。”

田纯回过眸来，左颊染着灯色，幽艳两个字迅即在白愁飞心坎里撞击了一下。

田纯道：“方便的。”

白愁飞把者天仇揪了过来，手一放，者天仇便软趴在地，温柔瞪着眼道：“这就是穷凶极恶的‘七煞’老大者天仇？”

白愁飞铁青着脸色，冷冷沉沉地道：“他仍是无恶不作的者天仇，只不过是死了的者天仇。”他若有所思的道：“再凶的人，死了之后还是一个对任何人都伤害不了的人。”

王小石看了地上的死人一眼，便道：“你没有杀他？”

白愁飞道：“没有。”

王小石道：“你封了他的穴道？”

白愁飞道：“所以他也杀不了他自己。”

王小石一掀地上死者的眼皮，再撑开他嘴看看，仔细瞧了瞧，说道：“他是中毒死的。”

白愁飞道：“或许他牙缝里早就含了毒药。”

温柔显然不喜欢看到这个死人：“难看死了。”

田纯道：“或许者天仇不想被逼透露些什么，见被白大侠擒住，便只好含毒自杀。”

白愁飞看了看地上的死人，双眉一合又挑扬了开来，耸了耸肩道：“也

只好作这样的解释了。”

者天仇一死，线索便告中断，白愁飞听赵铁冷说过，本来还有一件大事要办，却不知是不是此事？这跟田纯又有什么关系？赵铁冷既负伤而去，‘迷天七圣’因何又派手下来劫田纯？这都是为了什么？

于是四人交谈了起来，这才知道田纯是京里一个宦官的千金，这次探亲归返，便遇上这样的事情。王小石和白愁飞知道“金风细雨楼”和“六分半堂”为了巩固势力，不惜与朝臣命官朋党勾结，看来田纯可能也是被意外卷入，而且连京城里的“第三势力”：“迷天七圣”也似有意插手此事。

开封府里可热闹了！

四人谈了两个更次，可是相见恨晚，十分投契，田纯正好也要返京，她身边连折损了数人，为免麻烦，大家都反对报官，温柔建议不如结伴而行，一路上她也可以保护田纯。

田纯很爱惜的看着兴高采烈的温柔，笑着说：“好啊，一路上有妹妹的保护，做姊姊的倒可横行无忌了。”

温柔站过去，让田纯的乌发挨着自己的身子，她掬起一把柔发，傲孜孜地道：“这一路你有我，啥都不怕！”

王小石看见田纯柔艳的笑意，巧巧的秀颌笑的时候，带着一抹稚气，跟温柔娇丽中带出英气，恰好成了花好月圆、高山流水似的一对儿，相映自得意趣。他这样看着，心意也温柔了起来。

田纯用眼梢瞥了白愁飞一下，向王小石笑道：“不知道一路上会不会烦扰了两位。”

王小石微微笑着：“结伴而行，求之不得。”转首去看白愁飞。

白愁飞却踱到船头去看月亮。

江心月明。

溪水滔滔。

快天亮的时候，王小石和白愁飞都过对船去歇息。温柔则留在大船上甜甜的睡着了。田纯却不带一点声息的站了起来，在妆台前，扪着铜镜，照出一个像幽魂孤仙的脸蛋儿。

这幽艳的脸靥却没有笑容。她端正、严肃地，甚至略为带一些紧张的，把发上一支跟头发完全同色的黑夹子卸下来。

她用纤秀的手指、指上细长的指甲，轻轻地剔着那一枚“发夹”。

“发夹”一边是钝的，一边却是尖的。

针尖在灯下闪着汪蓝，偶尔在灯光反射下，濛出一片疑真似幻七色的异彩。

她又撷下云髻上的一支金钗，旋开钗头，把这支曾经在神不知、鬼不觉的往者天仇发后戳了一下的蓝彩夹针，小心翼翼的塞入钗心里，然后才又照了照镜子，团团浮现了一个谜样的笑容。

她肯定一件事：除非是把者天仇的头发全部剃光，详加检查，否则，谁也不可能找到那一个细极小极的针孔。她可以放心了。

然后她也踱出窗外。

芦苇尚未全白，野鸭栖宿之处有静静的拍水声。

月亮清明得像照明世间所有事。

所有的事。

包括她的衣服、她的脸、她的心。

他们在同一条船上，结伴而行，在一起吃，在一起喝，在一起笑，在一起闹，在一起谈江湖上快意长弓的传说，在一起谈武林中莫可奈何的故事。

白愁飞似乎没有先前那么傲岸，一如他自己说的：“一个人多笑笑，便傲慢不起来了。”可能是因为这几日来他笑多了一些。

田纯却更柔艳了。有时候她跟这些新相知闹得就像个小女侠，她能喝，白愁飞和王小石都喝不过她，她也可以摇骰子，豪兴得像个赌坊的小老板娘。

不过大多数时候，她只是在一旁，亮着水灵水灵的眼，在巧巧倩倩的笑着。

有时候在笑看温柔。温柔常带着少女的娇憨，闹得像一尾爱笑而易受伤的鱼。

王小石呢！

王小石在默默的看着这一切。

他真诚的投入，真挚的交往，但也忽然觉得：这一趟江湖行，他仿佛已捉到了真谛，几个宗师在年少时，在明月清风、江上舟中、会过聚过，不管他年是不是相濡以沫、相依为命，还是相忘于江湖、不见于天地之悠悠，但总是在一起过、开心过、热闹过、没有隔碍的度过了一段时日。

有一天晚上，前时江月依旧照在波心，照在人脸。温柔笑道：“到了京城，你们要干什么？”

大家都没有说话。

温柔又来指定对象。

“你先说。”她指着王小石。

王小石微含笑意：“去碰碰运气。”

白愁飞仰首望月：“去闯一番志业。”

田纯忽然幽幽地道：“是非要有一番功名事业不可吗？”

白愁飞断然道：“男儿不能有万世功业、名扬天下，活来有什么意思？”

田纯有些惶措的抬头，有点纤痛的问：“活得快乐、平安，那不是很好吗？”

“那是没志气的想望。”白愁飞负手昂然道，“我不是。在我而言，平静是痛苦的，渔樵耕读，不如一瞑不视，何必浑浑噩噩度日子！”

王小石却说：“我只要试一试，是不是一定有千秋名、万世功，我不在乎，不过，不试一试就放弃，总有些憾恨。你呢？你去京城干什么？”

“我？”田纯纯纯的一笑：“我不是赴京，我只是回家。”她闪着眼睛、像星星从漆暗的苍穹掉落在她眼里，“回家就是我的心愿。妹妹你呢？”

温柔想了想，忽然有点扭捏起来，竟脸红了。

“嫁人？”田纯调笑道。

温柔嗔道：“你呀，你才是想疯了。”

田纯又说：“哦，你这辈子不嫁人？”

温柔赧赧地道：“我先找到师兄再说。”

想起温柔有个名满天下的师哥苏梦枕，王小石觉得后颈有点痒，白愁飞也觉得有些讪然，于是他道：“田姑娘，面对如此美景良辰，弹首曲子好不好？”

田纯侧了侧头，笑问：“你怎么知道我会弹琴？”

白愁飞道：“这样美极丽极的手指，不会弹琴才怪！”

田纯道：“谁说，我这十指还会杀人呢！”说着盈盈的起身，白愁飞仍

笑着调侃说：“我信、我信！”

田纯取了一架烧焦了一般的古琴，琤琮琤琮的抚了几下弦韵，王小石脱口道：“好琴！”

田纯巧巧的一笑，流水似的琴音，自十指挥捺下袅袅而出，像江山岁月、漫漫人生、悠悠长路、荡荡版图。白愁飞忍不住低唤了一声：“好指法！”

王小石一时兴起，掏出一管潇湘竹箫，幽幽的吹奏了起来，和着琴韵，伴奏了起来。

白愁飞忍不住舞了起来。

在月光下，他衣袂飘飞，直欲乘风归去，唱着一首乍听琴韵箫声便谳的曲子。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白愁飞随谱的词随风而逝。

就在这样的江上、月下、风中、船里，一箫一琴酣歌舞，兴尽意犹，一曲既罢，三人相视一笑，温柔饮恨似的说：“可惜我不会跳舞奏乐，都不会，姊姊你真行。”

田纯安慰她：“你可以唱歌啊。”

温柔嘟着红唇道：“不行，少时在家里，我张喉咙才唱了两句，笼里的百灵鸟都病了两天，我要是开金口这么一唱，你们琴弹不下去了，箫吹不下去了，跳舞的一定都跳到海里去了。”

她这样一说，把大家都逗得笑了起来。

这一晚的风色、月色、歌声和舞影，开心与欢颜，都留下不尽的风情。

第二天，白愁飞和王小石在并开的船里走上这停泊在岸边的大船时，发现船上的婢仆箱篋全不见了，只剩下仍在罗帐里恬睡的温柔。

田纯也不见了。

只留下一张恰似有泪痕的素笺。

笺上不留片言只字。

十 人 · 鱼

如果四个人习惯了在一起，有一天，忽然少掉了一个人，会有什么感觉？
别说是一个人，就算是一只戒指，初初戴上去的时候，总会有些不习惯，可是一旦成为习惯了的时候，再把它除下来，就会觉得像失去了什么似的。

更何况那不是戒指。

那是一个女子。

一个天真稚气、温柔多才、而且还会脸红、有点焦躁的女孩子。

有一天她走了，连半句话儿也不留。

剩下的三个人，有什么感受？

温柔气得住不住咕哝着骂：“田纯这算什么了？招呼也不打，就影儿都没了？她怎么能这样子！她怎么能这样子！”

王小石心里也难受，只道：“也许她有事吧，也许她是有苦衷吧，其实，咱们也不赶路，有事可以大家一起办，有苦衷也可以言明，不过，”王小石一面替她解释，一面又驳斥了可以原谅她的理由，但还是忍不住替她找借口：“有些事，恐怕人多反而不便，既然有苦衷，又怎能告于人知呢！”

他很快的便发现白愁飞并没有答腔，而且是阴沉着脸，在静泊的江边垂钓。

王小石也向船夫借了鱼竿、鱼丝、鱼钩、鱼篓，坐在白愁飞身旁钓鱼。

温柔才没有那么好心思。

她到岸上逛市肆看热闹去了。

良久，白愁飞没有钓着鱼，王小石的鱼竿也未曾动过。

白愁飞没有说话。

王小石也没有说话。

他只是陪他钓鱼。

岸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两人却只静静坐在堤边，垂着长丝。

岸上绿柳，随风摇曳，垂拂波心，遥远翠峰峦叠，白塔映江，皓云蓝天，晨光如画。

两人始终都没有说话。

到了晌午，温柔手拿了东一包、西一堆的好玩事物，兴高采烈的回来，便要催船开航了。

王小石说：“不再等一会吗？”

白愁飞头也不回，只说：“不等。”日头照在他的华衣上，却有一种寂静的感觉。

三人在船舱里用膳，有一碟是糖醋鲤鱼，温柔嘴馋动箸，笑问：“我猜是哪一个人钓的？”她用筷子指着王小石：“你！”王小石摇头。她垂眸侧顾，眼珠儿一转，又指着白愁飞：“一定是你！”白愁飞自是不答理。

温柔气得啪的放下了筷箸，努着嘴懊恼道：“两个都不是，是鱼儿自己跳上岸来，自行炒成一碟不成！”

王小石迅目瞥了白愁飞一眼，向温柔道：“不是我，不是他，只是船家买的。”

温柔这才想通了，不解地道：“咦？怎么你们钓了半天，什么都没钓着？”说罢就径自吃个津津有味。

白愁飞呷了一小口酒，回目问王小石：“怎么你也没钓着？”

王小石反问：“你呢？”

白愁飞道：“我的鱼钩没下饵，饵不足取，鱼是不会上钩的。”

王小石道：“我不是去钓鱼的。”

白愁飞道：“不去钓鱼，难道去被鱼钓？”

王小石笑了：“我只是去看鱼的。”他说，“鱼在水里，悠游自在，何苦要钓它上来？我们又不是非吃它不可，如果水里游的是人，下钓的是鱼，那又如何？”

白愁飞道：“但现在明明我们是人，它们是鱼。这世上的人一生下来就分有贫贱、富贵，也分聪明、愚笨、有幸与不幸，到日后弱为强欺，理所当然，如果鱼是人，人是鱼，鱼也一样把人钓上来，既然你我不是鱼，鱼就合当遭殃，世事大都如是。”

王小石望着岸上绿女红男穿梭纷忙，摇首笑道：“我们不是鱼？天公不正养了一大缸鱼，只看几时要抓一尾上来蒸的煮的煮的罢了！”

白愁飞冷哼一声，道：“可是我既下了钓，就要钓到鱼儿；如果被鱼拖下了水，或反被鱼钓了，那不是我的手不够稳，我的饵不够瞧，而是因为我本来诚意，不想钓它，反给它溜了。”

话未说完，温柔已夹给他碗里一个大鱼头。

温柔笑道：“你们人啊鱼的，不知是不是在堤上钓鱼闪了鱼仙，迷了鱼美人！来啊，先把鱼头吃了再说吧！”

白愁飞望向碗里，只见碗沿搁着的鱼头，正以死灰色眼珠瞪着他。

离京城较近，众人上了岸，打算由陆路走，三人以两百七十两银子，买下了三匹脚程有力的良骏，都是白愁飞付的银子。王小石过去牵马，温柔向白愁飞道：“不如雇轿子吧，大热头的天，这样赶程，敢情把人晒得皮焦唇裂。”

白愁飞没有好气：“你肉嫩，自己去雇吧，江湖风霜可不是让你这种大小姐寻乐子的！”

温柔睁着一双美目，嗔道：“你们两个大男人，难道就这样狠心的让一个女孩子让风吹、日晒、雨淋、尘染吗？”

白愁飞爱理个理的说：“像你打扮成这样男不男，女不女的，只在有便宜时就当女的，有快活时便充男的，还要我把你看作身娇体贵的大姑娘不成！”

温柔连吃了两次钉子，不由得她不恼，“你这算怎么回事？几天来，黑脸玄檀似的，谁得罪你了？告诉你，本姑娘可不是惯受气，也不惯让人出气的！”

白愁飞冷笑道：“我也不惯服侍大小姐的，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可要在马上赶程。”

温柔一听更气，心头就越发觉得委屈，“你不服侍大小姐，就光服侍田小姑娘？人家只字不留就走，难为你还又歌又舞的，姑娘可不领情，你就黑了几天嘴脸，要真的有种，跳下河去寻个痛快不好，何必在我面前充字号，称男儿本色！”

她这一番话，说得白愁飞按捺不住，正刺中他的伤口，于是大声道：“我服侍谁，我高兴，你管得着！王小石留你，我可没留你，你大可痴缠着他，天涯海角跟去，跟我可互不相干！”

温柔也被刺得好伤，简直是被刺着了骨髓，气得一张脸都红了，恨恨的道：“你好，姓白的，你得意！我就一个儿走，咱们开封府里见！”

白愁飞袖手哑然道：“好啊，请便，我就不送了，小石头正好回来，要不要扯他一道？”

温柔气得噙着眼泪，一窜身，就上了马，把绳缰抢在手里，打马而去。王小石不明究里，怔立当堂，望着那远去的动影出神。

隔了好半晌，白愁飞才向王小石歉然道：“小石头，这事是我不好，把她给气走了。”

王小石有点失魂落魄地道：“她……她还会回来么？她独自去京城么？”

白愁飞喃喃地道：“……我不知道。”

王小石以为温柔也会像上次在汉水旁一般，终于会悄悄的回来。

可是没有。

温柔再也没有回转。

他没有马上出发，多等了两天，结果还是一样。

白愁飞只好和王小石并骑赴京。

在京城，有一切好玩的事物，有任何可能的机会，有千金一掷的豪赌，有一笑倾城的美人，有仅在幻想中出现的一面，也有令人完全想像不到的一面。

在这大城里，也是活力的源泉，暮气的蒸笼，既是功名的温床，也是罪恶的深渊；是英雄得志之地，名士得意之所，亦是志士颓靡之处，好汉落魄的地方。

自古以来，多少英雄好汉，文人异士，来到此地，想一朝成名，一展身手，以图平步青云，衣锦荣归，但总是成功的少，失败者多。

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成功才显得特别可贵。

也就是因为这样，各地精英云集在京里，要崭露头角，除了过人之能，还要看时势，要靠运气。

所有的英雄，都因时势而成的。天下最不可为者，莫过于逆势而行。逆势逆时，往往不只是事倍功半，而是徒劳无功。逆势寸步难行，但天下最微妙者，也莫过于势，一般人以为是逆者，你只要先行一步，待大势突变，你就变成先知先觉，独占鳌头了；许多人往顺势处一窝蜂的钻营，到头来时势忽易，反落得一场空。

谁知道时势今天趋向哪一边？明日又站在哪一面？

谁知道今天走的一步，看来是绝路，但在十七、八步后，忽然成了一着活路？

谁知道自己今天走的是死路、还是活路？

谁能确知明天的成败？

白愁飞不知道。

王小石也不知道。

所以，他们到了城里半年，仍然不得志。

世间有许多事情，纵再聪明绝顶的人，也得要时间的摸索，经验的累积，成败的教训，才会有柳暗花明、游刃有余的一天。

白愁飞和王小石是能人。

一个能人总有出头的一日。“能人”本身就包括了在不可能的情形下有能力的，可是，“能人”也一样可能被忽略、被蒙尘、不被重视，也一样要度

过历劫受艰、怀才不遇的过程。

他们是有一身本领，但来到这个陌生的大地方，总不能靠杀人而扬名，如果他们这样做，除了被衙差追捕，甚至引致宫廷内的高手追缉之外，一无好处。他们知道城里的“六分半堂”和“金风细雨楼”，无时无刻不在明争暗斗，但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和他们两人无关。

他们虽然并不得志，但两人在一起，一起度过许多风和雨，成了知交。

知交是什么？

知交是在忧患时让你快乐起来，而在你冷时送炭，天热时送雪，有时也会在锦绣里添几朵花的人，但绝不会送错。雪中送炭固然重要，但锦上添花也十分必要。

知交也从不会要求对方付出什么。

因为只要对方是知交，便根本不会作出要求、不必作出要求。

王小石和白愁飞一起来了开封府，一齐被这地方的人排斥，一齐逐渐熟悉了这个地方，一起潦倒失意，一起醉倒街头……

他们也一起获取了不少经验，认识了不少人。

直至白愁飞手上的银子，快要用完……

直至一个雨天——

这样的一个下雨天。

白愁飞刚在市肆摊子上卖了几幅字画，他写得一手好字，也画得极具气派，但他就是没有名气。

没有名气，字画就得贱价出售。

要活下去，就得要钱，白愁飞宁可卖画，也不屑再去做那些不必本钱的买卖。

他在返回“大光明栈”之前，先兜去“回春堂”里看看王小石。

王小石在“回春堂”里当药师，“回春堂”是老字号的药局，他偶尔也替人接骨疗伤，甚有神效，在这方面，倒颇受药局东主的赏识。这对王小石而言，这也是一种“卖艺”，但总比“卖剑”的好。

白愁飞挟着几卷字画，折到“回春堂”时，王小石也正好要休歇了，两人如常一般，要走到“一得居”去叫几碟小菜，加上一壶酒，谈文论武说天下，这是他们来到京城之后，最快活自在的时候。

可是，在他们两人会合了之后，雨就开始下了起来。

开始只是一滴、两滴、几滴，后来是密集了起来，天灰黯得像罩下了罗网，连飞鸟也惶惶莫已，路上行人纷纷抱头鼠窜，王小石和白愁飞知道雨要下大了，“一得居”又在长同子集那儿，这地头只是苦水铺，全是贫民寒窟，没处躲雨。

两人用袖遮着，窜入一处似被火烧过的残垣里，那地方虽布满残砖朽木，杂草丛生。但还有几片罩顶瓦盖，未曾塌落，还可以作暂时避雨之地。

两人狼狈的掠入这片废墟子里，匆忙的抹去襟发上的水渍，更怕沾浸了字画，白愁飞解下巾帕，抹干水迹，王小石也过来帮忙，墟外雨下得越发滂沱，墟内越发灰暗，两人心里都掠过一种惨淡、失落的感觉。

——大概这就是失意的心情吧？

——两人竟为了几幅可换取蝇头小利的字画，如此紧张！

两人都同时感觉得出对方所思，苦笑了起来。

这种笑意其实并不十分苦涩，只是十分无奈。

英雄落难时，最不喜欢谈落难，这跟凡人稍遇挫折，就埋怨个没完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只好找话说。

王小石拨去发上的水珠，笑道：“这雨，下得忒大哪！”

白愁飞伸脖子张望天色：“这雨可得要下一阵子——”忽然看见四个人，冒雨跑了进来。

经过这废墟前的一条小路，一旁尽是枯竹苇塘，另一旁则是民宅破居，这小路却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将军胡同”，这四人便是队墙角旁闪窜出来的。

由于躲雨之故，行色匆匆，白愁飞也不觉诧异。

四人进入废墟里，两人留在人口处探看，两人走了进来。

进来的两人中，有一人甚是高大、威猛、相貌堂堂，精光矍矍的眸子往王小石和白愁飞横扫了一眼。

另一人忽然咳嗽了起来。

咳得很剧烈。

他用手帕捂住嘴唇，呛咳得腰也弯了，整个人都像龟缩了起来，连听到他咳声的人都为他感到断肠裂肺的艰苦。

那高大威猛的人想过去替他揩抹淋湿了的衣发。

咳嗽的青年摇头。

他手里的白巾已沾上触目一染红，而他双眸像余烬里的两朵寒焰。

王小石向白愁飞低声道：“他的病害得可不轻。”

白愁飞道：“我们也快害病了。”

王小石问：“什么病？”

白愁飞道：“穷病。”

两人都笑了起来。白愁飞道：“难怪有人说穷会死人，再这样穷下去，别的不说，志气便先被消磨掉了。”

王小石道：“人说开封府里卧虎藏龙，看来，很多虎都只能卧，许多龙仍在藏……”

这时候，那青年咳嗽声已经停了，只是胸膛仍起伏不已，一步挨一步的走到王小石和白愁飞身边，三人横一字平排似的，都在茫然的看着外面交织成一片灰濛濛的雨网。

雨仍下着。

下得好大。

好大。

十一 雨中废墟里的人

白愁飞望着雨丝，牵动了愁怀，喃喃自语地道：“好大的雨。”

王小石在旁不经意的搭腔道：“雨下得好大。”

那病恹恹的公子居然也凑上了一脚，凝望着在檐前挂落眼前的雨线，道：“真是场大雨。”三人都同是在说雨，不禁相视莞尔。外面尽是雨声。一位老婆婆，衣衫褴褛，白发满头，蹲在墙角，瑟瑟缩缩的大概在拾掇些别人废弃的破罐烂毡。

一面崩败塌落的墙垣上，经过一只蚂蚁，那高大堂皇的汉子看它足足爬了半天，被外面刮进来的风吹着了又停，被外头卷进来的雨溅到也停，忍不住伸出食指，想把它一指捺死。

那病容满脸的公子忽道：“茶花，你等不耐烦，也不必杀死它；它没犯着你，又没挡着你，它也不过同在世間求生求活，何苦要杀它？”

那高大威猛的人立即垂下了手，道：“是，公子。”

那公子其实年纪不大，脸上却出现了一种似大人观察小孩子时候的有趣表情，问：“你怕花无错找不到古董？”

那高大威猛的人不安地道：“我怕他会出事。”

脸有病容的公子望向被雨丝涂得一片黯灰的景物，双目又沁出了寒火：“花无错一向都很能干，他不会让我失望的。”

那瘦骨伶仃的老婆婆，可能是因为天气转寒更逢秋雨之故吧，全身格格的打着颤，披在身上的破毡也不住簌抖着。那公子道：“沃夫子。”

那两名在近阶前看雨的汉子中，其中一名帐房先生模样的人即应道：“是。”

病公子道：“那婆婆也可怜。”

沃夫子即行过去，掏出了两锭银子，要交给那凄惨的婆婆。老婆婆大概毕生也不曾梦想过有这样的施舍，整个人都愣住了。

这时候，忽听剩下一名在檐前看雨的汉子低低唤了一声：“公子。”

喜色在病公子脸上一闪而没：“来了？”

这汉子转过脸来，只见他半边脸黝黑，半边脸白嫩，向病公子身后的残垣一指，“花无错来了，他背上还背着一个人。”

王小石和白愁飞都微微吃了一惊。

原来这汉子不是“看见”有人来了，而是“听出”背后有人走近；在这滂沱大雨里，来者又步伐奇轻，连白愁飞和王小石都不曾听出有人逼近。

茶花也循这汉子指处望去，也高兴的道：“花无错背的是古董，古董给他擒住了。”

病公子微微地笑着。

王小石和白愁飞相觑一眼：原来古董不是古董，而是人。

花无错背着一个人，在雨里像一支破雨裂网的箭，俯首就冲进废墟来。

他一来就向病公子跪禀：“属下花无错，向楼主叩安。”

病公子淡淡地道：“我已经一再吩咐过，这种虚礼，谁也不要再行，你要是心里尊重，便不必在口头上奉承，楼子里全以平辈相称，更何况还在敌人重地！你难道忘了吗？”

花无错道：“是！公子。”

白愁飞和王小石惊骇更甚。

原来眼前这个满脸病容、呛咳不已、瘦骨嶙嶙、神色却森寒冷傲的人，竟然就是名动天下的“金风细雨楼”楼主：

苏梦枕！

——没想到却在一个雨中废墟里，遇上了这武林中的传奇到了神奇的人物。

只听苏梦枕又问：“事情办得怎样了？”

花无错道：“古董已经押来了。”

“很好，”苏梦枕道：“弄醒他。”

花无错双手疾戳，在那被擒者的背上点了几下，又迎脸掴他四、五记耳光，茶花在檐下水畦舀一把水，“霍”地泼在他的脸上。

那人悠悠转醒。

苏梦枕冷冷的瞧着他醒转。

那人一睁眼，看见面前站的是苏梦枕，震了一震，失声道：“苏……公子！”

苏梦枕侧首看进了他的眸子里：“古董，你果然有胆色，可惜没有义气。”

古董猛的摇头，苦笑着说：“公子明鉴，公子一向对下属行止，瞭如指掌，公子身边的六大亲信里，要算我的胆量最不行！”

“你不行么？”苏梦枕神色里隐带一种郁躁的寒傲，就像冰里的寒火一样，“你行的。就算是现在，你眼色里也没有真正的惧意。我倒一向看走了眼了。”

古董只一味的道：“公子明鉴，公子明鉴。”

王小石向白愁飞低声道：“那是他们‘金风细雨楼’内的纠葛，我们还是避一避的好。”

白愁飞冷然道：“外面正在下雨。”

王小石踟躇了一下，白愁飞道：“开封府也不尽是他们的天下。”他停了一停又道：“我们脚下占的位子也决不算多。”

这一句话倒提醒了王小石。王小石压低声音道：“这苦水铺倒一向是‘六分半堂’的重地，苏公子在此处拿人，可以算是身入虎穴。”

白愁飞点头道：“连‘金风细雨楼’的楼主都亲自出动，决不会是小事。”

只听苏梦枕沉声地道：“现在，沃夫子、师元愧、茶花、花无错和你，只差了一个杨无邪，五个人会齐来了，你来告诉我，我一向待你不薄，因何你脸也不翻就将六个分舵四百多人，全骨头不剩地卖给了‘六分半堂’？”

古董垂下了头，说不出话来。

苏梦枕道：“你说呀。”

茶花在一旁冷笑道：“你没想到会给我们逮着吧？你以为躲在‘苦水铺’里，就可以缩着头享尽富贵荣华？你既能把楼里千多人变成孤儿寡妇，你就算躲到天涯海角，我们也会把你揪出来！”

苏梦枕道：“要不是花无错，我们也不知道‘六分半堂’在‘苦水铺’的实力，近半月来已转移阵地，驻在‘破板门’那地带。这次我们几个一起共过患难、创帮立道的人，一同出来，为的只是问你一句：你为何要这样做？！”末一句如同霹雳雷霆。

古董的身子震了一震，嘴里噙了一噙；那阴阳脸的汉子仍守着阶前，沃夫子则在老太婆身前，等于盯在王小石和白愁飞的背后，以防这两个不知来路的人猝起发难。茶花叱道：“说！”

他气虎虎的又道：“你说！你怎么对得起公子，对得起咱们！”

古董蓦地抬起头来，反问：“你真的要我说？”

茶花怒笑道：“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古董毅然道：“好，我说。”

他一口气把话说完：“你们就坏在要我说这一节上。”

他这句话一说完，场中便起了惊天动地的变化。

这变化之巨，连白愁飞与王小石在旁，也完全被震住。

古董倏地弹了起来。

看他本来的样子，身上至少还有四、五处穴道被封闭，但他这一弹而起，却是蓄势已久。

他手中亮出一柄青刃。

青刃闪电般没入茶花的腹中。

这青刃是由下搠上的。

茶花脸上的表情，正是心肺被割裂的痛楚。

同一霎间，苏梦枕正想动手，花无错已经动“手”。

他又一低首。

他背上至少有二十五种暗器，同时射向苏梦枕，每一种暗器的尖端，都闪着汪蓝，显然是涂上奇毒的，而且全是劲弩机括所发射的，快、疾、准、毒，正是避无可避、闪无可闪！

苏梦枕的心神，被古董的倏然出手，分了一分；而他的意志，正集中在救援茶花上——他的亲信花无错就在这一霎向他下了辣手。

苏梦枕大叫一声，他身上淡杏色的长袍，已在这电光石火间卸了下来，一卷一回一兜一包、卷回兜包四个动作同一霎间完成，漫天暗器全都隐没不见。

只有一枚，像一粒绿豆般大小，钉在苏梦枕的腿上。

沃夫子乍见情势不妙，身形一动，正待往苏梦枕那儿掠去！

那老婆婆却陡然把身上的烂毡一扬，向沃夫子迎脸扫来！

——腥风扑脸！

沃夫子马上警觉：这是祁连山豆子婆婆的“无命天衣”，沾上都难免全身溃烂而死，更何况是被当头罩着？

“无命天衣”带着劲风。

沃夫子就随着急风飘起。

一飘，飘到梁上，再飘，飘向废墟中央：他的目标仍然是先救援苏公子、自身安危还在其次！

他的身形轻而快。

但有三枚暗器比他更轻而快！

沃夫子警觉得也快！

只不过他想要闪躲时，三枚无声无息至无形的细针，已钻入了他的背脊。

一幢残墙砖飞土裂。

发针的人冒了出来，只见一个光头和尚，左手托钵，颈挂念珠，右手发针，全身却穿着极其讲究的锦袍华衣！

这人原来一直就埋伏在墙里。

这人匿伏在墙里已不知有多少时候，但为的只是要发这三口比发还细比风还轻比电还急比雨还透明的针。

骤变迭生，一变再变。

沃夫子前掠的身子，突然搐了一搐，可是，他的势子，并不因而稍减。

他已掠到苏梦枕身前，一扬手，跟花无错对了一掌，花无错大叫一声，疾吐了一口血，急退。沃夫子回身又劈出一掌，古董双掌接实，也喊了一声，退飞丈外，口角溢血。

这时，那老婆婆已然追到，沃夫子又反身一掌，老婆婆举臂一格，退了七、八步，仍把不住桩子，沃夫子仍想再劈，但闷哼一声，身形一顿，眼角、鼻孔，都已溢出棕黑色的血丝来。

豆子婆婆、花无错、古董，才缓得一口气，又向沃夫子逼来。

他们都知道，这是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也是立绝世功名的时机。

谁都不愿意放过。

而且谁都不能放过。

因为箭已在弦上，不得不发。

——一旦发而不中，苏梦枕一定会找他们算帐！

苏梦枕猛掀开袍子下摆。

那绿豆般的小暗器蓦然就嵌在他左腿上。

他想也不想，手中就多了一柄刀。

多么美的刀。

像美丽女子的一声轻吟，动魄动心。

刀锋是透明的，刀身绯红，像透明的玻璃镶裹着绯红色的骨脊，以致刀光漾映一片水红。

刀略短，刀弯处如绝代佳人的纤腰，刀挥动时还带着一种像音籁一般的清吟，还掠起微微的香气。

这是柄让人一见钟情的刀。

同时也令人一见难忘！

因为苏梦枕第一刀就砍向自己。

他剜去了被那颗“绿豆”沾上的地方和旁边的一大块肉。

他切下自己的一块肉，犹如在树上摘下一粒果子——伤处鲜血迸溅、血肉淋漓，一下子湿了裤袜，他却连眉都不皱。

他的咳嗽，也神奇的消失。

他左手使刀，剜去自己腿上一块肉，右手已扣住了沃夫子的背门。

那柄奇异的刀，也突然红了起来。

他右手像弹琴似的挥、点、戳、拍、推、拿、揉、捏，每一下俱丝毫不失。

他左手刀却封杀了豆子婆婆、花无错、古董的抢攻！

而且一刀就刹下了古董的头！

豆子婆婆和花无错惊惧、急退。

花无错眼见古董的头颅飞了上来，还瞪着一对眼珠子，不禁撕心裂肺的狂喊：

“红袖刀！”

——红袖刀！

苏梦枕右手仍在救护沃夫子，左手刀已先杀了一名劲敌，退了三名大敌！

这一刀砍下一名敌人首级之后，刀色更加深烈。

——这实在不知是柄神刀，还是魔刀？

——拿刀的人，也不知是个刀神，还是刀魔！

沃夫子飞身营救苏公子的同时，那华衣托钵的光头和尚，也全身掠起，要拦截沃夫子。

但茶花截住了他。

茶花拔出了递入他心脏的匕首，跟那和尚斗在一起。

因为他只知道一件事：

只求苏公子有机会喘息！

——只要让苏梦枕有机会喘一口气，他就算死，也可以无憾！

不只是茶花是这样想法，沃夫子也是这般想法，连师无愧，也是这种想法。

废墟里，苏梦枕、沃夫子、茶花同时遭受花衣和尚、豆子婆婆、古董、花无错的狙击，然而在阶前把守着的，还有个阴阳脸的师无愧！

——可是，敌人既然要杀苏梦枕，又怎会让师无愧闲着！

几乎是同一霎间，那苦水铺的寒窟旧墙，全都倒塌下来：

至少有四百支劲弩一齐弯弓搭箭！

师无愧不能闪躲。

——他一躲开，这些箭就会射向苏公子！

师无愧只有硬挡。

两百多支箭齐发，他至少挡了一百八十支，他使的是一柄龙行大刀，大刀舞得虎虎作响，只见刀花不见人影，但他不能让任何一箭射入墟内，所以还是中了两箭！

第一轮箭刚射完，轮到第二排箭手发箭。

师无愧狂嚎一声，一刀横扫，把一大片残垣扫倒！

密雨、阴天，加上垣塌墙崩，箭手一时也拿捏不准，师无愧拖刀回援，一刀逼退花衣和尚，茶花已软倒在他的怀里。

茶花的一张脸，已变成惨绿色。

另一边苏梦枕一手使刀，已杀了一人，惊退二敌；另一掌内力源源逼出，只见“波波”二声，沃夫子背部已有两枚透明的针，逼跳出来，落在地上。

沃夫子哼了一声，满脸红光，惨笑说：“公子，我不行了，我不及运功抵御，其中一枚‘化骨针’，已上了脑——”

这时花衣和尚、豆子婆婆、花无错全都退去，那四百名箭手，已抢进墟内，团团包围，即又分作两排，一排疾蹲下去，另一排立着瞄准、即要发箭！

十二 一个从来都不怀疑自己兄弟的人

“明枪易挡，暗箭难防”。——其实明箭也不易挡。像遇上这种团团包围、训练有素的箭手，等他们把筒里的一百支箭发完时，包管就算是燕狂徒复出，李沉舟再世，也一样只有变成刺猬，没有办法反击。第一排箭手已经发箭。苏梦枕突然做了一件事。他抓起地上古董的尸首，往师无愧身前就一扔！——此举救了师无愧！师无愧立时就以古董的尸体为盾。沃夫子却大叫跃起，全身旋舞了起来。他护在苏梦枕的身后。苏梦枕只要搪开左右及前面射来的箭矢。所以，这一轮箭之后，沃夫子“砰”地撞在地上，但并没有倒下。他已成个箭靶。箭支顶着他的躯体，只斜挨着没有仆倒。师无愧又挨了两箭。茶花则着了四箭。第二排箭手，又拟放箭。——这些没完的箭。就像雨一般！

苏梦枕眼里终于流露出一种神色。

——英雄落难、穷途末路的神色。

就在这个时候，整整齐齐的弓箭手，忽然像波分涛裂似的，逐个踣倒在地，未仆地不起的，忙掉头应战，但都如滚汤淋雪，当者披靡。

两个年轻人窜高伏低，遇者当殃，不消一回，已倒下四、五十人，其他的箭手，发现包围已不成包围，一想到苏梦枕的刀，全都吓得丢弓弃箭、抱头鼠窜。

——一群人的好处是在团结齐心的时候，足可众志成城；但坏处是一旦各自为政，则成了乌合之众。

——只要有一人想开溜，人人都生逃命之意。

结果，除了倒下去的人外，有八成的箭手，都是不战而去的。

当猝击突然发生的时候，王小石与白愁飞已发现不对劲，一溜烟、一抹影似的逸出了废墟。对方的主力都集中在苏梦枕的身上，自没功夫去理会他们。

当箭手包围了废墟的时候，白愁飞问王小石：“要不要出手？”

王小石道：“要。我看苏公子的人挺良善的，对部下也好。你看呢？”

“这也是个晋身的好时机。”

“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说。”

“请尽量不要杀人。”

“可以。”白愁飞疾道，“我不是为了你要求，而是为了自己：我也不想‘六分半堂’的人仇视我，更不想与雷损为敌。”

说到这里，不过才几句话，但几句话的功夫，眼看苏梦枕已难逃厄运，王小石和白愁飞立即出手：

他们自弓箭手的后方攻了过去；一上来就先声夺人，制住了敌人的胆魄。

白愁飞运指如风，他是指叩穴。

王小石是以手沿作刀，凡所砍处，不重不轻，只把人击晕。

当两人一出现，苏梦枕眼里的神色，又变得孤傲、冷傲，甚至是刺骨的寒傲。

他过去看沃夫子。

沃夫子满身都是箭，成了箭垛子。

他再去看茶花。

茶花已经死了。

但一双眼睛并没有合拢，他瞪着双眼，充满着不甘与愤慨。

苏梦枕俯身说了一句话。

“我会替你报仇的。”

说得斩钉截铁。

残瓦上忽滴落一滴雨珠，正好落在茶花眼眉下、眼眶上，茶花的眼忽然合了起来，神态也安详多了，就像听了苏梦枕这一句话，他才死得瞑目似的。

苏梦枕缓缓站了起来。

这时候，王小石和白愁飞已稳住了大局，师无愧着了五箭，但没有伤着要害，箭仍在肉里，他并没有把它拔出来。

他黑的一片脸更黑，白的一片脸更白。

苏梦枕问他：“你为什么不拨箭？”

师无愧仍像标枪一般的悍立着：“现在还不是养伤的时候。”

苏梦枕道：“很好。古董叛了我们，卖了五百名弟兄，我叫花无错去逮他回来，结果，我身边六名好兄弟，只剩下你和扬无邪了。”他双目中又发出寒火，“沃夫子和茶花的死，是因为古董和花无错。古董死了，花无错也一样得死。”

师无愧说：“是。”

王小石看看白愁飞。

白愁飞望望王小石。

白愁飞禁不住扬声道：“喂，我们救了你，你也不谢我们一句？”

苏梦枕淡淡地道：“我从来不在口头上谢人的。”

王小石道：“那你也不问问我们姓名？”

苏梦枕道：“现在还不是问名道姓的时候。”

王小石奇道：“什么时候才是时候？”

苏梦枕一指地上躺着的沃夫子和茶花的尸首道：“待报了大仇，还有命活回来的时候。”

白愁飞冷笑道：“报仇是你们的事。”

苏梦枕道：“也是你们的事。”

白愁飞道：“我们跟他们两人毫无交情。”

苏梦枕道：“我跟你们也毫无交情。”

白愁飞道：“救你是一时兴起，逢场作戏。”

苏梦枕道：“这游戏还没有玩完。”

王小石诧异道：“你以为我们会跟你一起去‘报仇’？”

苏梦枕摇头。“不是以为，而是你们一定会去。”

王小石更是愕然。白愁飞问：“你准备什么时候去？”

苏梦枕冷笑道：“什么时候？当然是现在。”

“现在？！”

白愁飞和王小石全都吓了一跳。他们是有眼睛的，自然看见苏梦枕身上的伤，和身边只剩下一名手下。

王小石忍不住道：“可是……你只剩下一个受伤的弟兄。”

“我受伤，他受伤，其余的，都死了，”苏梦枕笑了一笑道，“我们都不能就这样回去：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时机？”

他寒电似的双目，向王小石和白愁飞各盯了一眼，两人仿佛都感觉到一

种彻骨的寒，“‘六分半堂’的偷袭刚撤，不管他们是在庆功还是在布置，我们这一下街尾回袭，连楼里的实力也不调派，他们决料不及，意想不到。如待日后，他们必定保护花无错，以他为饵，诱我们来杀他，但我们现在就下手！”他脸上出现了一种极度傲慢之色，“何况，战可败，士气不可失，‘六分半堂’毁掉了我四个人，我也要让他感到如失右臂！”

然后他君临天下的道：“无愧，准备好了没有？”

师无愧即叱应了一声道：“准备好了！”他身中四箭，还像个铁将军似的，横刀而立，威风凛凛。

苏梦枕道：“你说，‘六分半堂’的人，会护着花无错退去哪里？”

师无愧道：“破板门。”

苏梦枕道：“几成把握？”

师无愧道：“六成。”苏梦枕道：“好，有六成把握的事，便可以干了。”

白愁飞忽然道：“你现在就走？”

苏梦枕笑了一笑，就像脸肌抽搐了一下，道：“难道还等雨停？”

白愁飞道：“这一地上的人，只是受制，你若不把他们杀了，他们便即刻通知防患。”

苏梦枕傲然道：“我不杀他们。第一，我从不杀无名小卒、无力反抗的人。第二，如果我现在出发，他们再快，也快不过我的行动。第三，如果我要攻击他们，根本就不怕他们有防备。我要攻击的是整个‘六分半堂’，不是任一名弓箭手。”

王小石忽然道：“不好。”

苏梦枕倒是怔了一怔，道：“什么不好？”

王小石道：“这样好玩的事，我不去不好！”他说着，把裹着剑鞘的布帛扯开，丢弃。

苏梦枕双目中的寒焰，也似暖了起来。

白愁飞一跺足，发出一声浩叹：“这样有趣的事，又怎能没有我？”他说这话的时候，把腋下的字画弃之于地。

苏梦枕眼中已有了笑意。

但很快的，他的眼里又似这阴雨天气一般森寒。

他一耸身，已掠入雨中。师无愧紧蹑而上。

“‘六分半堂’总共有十二位堂主。霍董死于湖南之后，剩下十一名，刚才出手的是七堂主豆子婆婆和八堂主花衣和尚。这干弓箭手全都经过严格的训练，十堂主‘三箭将军’料想必在。一向守着‘破板门’地带的，还有雷家子弟雷滚。”师无愧在一路上向王小石和白愁飞简略说明敌人的情形，“这次雷损并没有出手，想必是听花无错的走报，‘金风细雨楼’的四大神煞里的薛西神和莫北神会于‘竹苇塘’，他大概要亲自出动，除掉这两个心腹大患，所以双管齐下。”

王小石好奇，听了便问：“那么薛西神和莫北神岂不危险。”他想起了赵铁冷那微妙的受伤。

“其实，这消息是假的，雷损只去扑一个空，搞不好还会踩上我们布下的陷阱；”师无愧道，“楼里有杨兄弟和郭东神布置妥停，也不怕雷损率人掩扑。”

白愁飞即问：“既然你们一早就提防花无错，为何又上了他的当？”

“我虚设这个消息，根本不是要讹花无错的，我也不知道谁是‘六分半

堂’派来的卧底，谁是内奸，我只是把假消息放出去，直至赴苦水铺之际，才告诉了同行的人，想必是花无错为了贪功，还是要行险一试，若雷损无功而返，而他们这一组人却取了我的性命，岂不更见高明！”他冷笑一下，道，“其实，就算他今天能杀了我，他这等作为，雷损也不会容他的。雷损是什么人！”

雨浸湿了他一双诡异的黑眉，眼中的寒火却未被淋熄：“我从来都不曾怀疑过花无错……我从来都不怀疑我的兄弟的！”

他们在雨中奔行，逆着风，逆着雨势，都感觉到一种激烈的豪情。

这一股豪情，把他们四个人紧紧缩结在一起。

——人生路正漫长，但快意恩仇几曾可求？一个人能得一痛快的时候，何不痛快痛快，痛痛快快！

白愁飞的机心，王小石的懒散，被苏梦枕所激起的傲慢，全涌起了一股战志，连同战神一般的师无愧，一同奔赴“破板门”。

——破板门究竟是什么地方？

破板门其实是三条街的统称。由于这三条街的共同出口都要经过一道破旧的牌坊，而三条街的后巷都围着一道板堵子，因为街后连接着拣石坑，那儿有一片十几亩地的地坪，通常有牛羊放牧。这破板门三条街住着的人家，大都是权贵富人，后街却是贫窟破寮，所以前街的人极不愿被牛羊骚扰，便建了木堵围着，年月一久，板堵经风吹日晒，破旧不堪，所以人们都称这三条街为“破板门”，同时有着奚落这一带有钱人的意味。

这三条街的物业，都属于“六分半堂”的。

在第二条街的第三向大宅中厅堂上，有好一团人。

但这一群人里，只有五个人是坐着的。

其中四个人都是“六分半堂”的分堂堂主。

这四个人，除了花衣和尚、豆子婆婆、“三箭将军”，以及五堂主雷滚外，另外一个能有资格坐在椅子上的，看来就是花无错。

花无错看来垂头丧气，时如惊弓之鸟。

花衣和尚与豆子婆婆也坐立不安、无精打采；连高大威猛的三箭将军，神情也显得有点紧张。

只有一个人安定如恒。

而且极度自信。

那人坐在大堂首位。

他的地位最高。

也极有权威。

他是雷滚。

雷滚的自信，除了来自他是雷家嫡系的当权派系之外，是来自他的一对“飞天双流星”。

“六分半堂”里姓雷的有三百七十多人，其中高手大不乏人，但他仍能在“六分半堂”里稳坐第六把交椅，自然有过人之能。

能踏上“堂主”之职的雷氏子弟，还有二堂主雷动天、三堂主雷媚、四堂主雷恨。

这是雷滚另一个极度自信的原因。

因为他万一出了事、闯了祸，二堂主、三堂主、四堂主全会为他掩护、为他求情，就算总堂主雷损再大公无私，也很难会责罚到他的身上。

这次的行动，是他一手策动的。

当然上头也有授意给他，不过他也还没弄清楚，这“杀苏梦枕”的行动，究竟是大堂主狄飞惊的计策，还是总堂主雷损的意思。

——不过想必不是雷损的主意。

——外面人人都说：这几年来，“六分半堂”的天下已给“金风细雨楼”瓜分，势力已渐被取代。

传言里更有：雷损就像一只掉光了牙的老狮子，遇上了年轻力壮、箭利叉锐的猎手苏梦枕。

——雷家的势力已给打得无还手之力！

雷滚当然不忿气。

他绝对相信，以“六分半堂”现有的实力，决不在“金风细雨楼”之下，只不过在官府朝廷上，“金风细雨楼”是强上一些，但若论在各地潜伏的力量，以及多年来与黑白两道、绿林武林和官方势力之间的结合，还远在“金风细雨楼”之上。

——“六分半堂”与“金风细雨楼”绝对是可以一拚的！

——他不明白近几年来，为什么雷总堂主老是避让，以致“金风细雨楼”步步进逼！

——他才不相信那痨病鬼苏梦枕有多大能耐！

——再这样忍让下去，“六分半堂”可退无可退了！

雷滚决定要予以回击。

他要对“金风细雨楼”施予颜色。

所以他不管究竟是谁的意思，他都要展开行动，准备一举格杀苏梦枕。

——可惜功败垂成。

今天的结果，让雷滚十分失望：围杀的人不但仓皇败退，连深潜入“金风细雨楼”的“古董”余无语，也在斯役中丧命，另一个卧底花无错也泄露了身分，这使得“六分半堂”在“金风细雨楼”里埋下的耳目大受重创。

本来，对方也折损了两员大将，那就是“茶花”和沃夫子；可是，败退回来的花衣和尚、豆子婆婆和三箭将军，还十分畏惧会遭到苏梦枕的报复，这使得雷滚更暴跳如雷。

——苏梦枕是什么东西！我不相信他有三头六臂！

——这干没用的饭桶，吃了亏回来，还怕成这个样子，没了丢了“六分半堂”的颜脸！

雷滚按照上头的指示，先作了一些安排，然后任命十一堂主林哥哥把守“破板门”要塞，他自己再召众商议应对之策。

他当然不怕苏梦枕来犯，因为：第一，他曾六次击退企图攻陷“破板门”的敌人，其中一次，还是“迷天七圣”率三百名奇兵突袭，但都被他率众一力击退；第二，苏梦枕惊魂未定，身陷敌人阵地中，只求逃出生天，怎顾得了反攻？

故此雷滚好整以暇。

他要先听听七堂主、八堂主、十堂主等人有什么意见。

他喜欢让他们先把话说清楚，然后才作出总结，并提出比他们更高明的意见，来显示他的高人一等。

他觉得这是显示权威的法子之一。

而且也只有已经有了权威的人，才能够利用这个方法。

这使他分外感到人在权势里的春风得意。

十三 刀与人头

“苏梦枕不是人！”

“那种情形之下，他着了花无错的‘绿豆’，我、古董、花无错一齐截击他，还有外面四百张强弩对准着他，可是他只要一刀在手——”

“他一刀就剝去自己腿上沾毒的一大块肉，一刀就逼走我和花无错，再一刀就杀了古董，那柄魔刀饮了血，更红！”

“如果我们走迟一步，只怕——”

“苏梦枕的刀，不是刀，他那一刀不是对着我们发，但令我们感觉到无可抗拒的震怖，我们只有速退，那一刀的恐怖，我们前所未见。”

“可是，遥望苏梦枕砍向古董那一刀，妖艳得见所未见，看来那么风华绝代，令人无法相拒，古董便被一刀身首异处。”

“这是什么刀？！”

“苏梦枕是什么人？！”

“人怎能使出这样的刀！”

豆子婆婆犹有余悸，想到那一刀的艳冶与畏怖，本来正向雷滚禀报的话说成喃喃自语，接近语无伦次。

“我躲在墙里，闭住了呼吸，闭住了杂念，甚至完全连脉搏和心跳也闭住了，为的是不让姓苏的王八蛋发现，所以，我才能一击得手，沃夫子着我三口‘化骨针’，要不然，以沃夫子的‘少阳摔碑手’，谁都不易制得住大局……”

“我又力战茶花，逼他毒发身亡；更敌住师无愧，让他无法过来抢救姓苏的王八蛋，可是，却忽然冒出了那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否则，姓苏的早已躺在地上，不能再在江湖上充好汉了！”

花衣和尚额上有着密密麻麻的水珠，也不知是汗，还是雨水？要不是他额上烧着香疤，瞧他花衣锦袍，准以为他只是秃头，并非和尚。

“我安排好了四百张快弩，本要在苏公子身上穿四百个窟窿，但那两个人突然出现，使我们的战阵有了缺陷，阵脚大乱——”

“世上有很多事情，都是在无意间造成的，有很多微不足道的小事，或是一时之念，日后可能造成极大的影响，甚至是可以易朝换代，改写青史。我觉得这次行动，事先没有考虑到这些意外的事件，是失败的主因。”

三箭将军虬髯满脸，胡子长得浓密如乱草，但一张脸却极瘦削，双颧高窄，眉毛也乱而浓，所以乍看过去，在头盔下只有大团小团的黑，而看不到脸容。

“完了。”

“苏梦枕是有仇必报的！”

“你们说过这次行动一定把苏梦枕置于死地，我才敢动手的；可是，这样子重要的行动，怎么总堂主不来？怎么大堂主也没出现？”

“现在苏梦枕不死，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至少，他一定会来杀我的。”

“五堂主，你要为我主持公道。”

花无错全身都在发着抖。

他从来没有那么害怕过。

以前他面对生死关头，毕竟还有勇色豪情，但他现在却觉得全然的徬徨与无助，因为他忽然失去了让他勇和豪的力量。

——这“力量”是什么？

——为什么在他“出卖”故主的时候，狙杀他的“兄弟”之后，就突然消灭无踪呢？

现在轮到雷滚说话了。

他的一双稜稜生威的大眼，如雷动一般滚扫地去；豆子婆婆、花衣和尚、花无错、三箭将军全都有被雷霆辗过的特异感觉。

雷滚说话的语音也似雷声滚滚。

“豆子婆婆，你这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其实你们这次也干得并不坏，至少已杀了痨病鬼手上的两员大将，把他吓住了，少不免要对内部大事整饬，这是无过有功。姓苏的只是人，人使的刀，也只不过是刀，你怎么越活越回头了？”

“这次剿敌战，大家都冒了点险，人人有功，花衣和尚居然还要争首功！如果杀了姓苏的，你争的还情有可原，但现在姓苏的还未死，你争个啥！”

“鲁三箭你这话算是自省、还是推诿责任？别忘了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你领四百张弓，射杀不了一个痨病鬼，如果要作检讨，恐怕你自己也还没把事情弄清楚吧！”

“这个行动一旦展开，我们就不怕姓苏的报复！最好那痨病鬼敢来，我雷老五在这里候着他，花无错，你押的这一注，错不了，别魂飞魄散的当不上汉子！”

雷滚又“盯”了每人一眼，直到他自觉眼神足可把人整得痛入心脾，然后才道：“姓苏的这次受了伤、死了人，至少要一番整顿，这番挫一挫他的锐气，也是极好的事，是不是？”

当他问“是不是”的时候，他期待别人回答“是”的时候，自然不希望听到“不是”。

如果他要别人回答“不是”的时候，他的问题自然就不让人能有答“是”的机会。

——有些人在会议的时候，根本希望人只带耳朵，不必带嘴巴；当然，在需要赞美或附和的时候是例外。

就在他问“是不是”的时候，外面喧哗的雨声中，陡然变为一种刺耳的铁笛尖啸声。

笛声刺耳，此起彼落。

雷滚的脸色变了。

三个穿宽袖短襟绉袍高腰袜的汉子，一齐进入中堂，一齐跪倒，雷滚即道：“说！”

后面两人，站在一旁，当先一名汉子道：“前街有敌来犯，十一堂主正在全面抗敌。”

花无错听得脸如死灰，全身一震。

雷滚只“嗯”了一声，道：“好大的胆子！”忽又“嗯”了一声，即向三箭将军道：“你带人去守后街！”他闷雷似的道：“是！”飞步而去。

花无错失神的道：“他……他来了！”

雷滚深吸一口气，连下七道告急请援令，心想：总堂主和大堂主究竟在哪里？不然，老二、老三、老四至少也要来一来啊！

不过他随即想到：自己将与名动天下的苏梦枕对决时，手心都因奋亢而激出了汗！

他稍微凝摄心神，道：“好，他来了，我们这就出迎他去——”

陡听一个声音道：“不必了。”

声音就响起雷滚的身前。

然后就是刀光飞起。

一片刀光，撇下了花无错的人头！

刀光来自那两名侧立的汉子。

雷滚大喝一声，左重九十三斤、右重五十九斤双流星飞袭而出，这种奇门兵器又以不同重量的流星锤最难收放，而一旦练成，又是最难招架的兵器，远攻长取，杀伤力大！

流星锤打出，人已不见。

人随着刀光。

刀光艳艳。

刀轻轻。

刀飞到了花衣和尚的光头上。

花衣和尚大叫一声，手上铜钵，飞旋打出！

他手中的一百零八颗铁稜念珠，也呼啸而出！

同时间，他的人也破窗而出！

他只求把苏梦枕阻得一阻，方才有逃生的机会！

——厅中的高手那么多，只要他逃得过这一刀，一定有人会挡住苏梦枕！

窗棂飞碎。

外头是雨。

他果然看见自己逃了出去。

——可是他怎么“看见”自己“逃”了出去呢？

他马上发现，从窗子里飞出来的是一具无头的躯体。

——为什么会没有了头？！

——这确是自己的身体，那衣履、那身形……

——莫不是……

花衣和尚意识到此陡止，没有再想下去。

因为他已不能再想。

他失去了“想”的能力。

豆子婆婆看见苏梦枕一刀砍下了花无错的头颅，就像他砍掉古董的人头一样，美丽而飘忽，还带着些许风情。

然后第二刀便找上了花衣和尚。

追上了花衣和尚。

婉约的刀光带着绯色，在花衣和尚刚要飞掠出窗外的脖子上绞了一绞，花衣和尚这时正好撞破了窗子，所以头先飞出窗外，身子余势未消，也摔落窗外。

然后刀又回到了苏梦枕手中。

苏梦枕转过头来，目如寒星，望向她。

豆子婆婆在这一刹那，几乎哭出声来。

她还没有哭出声，但雷滚已发出了一声雷吼！

雷滚不明白。

那一抹灰影掠到哪里，他的双流星就追到那里。

因为他知道灰影子就是苏梦枕。

——苏梦枕居然进入了他的地盘，正在格杀他的人！

这个正在发生中的事实像一柄烧红的尖刃，刺在他的脚板上！

过激的反应使他整个都弹跳起来，而且充满了斗志。

这一刹那，斗志甚至要比生命力还旺盛！

——宁可死，但决不能不战！

——杀死苏梦枕，就可以在“六分半堂”独当一面、举足轻重！

——杀死苏梦枕，就可以名扬天下、威风八面！

一个人一直想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既不敢叛长逆上，又不服膺已成名的人物，于是便在心中立定了一个“头号大敌”，以策励自己有一天要越过他、击败他，来证实自己的成功。雷滚的“头号大敌”便是苏梦枕。

尤其是当别人对他这个人嗤之以鼻，以一种萤虫也与日月争光的眼色对待时，更令雷滚感觉到焦灼的愤怒：

——有一天，一定要击败苏梦枕。

——只有击败苏梦枕，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

所以在这一刻，他已被斗志所烧痛。

他对苏梦枕作出疯狂的截击。

但他的招式却一点也不疯狂。

他的双流星，重流星自后追击，轻流星在前回截，一前一后，只要给其中一记流星绊了一下，就可以把敌手打了个血肉横飞。

他的轻流星明明可以从前面兜击中苏梦枕的身子，可是，苏梦枕忽一晃就过去了，已到了轻流星之前、击不着的地方；而重流星明明眼看要击中苏梦枕的后脑，可是不知怎的，只差半寸，苏梦枕的后发都激扬了起来，但仍是没有击着。无论把铁链放得再长，都是只差半寸，击了个空。

苏梦枕这时已二起二落，砍掉了花无错和花衣和尚的人头。

淡红色的刀变成艳红。

艳红如电。

豆子婆婆却连眼睛都红了。

她突然卸下身上那件百结鹑衣。

这件千穿百孔的破衣在她手里一挥，就卷成了一条可软可硬的长棒，手中棒“呼”地划了一个大翻旋，横扫淡红的刀。

艳红忽乱。

乱红如花雨。

豆子婆婆手中的布棒忽然碎成了千百片，漫扬在空中，豆子婆婆疾闪飞退，苍发断落，乱飞在空。

刀光又回到苏梦枕袖中。

苏梦枕又把手拢入袖里。他这样说道：“能接我一刀，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要记住，我不杀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并没有亲手杀死我的兄弟。”

“谁杀死我的兄弟，谁就得死。”

他一说完，转身就走。

他不但对堂上围堵了四百八十六名“六分半堂”的子弟视若无睹，而且好像根本就看不见雷滚这个人。

这一点足以把雷滚气煞。

这比杀了他更痛苦。

至少是更侮辱。

十四 市集里的人

如果雷滚不使出这一记“风雨双煞”，他所受到的挫折，也许就不致如许的惨痛。

不过，日后的成就，也许就不会如许的大。

人生里有很多步伐，许多决定，一旦跨出去、一经动念，也许现在看来是错的，但日后却变成了对；或许如今明明是对的，但到了将来却是成了大错。对错往往如一刀两面，切开因和果、缘和分。一个人如果一生得意，很可能就不会有太大的得意，反之，一个人常受挫折，未必不是好事。没有高山，就不会有平地。

雷滚那一击结果如何？

苏梦枕的红袖刀呢？凄艳的杀气，是不是可以沛莫能御？

雷滚的双流星，未打出去前已急剧旋转震荡，发出去后更互相碰击激撞，没有人能分辨得出这一对流星锤，会从那一个角度、那一种方式击在那一处要害上；纵连雷滚自己也不能够。

但却可以肯定，只要经这一对流星碰上，骨折筋裂，准死无疑！

雷滚已骑虎难下，也开始有些自知之明。

他这双锤纵杀不了苏梦枕，至少也可以把他留上一留。

不料有一件事却发生了。

而且发生得毫无征兆。

流星锤到了苏梦枕身前，也没见他怎么动，那两条精铁钢链就断了。

流星锤舞得再好，只要链子一断，流星锤就跟南瓜没什么分别，一只呼溜溜的滚到厅外，把围堵的六分半堂弟子惊让出一条路，而另一枚啪地撞在一名正跟师无愧缠战的副堂主胸口，把那人的胸膛整个打瘪了下去，血吐得满锤子都是。

苏梦枕仍是没有多看雷滚一眼。

甚至连一句话都不屑跟他说。

他仍在往外走，一面向把拥上来的六分半堂子弟截住的师无愧说了一句：“立即走。”

那滚落在地上的一对流星，也仿佛与他毫无关系。

师无愧马上收刀。

他收刀如此之急，使得正跟他厮拼的一刀三剑五把抢，几乎全要扎到他的身上。

师无愧骤然收刀，全身空门大开，反而使这几名高手纷纷收招，以为有诈。

甚至有一人还因急着收住冲杀的势子，竟在地上划出了一道深刻的枪痕，星花四溅。

师无愧已跟着苏梦枕，行了出去。

没有人敢拦住他们。

没有人能留住他们。

苏梦枕走到槛前，微微一顿，一抬足，脚跟回蹴，把那一枚九十三斤重的铁流星，踢得直飞了起来，众人哗然闪躲，只闻“轰”的一声，流星锤撞破了那幢写着一个草书“六”字的石墙。

墙坍砖裂，尘扬灰漫，再看苏梦枕已不见。

墙上只剩下“分半堂”三字，还有一颗坠落的流星。

外面仍是有雨。

雨势渐小。

不过仍乌云密布，风涌云动。

苏梦枕一出长街，奔行极急，师无愧则寸步不离的相随。

刚才苏梦枕叫他“立即走”，而不是“走”，所以他一听到、就住手，甚至对自身安危置于不顾。

“走”和“立即走”并不一样。

——而他又深知苏梦枕在发号施令的时候，绝不拖泥带水；只要多说一个字，便有一个字的用意。

——大局已受控制，凶手也偿了命，苏公子为何走得这般急？

苏梦枕一步出“破板门”，立即就发现左右的街角，疾转出了两个人，跟他并着肩走。

师无愧一向都走在他的后面。

这刚出现的两个人，一个人在雨中，仍然漫不经意，神态潇洒悠闲，似跟平时没什么两样；一个却毫不把淋雨当作是件讨厌的事，在他而言，仿佛每一串雨珠都是一粒珍珠一般。

这当然就是白愁飞与王小石。

他们见到苏梦枕，眼里都不自觉的转换了一种神色。

白愁飞的眼睛像燃烧了起来。

王小石却似星星般的闪亮。

苏梦枕没有问他们什么。

他派王小石去攻前街，白愁飞去攻后街，当然都是“佯攻”，为的不过是转移对方的注意力。

他才第一次看见他们两人，他就把这两件“重任”交给他们。

——如果他们办不成功，前后街的兵力集中，来个人海战术，苏梦枕就不一定能镇慑全场，从容步出。

可是苏梦枕很放心。

他知道他们一定能办得到。

而且能办得好。

把一件事办得到和办得好是不同的：就像一个人能唱歌和能唱好听的歌及把歌唱得很好听都是不同的意思一样。

他们既在这儿出现，就已经等于是说，把这前、后街的兵力引走之后，才与他集合。

苏梦枕见到他们，只顿了一顿，说：“很好。”然后说：“走。”

——“很好”，在苏梦枕来说，已是最高的赞美。“金风细雨楼”里，被他说过“不错”的，只有一十八人，赞过“好”的，只怕不到三分之一，更遑论“很好”。

——“走”就是命令。

可是白愁飞立即道：“走？”

苏梦枕不应他。他不喜欢把话说上两次。

白愁飞道：“走去哪里？”

苏梦枕道：“回风雨楼。”

白愁飞抱拳道：“我们素不相识，只是有缘并肩作战一场，何不就此功

成身退。”

苏梦枕如寒火的双目迅若星火的在他脸上一掠，只道：“这不是你内心的话。”

然后他道：“你们现在想不跟着我走都不行了。”

这次轮到王小石问：“为什么？”

“看来，在苦水铺狙杀我不是‘六分半堂’雷损的意思，但要趁我赴破板门报仇，然后在回去的路上全面截杀，才是雷损的真正用意。”

“所以，你们已别无选择。我们功未成，没有人可以身退。”

——被敌军包围的人，已别无选择，一是突围、一是投降。

——突围即战，投降则只能任人处置！不管对方把你处置得像一块猪肉还是一头狗，都不得反抗。

——谁叫你投降？

——一个人只要认了命，投了降，无论敌人怎么对待他，他也只有逆来顺受。

——所以有些人宁愿死、不投降。白愁飞叹了一口气道：“看来，打从救了你开始，这场祸事就脱不了身。”

苏梦枕冷冷的瞄他一眼，道：“难道你们希望这开封府里事事皆与你们无关？”白愁飞没有答腔。

四人走到东三北大街，只见在灰濛濛的雨势里，街道上居然还有人在摆卖。

草棚系着几匹马，有两三人正在喂饲料，有三家肉摊子，一家摆卖牛肉，一家卖羊肉，一家卖猪肉，还有一家磨刀店，隔壁是磨豆子店，门前有人卖豆腐、有人卖菜、有人卖鸡、鸭、鱼、虾，也有小贩在卖馍馍、烧饼、锅贴、煎包，还有在卖糖水、甜糕、甘蔗、麻薯、汤圆，甚至布玩偶、陀螺、风筝、冰糖葫芦、兽皮。

只要在市集里会见到的东西，这儿都一定会有。

这件事本不稀奇，这条街本来就是市集。

稀奇的是这些事物，不应该出现在雨中。

这些小贩，简直只当没有下雨。

他们照样摆卖，就当是风和日丽好春光的好日子。

他们的摊子，都有一个特色：

没有顾客。

任何摊贩，营业是为了有人光顾，可是这四、五十家摊档，似乎不是为普通顾客而开。

其实他们只为一位“顾客”而开。

——这“顾客”便是被誉为统管黑白两道、统摄正邪两派、统领官民二路，可以称得上是当今最有权势、窜起得最快而来历又最神秘、刀法称天下第一的“金风细雨楼”楼主苏梦枕。

他们一转入东三北街，这一整街的贩夫走卒，正在等待着他们的“光顾”。

白愁飞禁不住要深呼吸。

他剔着眼眉，深深的呼吸。

他每次一紧张的时候，就要深呼吸：他自小听人说，只要是在紧张的时候，多作深呼吸就能平气，气平则心能静，心静则神凝。

他必须要凝神。

因为大敌当前。

——他出道已八年，格杀过不少劲敌，但在当今之世，却很少人知道有“白愁飞”这个名字。

那是因为他还不想出名。

他一旦要成名，便要成大名，小名小利，他是不放在眼里的。

——为了使他不致“无谓之名”，他不惜把知道他有绝世武功的人除去。

一个像他那样心怀大志、身负绝技的人，居然能隐忍了八年当一籍籍无名的高手，当然是极能沉得住气的人。

可是他往雨中的情景一看，一口气就凝不住了。

在这雨景里看得见的人有七十二，还有埋伏着的十六人，这些人如果发动了总攻击，这种情况要比刚才在苦水铺里，五百名神箭手快弩瞄准苏梦枕的处境，还要可怕一十三倍！

不多不少，刚好十三倍！

白愁飞心里一盘算，就算再沉得住，也有点沉不住气了。

他沉不住气的时候，只好做深呼吸。

虽然做了深呼吸不见得就沉得住气，但深吸一口气，至少可以证实他仍活着。

只有活着的人能呼吸，能享受呼吸。

能呼吸，总不是件坏事。

王小石突然觉得手冻脚冻。

他最不喜欢自己这个反应。

他一紧张，呼吸不乱，心跳不变，眼皮不跳，但就是手脚一下子像浸到冰窖里，全冷得像寒冬的铁耙。

别人如果在这时候握着他的手，或碰着他的脚，就会错以为他感到害怕。

他其实并没有害怕，他只是紧张。

紧张跟害怕是不一样的：紧张可以是奋亢的，害怕则可能是畏惧。

王小石很容易就紧张，其实，他看到温柔就手冷脚冷，初遇苏梦枕，手脚更冻得个欲仙欲死。

可是他并不怕温柔和苏梦枕。

跟温柔在一起，王小石感到无由的喜欢；与苏梦枕在一起，却是感到无穷的刺激。

不管是哪一种情绪，都跟害怕无关。

不过别人一旦发现他手足冰冷，都会错以为他在怕。

其实王小石除了死，什么都不怕。

他现在不是在怕死，可是一眼看出那雨中店铺摊档所摆出来的阵势，真要比诸葛孔明当年的“八阵图”还难以应付，偏又把极深奥的阵势化为市井常物，更令人无从捉摸，这种无可匹敌的感受，更激起了王小石的斗志。他因而更加感到紧张。

他一紧张，脚就自然而然的摆动，手指也搓揉起来。

摆动双脚，搓揉十指，便成了他解除紧张的法子之一。

世上有各种不同的人，用他们自己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解除紧张。

有的人在紧张的时候，就看看书、念念佛、写写书法，甚至睡个大觉，也有人完全相反，他们在紧张的时候就暴怒，打人、骂人，甚至杀人，只看

他高兴。

有人解除紧张的方法很正常，譬如洗个澡、唱出戏、找个女人发泄，有的人消解紧张的方式就很奇特，他们要被人揍一顿、不停的工作、一口气吞十只大辣椒、甚至抓一个人把他的肉一片片割下来吃！

苏梦枕呢？

——他如何解决紧张？

没有人知道。

因为没有人见过苏梦枕紧张。

就算在苦水铺里，苏梦枕眼看要在四百张快弩里中伏，他也只是变色，但并不紧张。

——他一向认为紧张只会误事，并不能解决问题。

——问题来的时候，他只全力解决问题，决不自己再制造问题：这是苏梦枕处事的原则。

可是当他面对这样一个“市集”的时候，连苏梦枕也难免觉得一阵昏眩、一阵轻颤。

——其实人就是这样，越是不容易生病的人，一旦生起病来，倒不易治好，反而是常生小病的人，一向耐得住大病小病。

——擅饮的人少醉，一旦醉倒，也吐得比别人厉害！

苏梦枕极少紧张。

他一紧张，就立即说话。

说话就是他解决紧张的秘诀。

所以人们只听见苏梦枕在说话，看不见苏梦枕也会有紧张的时候。

——其实大多数人岂不是一向都只用耳朵看人，眼睛听话的？要不然，为何只要声势汹汹，就可以理直气壮？为何只要富贵权威，他说的话就成了金科玉律？

“刚才‘破板门’里雷滚说过一句话，十分荒诞无理，他骂鲁三箭说：‘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这句话真是错到阴沟里去；”苏梦枕道，“其实天下最有资格言勇者，便是败军再战。只有败将才知道败在哪里，对方胜在什么地方。常胜将军不足以恃，反而在败中求胜的良将才是难求。”

白愁飞深吸一口气道：“败将可以再兴，但死将军却不能再复活。”

苏梦枕斜瞄他一眼，“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白愁飞笑道：“我在想，有什么办法才能够使这班‘六分半堂’的好手，只杀你，不杀我呢？”

苏梦枕即道：“很简单，把我抓起来，献给敌方，你就可以领功受赏，化敌为友。”

白愁飞大笑道：“好主意。”身形一长，就向场中掠去。

看他这一掠之势，至少会有十人当即就要丧命在他指下。

白愁飞出手，王小石不能闲着。

他正要拔剑，师无愧忽然说了一句他听得懂但不明白为何却在此时说出的话：

“无发无天。”

这句话一说，苏梦枕的神态立即变了。

他一手就挽住白愁飞直掠的身子。

白愁飞这一掠之速，就算八十条汉子也未必兜截得住他，但苏梦枕一晃

身就拦住了他。

——还是白愁飞故意让他拦住，才拦得住？

苏梦枕一把留住白愁飞，只说了一句话：“先看看，才动手。”

这时候，忽然来了一些人。

有的从大道东来，有的自北大街来，有的从三街尾踱过来，有的自南角寮口转过来。这些人都来得很从容、很镇静、很笃定、很安详。

他们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也有高大的、矮小的、俊伟的、丑陋的、强壮的、美丽的，但他们只有两点相同处：

人人手里，都撑着一柄绿色油纸伞。

人人头上，都裹着一方白巾。

手里拿着伞，是可以遮挡雨水，但便望不着天，人人用白巾包着头顶，便看不见他们的头发。

这样一千人，在东、南、西、北四面出现，全往中央靠拢，不徐不疾，但速缓有致，等于包围了这“市集”，堵截了这个阵势原有的威力。

这本来是如同棋盘一个绝好的布阵，但忽然堵上了十几子棋，一下子，把原来的优势破坏无遗。又像一幅画，留白处本有余韵，但一下子来几记大披墨，把空白都堵死。

这千人三五成群，相继出现，市集里的人面面相觑。那些持伞的人，有的走向鱼贩，有的迈向马房，有几个往肉店包抄，有两三人却向剃头的老板那儿“光顾”。总而言之，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目标”和“专职”。

这市集里头先伏下的“六分半堂”高手，至少有八、九十人，这一群撑伞的人大约只有二、三十人，但这些人一出现，便形成一个分明的局势：市集里的人被撑伞的人包围了。

市集里的人莫不变得紧张了起来。

连在市集前一名汉子，枯瘦得像一只晒干了的柿子，颊骨旁的两道青筋，一直突突的跃动在太阳穴上。

他是雷恨。

十五 撑伞的人

雷恨很恨。

他一生都在恨人。

恨一个人比爱一个人更花时间，更何况他恨的人比他所认识的人更多，他把没见过的人也会恨之入骨，有时他把他自己也恨在内。

他惟一不敢恨的人，只有雷损。

现在他最恨的人，就是苏梦枕。苏梦枕居然闯入“六分半堂”重地“破板门”，杀了他们的人，扬长而去，雷恨一想到这点，就恨不得把苏梦枕连皮带骨的吞下肚里去。

狄大堂主就曾经这样对他下过评语：“雷老四一旦恨一个人，就算武功胜不了对方，但凭他的恨意，也是可把对方惊走。”

这市集里伏有九十二名高手，全是他堂下精兵，只要等狄飞惊一声令下，立即可以在一瞬间就把苏梦枕分成一千四百五十六块碎肉。

但狄大堂主并没有下令。

那一组撑绿伞的人已经出现。

雷恨恨得几乎吞下了自己的下唇。

因为那二十九名撑伞人来了。

这些人一来，自己和手下所布的阵势，无疑已被击垮。雷恨心头再痛恨，也决不敢轻举妄动。

——他们是“无发无天”！

——苏梦枕手下的一组精兵“无发无天”，而今至少出动了一半。

雷恨知道他若妄然发动，只怕便再也不能恨人，只有悔恨。

——更可能的是连悔恨的机会也丧失了。

一个看来笨头笨脑的年轻人，撑着一把黑桐油伞，越众绿伞而出，走向苏梦枕。

他经过师无愧身边的时候，本来呆滞的目光，忽然流露出一种说不出的感情。

他低低声的说：“都死了？”

师无愧苦笑道：“古董和花无错是叛徒。”

这表情呆滞的人似震了一震，仍稳步走向苏梦枕作了一揖，道：“属下接驾来迟。”

苏梦枕微微颌首道：“你没有迟，来得正好。”

王小石东看看、西看看、左看看、右看看、前看看、后看看，看来这次又是死不成了，他才忍不住道：“原来真的有绝处逢生、及时赶到的事。”

苏梦枕淡淡一笑，但眼光里有不屑之意。

师无愧瞄了瞄苏梦枕的神色，即道：“公子在赴‘破板门’之前，一路上已留下了暗记，算定‘六分半堂’的人会在回头路上截击，莫北神才能调兵赶来。”

白愁飞哦了一声：“原来是莫北神！”

王小石奇道：“怎么我看不见你们留下的暗号？”

师无愧道：“要是让你们也能看见，还算是暗号么？”

白愁飞叹道：“说的也是。如果‘金风细雨楼’的苏公子贸贸然就去杀敌，世上早就没有‘红袖梦枕第一刀’这个称号了！”

王小石怔怔地道：“原来你们是要激出‘六分半堂’的实力，在此地来一场对决！”

苏梦枕忽道：“他们来的是雷损？还是狄飞惊？”

这次是那看来愚愚呆呆的莫北神答话：“是狄飞惊。”

苏梦枕便道：“那今天只算是谈判，不是对决。”

白愁飞在一旁向王小石飞了一个眉色，道：“看来这个故事是教训我们：天下确没有侥幸的事。”

王小石笑着搓搓手道：“看来这故事早已编排好了我们的角色。”

白愁飞目注远方，又仰天一叹，“而且，这故事才刚刚开始呢。”

王小石随他目光看去，便看见一行人，手撑漆髹黄色油纸伞，袅袅行了过来。

莫北神忽然双目一睁，精光四射的眸子似突然撑开了压在眼皮上的数十道厚皮，像发射暗器一般厉芒陡射，只说了一声：

“雷媚来了。”

雷媚当然是位女子。

在江湖传说里，雷媚已成了当今三个最神秘、美丽而有权力的女子之一，这三个特点，大都能教世间男子动心，至少也会产生好奇。

在传言圣，有人说雷媚才是当年手创“六分半堂”雷震雷的独女，后让雷门旁支的出色人物雷损夺得大权，但仍念雷震雷扶植之恩，把雷媚安排为三堂主。另有一说雷媚爱上雷损，不异把总堂主之位交了给他，但也有人说是雷媚自知在才能上不及雷损，为光大“六分半堂”，故将大位禅让。

又有一说是：雷媚才是雷门的旁支，根本就是雷损的情妇。雷损多年的发妻“梦幻天罗”关昭弟离异后，一直都跟这雷媚暗通款曲，甚至有人怀疑，关昭弟早就死在雷媚的手里，所以才销声匿迹一十七年。

白愁飞当然知道“六分半堂”有这样一个雷媚，他曾向赵铁冷探问雷媚是一个怎样的人？赵铁冷只能苦笑道：“六分半堂里有三个人永远也无法让人了解：一是雷损，没有人了解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因为他不让人了解；一是狄飞惊，只有他了解别人，没有人能了解他；一是雷媚，她太容易让人了解，不过，你很快就会发现，每个对她的了解都不一样，看她要让你‘了解’她的哪一面，你就只能‘了解’那一面。”

白愁飞听说过雷媚，也想见见雷媚。

白愁飞是个心高气傲的男子，但纵再才情傲绝的男子对有名的女子，也会感到有点好奇。

至少想看看。

看一看也好。

王小石也听说过武林中有一个雷媚。

“雷媚在‘六分半堂’主掌了一支神秘的兵力，她是雷损的爱将。人说目下江湖上三位神秘而美丽的女子，一位是雷损的夫人、一位是雷损的女儿、一位是雷损的手下。雷损这个人真有福气，手下猛将如云，男的是英杰，女的是美人。”

王小石那时候就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有一天，他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人手？

一个人若要练成绝艺，那只要恒心、耐力、勇气与才华，就不难办得到；但一个人要想掌握大权，就非得要极大的野心、够残忍和擅于处理人事的手法权谋才行。

王小石自问自己也想办成一些别人办不成的大事，但却没有不顾一切要获得成就的野心与奢望。

如果要他牺牲一切、改变性情来换取权势，他宁可不干。

不过青年人难免有所向往，有过想像，他也想见见能臂助雷损“得天下”的雷媚是怎么个模样？

所以他也转头望去。

可是他们都见不到。

见不到雷媚。

一行女子，约十七、八人，一律穿嫩黄色的衣衫，小袖束腰，眉目娟好，手撑黄纸伞，袅袅婷婷的行了过来。

这些女子都长得艳丽可人，却不知谁才是雷媚。

这一行女子一出现，那群市集里的人，除了雷恨之外，全都聚在东三北街的一隅，好像要把路让给这十几位少女一般。莫北神脸上也露出了奇怪的神色来。那廿九名手持深绿色油纸伞的人，阵法变了，变得很慢、很缓，也很稳定，很不着痕迹，但又明显的为了这一行鱼贯而至的女子变幻出一个新的阵势。能够应付这十几位看来娇弱的少女之阵势。王小石问白愁飞：“谁是雷媚？”白愁飞道：“你没有看见这些女子？”王小石道：“可是这里有十几个女子，究竟谁才是雷媚？”白愁飞道：“你看这些女子美不美？”王小石诚实地道：“美。”白愁飞道：“美就好了。有美丽女子，看了再说，管她谁是雷媚。”王小石想了想，答：“是。”他明白了白愁飞话里的意思：行乐要及时。——看来眼前凶险无比，只得往好的尽力，不能再往坏处深思。苏梦枕阴冷的眼神，望望撑黄伞的女子，又看看莫北神所统率的“无发无天”，又观察了一下雨势，自怀里拿出一个小瓶，掏出几颗小丸，一仰脖吞服下去。雨水落在他脸上，似溅出了痛苦的泪。他服药的时候，无论是莫北神还是师无愧，谁都不敢骚扰他。隔了好半晌，苏梦枕一只手轻按胸前，双目又射出阴厉的寒芒。“狄飞惊在哪里？”莫北神立即答：“在三合楼。”苏梦枕往街道旁第三间的木楼子望去：这原来是一伙酒家，挑着酒竿，总共两层楼。苏梦枕向莫北神道：“你在这里。”又向师无愧道：“你跟我上去。”师无愧和莫北神都道，“是。”王小石问：“我们呢？”

苏梦枕突然剧烈的呛咳起来。

他掏一条洁白的手帕，掩住嘴唇。

他咳的时候双肩耸动，像一个磨坏了的风箱在肺里抽气一般，吸吐之间沉重浓烈，而又像随时都断了气一般。

好一会他才移开手帕。

王小石瞥见洁白的中上，已染上一滩怵目的红。

苏梦枕合起了眼睛，连吸三口气，才徐徐睁开欢眼，问王小石道：“你知道这楼子上面有个什么人？”

王小石盯着他，视线不移。当他看见他剧烈呛咳的时候，他已决定自己会做什么，要做什么了。

他答：“狄飞惊。”

苏梦枕问：“你知不知道狄飞惊是谁？”

王小石答：“六分半堂的大堂主。”

苏梦枕用手无力的指指那一座木楼：“你知不知道这一上去，谁都不知道自己今生今世，是不是可以活着走下来？”

王小石淡淡地道：“我跟你直扑破板门的时候，也知道不一定能从那三条街走得出来。”

苏梦枕了他一眼。

只盯一眼。

然后他不看白愁飞，却问白愁飞：“你呢？”

白愁飞反问：“狄飞惊的武功很厉害？”

苏梦枕脸上出现了一种似笑非笑的神色，“如果你要上去，自己便会知道；如果你不上去，又问来干什么？”

白愁飞深吸一口气，道：“好，我上去。”

于是他们一行四人，昂然走入三合楼。

楼下只有叠起的桌椅，没有人。

苏梦枕向师无愧道：“你守在这儿。”

师无愧匣挺刀守在大门口，像就算有千军万马冲来，他也决不让他们越入雷池半步。

然后苏梦枕优雅的拾级上楼。

白愁飞和王小石落在他一个肩膀之后，不徐不疾的跟着上楼。

他们这样一起拾步上楼，心里有一个特异的感觉：

仿佛他们这样走在一起，便不怕风雨、不畏险阻，普天之下，已没有什么拦截得了他们的并肩前行。

并肩上楼。

楼上有楼上的世界。

楼上是什么？

其实人的一生里常常都有上楼的时分，谁都不知道楼上有什么在等着他们？

不会上楼的人想尽办法上楼，为的要一穷千里目；上了楼的人又想要更上一层楼，或者正千方百计不让自己滚下楼来。

楼越上越陡。

楼越高越寒。

楼上风大，楼高难倚，偏偏人人都喜欢高楼，总爱往高处爬。

高处就是危境。

苏梦枕、王小石、白愁飞三人几乎是同时上了楼。

于是他们也几乎同时看见了一个人。

狄飞惊。

——“六分半堂”的大堂主。

——他在“六分半堂”里在一人之下，而在万人之上。

——甚至绝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六分半堂”里最受尊敬的人是他，而不是雷损。

可是王小石和白愁飞都没有想到，出现在他们眼前的会是一个这样的人。

十六 咳嗽与低头

“顾盼白首无相知，
天下惟有狄飞惊。”

如果你没有朋友，请找狄飞惊，狄飞惊会是你最忠诚的朋友。

如果你没人了解，请找狄飞惊，狄飞惊会是你的知音。

如果你惹上麻烦，请找狄飞惊，因为他可以为你解决一切疑难。

如果你想自寻短见，请找狄飞惊，他必定能让你重萌生机，纵连皇帝老子拿一千万两黄金求你去死，你也不肯为他割伤一只手指。

这是城里流传最广的传说。

可惜狄飞惊只有一个，要见他并不容易。

天下间只有一个人可以随时都见得着他，既不是狄飞惊的儿女，因为狄飞惊没有儿女；也不是狄飞惊的夫人，因为狄飞惊没有夫人。狄飞惊一生只有朋友，没有家人。他只独身一人。

能够随时都见得到他的，只有雷损。

任谁能交到狄飞惊这样的朋友，都一定能有惊人的艺业，但也许狄飞惊真正的知交，也只有雷损一人而已。

有人说，狄飞惊能容天下，雷损能用狄飞惊，所以他能“得天下”。

可是也有人说，一山不能容二虎，雷损与狄飞惊现在不斗，等天下大定时也难免会两虎相斗，这绝对可以说是“六分半堂”的一大远忧，也是一大隐忧。

苏梦枕当然听过这些流言。

——至于最后一项传说，正是他亲自“创造”出来的，故意让这些话流传江湖，然后他在等待“六分半堂”这两大巨头的反应。

消灭敌人的最佳方法是：让他们自己消灭自己。

让敌人自相残杀的方法，首先便是要引起他们互相猜忌：

——一旦互相猜疑，便不能合作无间，只要不合作无间，便有隙可趁。

要引起敌人互相不信任，可以诱之以利，但对付像雷损和狄飞惊这等好手，威迫利诱全成了小孩子的玩意。

所以苏梦枕就制造流言。

流言永远有效。

——就算是定力再高的人，也难免会被流言所欺、谣言所惑，因为流言本身能造成一种压力，像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所谓“流言止于智者”，但你就买匹布也得要看是不是品质保证的老字号，智者也难免要听流言，只不过是流言较有所选择而已。

——纵使是从不听流言的人，只能算是对流言作一种逃避，换句话说，流言对他一样有影响力，所以才教他不敢面对。

——能够面对流言、解决谣言的人，就是一个勇敢的人。

苏梦枕把流言传了开去，然后在等“六分半堂”的反应：敌人那儿既然有炸药库，他无意要去把它搬回来，只需为对方点燃引信就可以了。

他相信他的作法就像把一桶水泼到面粉袋里头，隔不多久这袋而粉就要发霉、发酵。

——你如果要一对夫妇争吵，很简单，只要在外面到处流传着他们相处不睦就可以了。

——一个组织里的老大和老二开始斗争，往往是因为外面在传：老大要踢掉老二、老二要架空老大之后。

苏梦枕有时候确也难免相信，只要雷损与狄飞惊仍相交莫逆，“六分半堂”的实力仍牢不可拔。

所以他泼出了这桶“水”，然后耐心等待结果。

——结果他得到什么？

没有结果。

雷损仍是雷损，分毫无损；狄飞惊仍是狄飞惊，遇变不惊。一个仍是“六分半堂”的总堂主，一个依旧是“六分半堂”的大堂主，互相倚重，平分秋色。

——那“一桶水”就似倒进了海里，全无反应。

从此以后，苏梦枕对狄飞惊更是好奇。

——老二不能不容忍老大，因为老大的势力都要比老二来得大，老二不能忍，就不能成为老二。他可以是老大，或是什么都不是，但做老二的天职便是让老大。

——可是这老二怎能使到老大完全不虞有他？

——这就是狄飞惊了不起的地方，同时也是雷损不可忽视之处。

苏梦枕觉得奇怪，但并没有放弃。

他知道狄飞惊与雷损之间必定有让他们彼此都绝对信任的理由，这理由可能是一个秘密，只要找到这个秘密，也许就可以击垮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苏梦枕极想找出这个秘密来。

——为这个“秘密”，他不惜向设在“六分半堂”的卧底下令，把找出雷损与狄飞惊合作无间的“关系”视作第一要务。

现在他已有了头绪。

他见过雷损。

雷损是“六分半堂”的领袖，只要是举足轻重的大事，例如丞相大人盛宴开封府里的当家们，雷损都难免会与苏梦枕遇上。

但苏梦枕仍未曾见过狄飞惊。

狄飞惊并不好出风头。

现在楼上有个狄飞惊。

他正要去会一会狄飞惊。

他见着了狄飞惊。

他吃了一惊。

这么好看的一个狄飞惊，年轻、孤寞、潇洒且带一种逸然出尘的气质，连白愁飞那么俊秀的人看了，心头也升起了一股嫉意。

狄飞惊好看得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是狄飞惊。

狄飞惊一直望着他自己的长袍的下摆，或垂视自己的鞋尖，就像是一个含羞答答的大姑娘，不敢抬头看人。

一个大姑娘不敢抬头来看，那是因为她是女子。

女子容易害臊。

就算她想看人，也有许多不便；当一个女子总有许多不便，从古到今皆然。

狄飞惊当然不是女子，而且还是“六分半堂”的大堂主，怎能连跟人说话都不抬头。

他这种行为未免失礼。

但谁都不会怪他。

也不忍心怪他。

因为狄飞惊一见到苏梦枕三人上楼，就歉然的道：“请不要怪我失礼。我的颈骨不便，无法抬头，很对不起。”

苏梦枕、王小石、白愁飞不知道狄飞惊说的是不是真话。

不过他们三人心里都是一惊。

——一个这么好看的男子，颈部折断了，永远抬不起头来，永远看不到远景。

三人心里不禁掠过一阵悲哀。

——为一个好看的干才感到深切的悲哀。

——是不是因为这样，狄飞惊才当成了老二？

狄飞惊的脖子，软软的垂挂着，谁都看得出来，他的颈骨是折断了，令人惊奇的是他居然不死，仍能撑着活到现在。

他说话的声音很轻，似有若无，时断时续，那是因为他一口气难以接得上来。

——他这样活着，可以想见肉体和精神上，一直受了多大的煎熬与折磨！

——没有脖子的人，一口内息难以运转自如，恐怕武功也不会高到哪里去！

——这样活着，实在是痛苦至极！

可是狄飞惊仍微微笑着，像对他自身的状况，感到十分满意；由于他脸色出奇的苍白，低着头这般笑着，纵笑得再优雅，也难免令人有一种诡异的感觉！

狄飞惊一直垂着头，所以他很容易的就看到苏梦枕等从楼梯走上来，可是等到苏梦枕等上了楼，他仍垂着头，谈起话来，就十分不便了。

这样看起来，好像狄飞惊正在垂头丧气、矮了半截似的。

白愁飞看了，心中的嫉意，忽然消失。

——世上毕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所以也不会有十全十美的人。

王小石却恨不得跪下来跟狄飞惊谈话。

——也许只有这样才对狄飞惊公平一些，而且狄飞惊也有一种令人膜拜的冲动。

至于苏梦枕呢？

苏梦枕怎么个想法？

苏梦枕先走到窗前。

窗外一望无尽，河如玉带，塔湖倒影，远处画栋雕梁，飞檐崇脊，正是气象万千的汴梁城北面。

苏梦枕双手置栏，不眺远处，只瞰街心。

雨丝如发，天灰濛濛。

街上只有两种颜色：

黄和绿。

黄伞与绿伞像编织的图案，各聚一处，时作快速移动，互抢机枢，厮混一起。从栏杆上望落，像在雨景里变化出鲜艳的图案：黄和绿。

人在伞下。

苏梦枕从楼上望下来，所以只见伞，不见人。

——绿伞是莫北神所率领的“无法无天”队部。

——黄伞是雷媚的人。

苏梦枕回过身来的时候，又剧烈的呛咳起来，他一咳，全身每一块肌肉都在抽搐着，每一条神经都在颤动着，每一寸筋骨都在受着煎熬。

他又掏出白手中，掩在嘴边。

——白巾上有没有染血？

这次王小石和白愁飞都没有看出来，因为苏梦枕一咳完，就把手帕纳入襟里。

——究竟狄飞惊身上所受的痛苦多些？还是苏梦枕所受的痛苦惨烈些？

——难道这就是得到权力和声名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才能有所获，是不是值得？

在这一霎间，王小石与白愁飞心里都同时升起了这样的疑惑。

苏梦枕发话了。

他说话毫不客气。

他只凭栏一望，这一望就确定了：

局面已受控制。

莫北神的伞阵，暂可抵住雷媚的攻势，而且自伞上传递的暗号里，他知道杨无邪马上就要赶到。杨无邪绝对不会是一个人到的。

杨无邪跟楼子里的精兵几乎已成了同义辞。

——只要大局无碍，就有了谈判的条件。这就是苏梦枕先要弄清楚局势的原因之一。

任何谈判的条件，都要建立在自己的实力上；一个人没有实力，便不能跟人谈条件，只能要求别人帮忙、宽恕、扶植、施舍或栽培。

苏梦枕很明白这一点。

他会在极混乱的局势里认清自己的形势，俟形势对自己有利，才展开谈判。

他一向认为谈判是另一种形式的攻势。

兵不血刃的攻势。

“你的头怎么了？”苏梦枕问得很直接。他认为行事方式可以迂回曲折，只要能达成目标，用什么方法都可以。

但说话宜直接。

开门见山、直截了当，永远是最安全可靠、节省时间的最好方式。

——不过这种方式，没有权威的人未必宜用。

现在的苏梦枕就算面对天子，也有资格这样说话、不必仰人鼻息。

——这也许就是权力令人迷恋之处。

苏梦枕一开口，就问到对方的弱点。

当一个人被刺在痛处，才能看出他应付事情的能力；当一个人被人刺中弱点，才能窥出他的强处。

“我的颈骨断了。”

狄飞惊回答得也很直接。

而且很恳切。

“颈骨断了，为何不医？”

“我的颈骨已断了七年，如果治得好，早就治好了。”

“御医树大夫就是我们‘金风细雨楼’的供奉之一，你来我们楼里，我

请他替你治病。”

“有名的医生不一定就是好医生，你以为御厨出来的菜真的是天下最好吃的菜吗？”狄飞惊的回答很快、也很尖锐，“如果他真的是好医生，你现在就不必咳嗽了。”

“咳嗽是我自己选的。在死亡和咳嗽中，我选择了咳嗽，咳嗽总好过死，对不？”

“低头也是我的命运，一个人总难免有低头的时候，常常低头也有个好处，至少可以不必担心撞上屋檐；如果给我选择低头咳嗽，我要低头。”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也说得很明白。”

“一个人做事能够明明白白，总是可以一交的朋友。”

“谢谢你。”

“可惜我们不是朋友。”

“我们本来就不是。”

苏梦枕低咳了两声。

狄飞惊仍在低头。

他们第一回合的谈判已有了结果：

狄飞惊表明了立场：他拒绝了苏梦枕的邀请，代表了“六分半堂”，仍是与“金风细雨楼”为敌。

所以他们是敌人，不是朋友。

——可是这世界上最了解自己的朋友，岂非正是最好的敌人？

他们立即又开始了第二回合的谈判。

“最近朝廷很想力图振作，通常他们振作的方法，便是设法找个外敌，激起大家敌忾同仇的民族心，来达到万众一心、尊王攘夷、一统江山。”

——这点在苏梦枕心里也是这样认为：如果要雷损和狄飞惊倒戈相向，说不定真的要在“金风细雨楼”倒了以后，天下既定，这两人才会按捺不住，反目相向。

——大敌当前，反而易使人团结。

可惜苏梦枕不能“等”到那时。

“我听说过。”狄飞惊温和的道。

“可是如果想要出兵，国家必须先要安定。”

“这点当然。”

“外面不怎么平静不大要紧，但里面必须安静；远处不安定不打紧，但天子眼下必须要安定。”

“天子脚下在开封。”

“对。开封要平安无事，首要便是要缩减主事的人。”

“主事的人越少，越能集中，集中便于统治，对出兵远征，也大大有利。”

“所以朝廷里吃俸禄的大爷们，只愿见开封里只剩下一个帮会。”

“‘迷天七圣’是外来者，不算在内，那么，‘金风细雨楼’和‘六分半堂’只能剩下一个。”

“你以为合并可能吗？”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你不答应。”

“为什么我不答应？”

“因为你一向都想当老大，合并绝不能容忍，决不会接受加盟。”

“你以为加盟可行吗？”

“不可行。”

“为什么？”

“因为雷总堂主也想当老大，加盟决不考虑，只能接受合并。”

“所以我们都有歧见。”“因此在开封府，天子脚下，只能剩下六分半堂、或金风细雨楼。”“虽然我很少有机会抬头，”狄飞惊的笑意里掠过一抹悲凉，“但我一向都可以算是个明白事理的人。”“明白事理的人比较不幸运，”苏梦枕目中的寒光似乎也闪过一丝暖意，“因为他不能装迷糊，而又不能任性，通常还要负起很大的责任。”“责任太多，人生便没有乐趣。”“你知道你这次要负起的是什么责任？”“你想要我负起什么责任？”“很简单，”苏梦枕爽快地道，“要雷损投降。”一说完了这句话，他就咳嗽起来。

十七 奇迹

第二回合的谈判亦已结束。

狄飞惊并没有震惊。

他抬着眼，一双明净的眼神似把秀刀似的眉毛抬到额角边去；他静静的望着苏梦枕，静静的等着苏梦枕咳完。

由于他的颈项是垂着的，眼睛要往上抬才看得见苏梦枕；他的眼珠凝在眼的上方，以致他眼睛左、右、下角出现白得发蓝的颜色，很是明利、凝定、而且好看。

他好像早就料到苏梦枕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一般。

吃惊的倒是白愁飞与王小石。

——苏梦枕居然一开口就要“天下第一堂”的“六分半堂”向他“投降”！苏梦枕咳完了。

很少人能够忍心听他咳完。

他的咳嗽病也许并不十分严重，可是一旦咳嗽的时候，全身每部分都似在变型，他的声音嘶哑得似要马上断裂，胃部抽搐得像被人用铁钳夹住，腰身都弓了起来，心脏像被撞得在淌血，眼球充满了血丝，脸上几道青筋一齐突突的在跳跃着，太阳穴起伏着，脸肌完全扭曲，连手指都在痉挛着，咳得双脚踏着，无法站稳，活像要把肺也咳出来一般，听去就像他的肝脏，都在咳嗽声中片片碎裂似的。

好不容易才等到他咳罢。

他一咳完，就把白巾小心的折叠，塞回襟里，像收藏一叠一千万两的银票一样。

然后他问：“你有什么意见？”

他这个问题一出口，就是第三回合谈判的开始。

世间有很多谈判是急不得的。

谁急就表示谁不能稳操胜券，沉不住气。

沉不住气的人一向要吃亏。

谈判的意义本来就是为了不吃亏、或少吃点亏，甚或是让人吃亏，所以越发要沉得住气。

“为什么不是‘金风细雨楼’向‘六分半堂’投降？”狄飞惊反问。

他问得很平心静气，一点也没有意气用事，只是像讨论一件跟他们毫无瓜葛的身外事。

“因为局面已十分分明：庞将军原本是支持你们的，现在已支持我们；祢御史原是你们的靠山，现已在皇上面前参你们一本；雷损三度求见相爷，都被拒见，这形势他难道还没看出来？”苏梦枕毫不留情地道。

狄飞惊仍处变不惊的道，“你说的是实情。”

“所以你们败象已露，再不投降，只有兵败人亡，自讨苦吃。”苏梦枕不留余地。

狄飞惊淡淡的道：“但开封府里，‘六分半堂’还有七万子弟，他们都是宁可战死、决不投降的汉子——”

苏梦枕立即打断他的话：“错了。”

“第一，你们没有七万子弟，到昨天为止，只有五万六千五百八十二人，不过，昨晚丁亥之际，琼华岛一带的八千四百六十三人，尽皆投入我方，所

以你们今天只有四万八千一百一十九人，还得要扣除刚死去的花衣和尚。”苏梦枕不耐烦地道，“第二，你们剩下的四万八千一百一十八人当中，至少有一半根本不是什么忠贞之士，剩下的一半，其中也有四成以上的人受不住‘金风细雨楼’的威迫利诱，还有的六成数目，至少有三成是不肯为‘六分半堂’去死的，你们真正可用的人决不是七万，而是七千，你不必夸大其辞。”

苏梦枕推开了楼上一叶向东的窗子，用手一指，道：“第三，你自己看。”

很远很远的地方，居高临下的望去，在灰濛濛的天色里仍可以隐约瞧见，一列列的兵勇，打着青头布，斜背大砍刀，刀钻上的红布刀衣在斜风细雨里飘飞，背后是数列马队，前有亮白顶子的武官，挺着一色长枪，枪上的血挡微扬，特别怵目，黑压压的一大队人，但鸦雀无声，立在雨里，一片肃杀。

军队并没有发动，远处的族旗，正绣着一个“刀”字。

狄飞惊慢慢的起身，走近栏边，抬目吃力地远眺了一会儿，才道：“原来刀南神已率‘泼皮风’部队来了这儿。”

苏梦枕道：“你们已被包围，所以雷媚才不敢贸然发动。”

狄飞惊道：“可惜你们也不敢真的下令进攻，因这么一闹，动用了兵部实力，只怕闹开了来，相爷和小侯爷都不会高兴。”他顿了一顿才接下去：“除非是我们率先发动，刀南神可以平乱之名，肃剿异己。”

苏梦枕道：“你说的对，所以你们也不会贸然发动。不过，京城里的军队我们掌握了两成，这就是实力。这点实力，你们没有。”

狄飞惊居然点点头道：“我们是没有。”

苏梦枕道：“所以你们只有投降。”

狄飞惊道：“就算我们愿意投降，总堂主也决不会答应。”

苏梦枕盯住他道：“做惯老大的人，决不愿当老二，可是，你呢？”

狄飞惊竟毫不在意的道：“我当惯了老二，到哪里当老二都无所谓，万一只当老三、老四，也不会有太大的分别。”

苏梦枕道：“不一定。你还可以当老大。”他调整一下声调又道：“‘六分半堂’的老大和‘金风细雨楼’的老大可以并存，只要‘六分半堂’的负责人肯向‘金风细雨楼’负责。”

狄飞惊嘴角撇了一下，算是微笑：“可惜我一向都习惯对雷损负责。”

苏梦枕道：“雷损老了，他不成了，你不必再向他负责，你应向你自己负责。”

狄飞惊似乎怔了一怔。

苏梦枕即道：“当了七八年的老二，现在当老大，也是件有趣的事儿。”

狄飞惊微微叹了一口气，轻得几乎令人听不见。

苏梦枕道：“你还有什么意见？”

狄飞惊抬目深注，一会才道：“我没有了。可是，总堂主总会有他的意见。”

苏梦枕瞳孔陡然收缩，冷冷地道：“你要问他的意见？”

狄飞惊点点头。

苏梦枕目光寒似冰刃：“你自己不能决定？”

狄飞惊看着自己的双手。

他的双手洁白、修长、指节有力。

“我一直都向他负责，而他负责了整个‘六分半堂’，我总得要问他的意见，才来考虑我自己的意见。”

苏梦枕静了下来。

王小石忽然担心了起来。

他为狄飞惊而担心。

——苏梦枕只要拔刀，狄飞惊只怕就要血溅当堂。

他见狄飞惊如许文弱、又身罹残疾，真不愿见他就这样身死。

不过苏梦枕并没有出手。

他只冷冷的抛下一句话：

“三天后，午时，同在这里，叫雷损来，我要跟他谈清楚。他如果不来，一切后果，由他负责。”

苏梦枕说完就走，再也不看狄飞惊一眼。

三个回合的谈判，即告结束。

苏梦枕转身而去，下楼。

他忽然就走，王小石不由自主的跟他下楼，白愁飞本想抗拒，但在这地方确无容他的地方，他也随苏梦枕而去。

苏梦枕就是有这种带动别人的力量。

虽然他自己像已被病魔缠迫得几乎尽失了力量。

生命的力量。

苏梦枕下楼，狄飞惊一动也不动。

隔了半晌，他发现楼下街心的绿伞，一一散去。

又等了一会儿，远处的马队也静悄悄的离去。

狄飞惊安详得就像是一个正在欣赏雨景要成诗篇的秀才。

然后他听到远远传来三两声忽长忽短的铁笛啸空的声音，远处似乎还有人摇着小鼓叫卖。

狄飞惊这才说话：“奇怪。”

他说了两个字，不过却不是喃喃自语。

他似乎在跟人说话。

可是，这楼子里，却只有他一个人。

——他是在跟谁说话？

他说了奇怪二字，忽有人也说了一句：“你奇怪什么？”

一人自屋顶“走”了下来。

他也没有用什么身法，只是打开屋顶前窗走下来的，屋顶和二楼地板之间没有什么楼梯，可是，他就是这般平平稳稳的走下来的。

这人穿着灰袍宽袖，一只左手拢在右襟里，走下来的时候，狄飞惊忽然感觉到这真是雨天，真是个阴暗的雨天，真的是阴郁迫人的雨天！

——这场雨还不知道要下多久。

——雨季过后，就要下雪了。

——下雪的时候，不知道要多久才见到阳光。

这些只在他心里转上一转，嘴里却道：“总堂主在屋顶上久候了。”

那老者笑道：“老二，你也累了，先洗洗眼，再洗洗手。”

他这句话一说，就有两名俏丽的少女，捧了盛水的银盆和洁白的毛巾上来，小心翼翼的放在狄飞惊身边的桌子上。

狄飞惊笑笑。

他真的舀水洗眼，然后用白毛巾浸了水，拧得半干，敷在脸上，白汽袅冒，过了一会，才掀开毛巾，再浸在水里，然后又换一个亮丽的银盆，他把

双手浸在水中，隔了半晌，才慢慢而仔细的洗手，洗得很出神、很用心、很一丝不苟。

老者凭栏远眺，颈下疏须微动，大概雨里还掠过了阵风吧，老者的衣袖也略略袅动着。

狄飞惊很耐心的洗好了眼，洗好了手，他的眼睫毛还漾着水珠，双手却抹得十分干净，不让一滴水留在指间。

老者也很耐心的等他完成了这些事情。

他年纪大了，知道一切成功，都得经过忍耐；他年轻的时候比谁都火爆，因此创出了天下，不过，天下是可以凭冲动闯出来的，可是要保天下，却不能凭冲劲。

而是要靠忍耐。

所以他比谁都能忍耐。

每当要用人的时候，他更能忍耐；尤其当用的是人才，更需要耐心等待。

他知道很多事都急不来，而有些事更是欲速则不达的，所以他便像一个猎人、一位渔夫一般，布下陷阱撒了网，便退在一旁养精蓄锐，静心等待。

忍耐有许多好处，至少可以看清局势、调整步伐、充实自己、转弱为强。一个人不能忍耐，便不能成大事，只能成小功小业。

——面今“六分半堂”当然不是小小功业。

他特别能忍狄飞惊。

因为狄飞惊是人才中的人才。

狄飞惊有两大长处，他的长处开封府里是第一的，绝对没有人强得过他。

——狄飞惊的一双手。

——狄飞惊的一对眼。

所以他要特别保养这双手、爱护这对眼睛。雷损非常明白。

他今天苦心积虑、费心策划这一场对峙，便是为了狄飞惊和苏梦枕的这场会面，而这一场会面，便是为了一场谈判，这场谈判的结果不重要，狄飞惊眼里看出的结论才更重要。这就是观察力，如果善于运用，一个人的观察力绝对比财富还值钱。

苏梦枕走后，狄飞惊只说了两个字：“奇怪。”

——为什么“奇怪”？

——什么事“奇怪”？

雷损并不太急，他知道狄飞惊一定会向他说出来，无论任何人像狄飞惊说话那么有分量、判断那么精确，他都有权卖个关子，高兴时才开口。

狄飞惊终于发话了：“奇怪，苏梦枕为什么要这样急？”

雷损很小心的问：“你是指他急于跟我们一分高下？”

狄飞惊垂着眼、低着头、看着他的一双洁白的手道：“他原本不是那么急的，局势对他越来越有利。”

雷损没有答腔，他在等狄飞惊说下去。

他知道狄飞惊一定会说下去。

——就算狄飞惊不是向他的上司报告观察的结果，他也一定会说出来，因为一个人有特殊的看法、精彩的意见，总是希望有人能欣赏、有人能聆听。

雷损无疑是一个最用心而又最高级的欣赏者、倾听人。

狄飞惊果然说了下去。

“一个人要这么急就解决一切，一定有他不能等之处，那便是他的苦衷，一个人的苦衷，很可能就是他的弱点。”

他说到这里，停住。雷损立刻接下去：“找到他的弱点，就可以找出败他的方法？”

狄飞惊立刻道：“是。”

雷损道：“可是，他的苦衷是什么？”

狄飞惊的脸上出现了一阵子迷惑的神情：“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猜……”

雷损试探着道：“他的身体……？”

这就是他请狄飞惊跟苏梦枕照面的主要目的：只有狄飞惊才能看得出苏梦枕是不是真的有病？病得怎样？是什么病？

——苏梦枕是个不易击倒的人，他几乎没有破绽，他的敌手也找不出他的弱点。

——但每个人都有弱点，不过高手都能掩饰自己的弱点，且善于把弱点转化为强处而已。

——一个人武功再高，都难免一死；一个人身体再好，也怕生病。

——苏梦枕生的是什么病？如果别人不能击垮他，病魔能不能把他击溃？

这是雷损最想知道的消息。

“他是真病；”狄飞惊庄严地道，因为他知道自己所下的这个判断足以震动整个京城、半个武林：“他全身上下，无一不病；他至少有三、四种病，到目前为止、可以算是绝症；还有五、六种病，目前连名称也未曾有，他之所以到现在还不死，只有三个可能。”

他深思熟虑的道：“一是他的功力太高，能克制住病症的并发；可是，无论功力再怎么高，都不可能长期压制病况的恶化。”

他的眼睛又往上睇去，雷损静静的等他说下去，他的脸上既无奋亢、也没怒伤，他的表情只是专心，甚至近乎没有表情。这是狄飞惊最“怕”的表情，因为在这“表情”里谁也看不出对方内心里真正想的究竟是什么：“第二种可能是他体内七、八种病症互相克制，一时发作不出来。”

“第三种可能呢？”

雷损问。

“奇迹。”

狄飞惊答。

十八 满脸笑容

奇迹。

天下间还找不出理由来解释的事，还可以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奇迹！”

“按照道理，这个人的病情，早该死了三、四年了，可是到今天，他仍然活着，而且还可以支持‘金风细雨楼’浩繁的重责，只能说是一个奇迹。”

雷损默然沉思。

像他这种的人、今天的地位，当然懂得话不必多说，但每一句话说出去都重逾千钧。通常，他反而多聆听别人的说话，只有再多面听的情况底下，他的判断才能接近正确，说的话才会更加有力。

所以他很小心的问：“你的意思是说：苏公子本来可以等，不必急，因为局势的发展都对他有利，他不必急于解决我们两帮之间的纷争……可是，他既沉不住气，你认为可能是——”下面的话他便不说下去，因为下文应该由狄飞惊来接话。

“他不等，便一定有不便等的理由。”狄飞惊立即把话接下去，他一向都知道自己的任务，在一个集团里，每个人都难免有自己的位分，有的人说话要直接些，有的人说话应该保留些，有的人在做“好人”，有的人就不惜要当“坏人”，在不该说话的时候说话，和在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正如不知自己位分的人一般，迟早会在集团的组织里淘汰出去。狄飞惊的地位一向稳如泰山，他自知跟自己在行事分寸上的掌握大有关系。“也就是说，这跟我们以前所估计的局势不一样。”

“本来是：时间与局势，都对他有利。”雷损开了个话头。

“现在是：局势对他有利，时间却很可能对我们有利。”狄飞惊道。

“你指的是：他的身体不行了？”雷损问得非常非常的小心、十分十分的谨慎。

狄飞惊目若电闪，迅疾的逡巡了搜上一遍，才自牙缝里透出一个字来：

“是。”

雷损立即满意。

他等待的就是这个答案。

这答案不止关系到个人的生死，甚至十数万人的成败，整座城的兴亡。

因为这个答案是狄飞惊嘴里说出来的。

有时候，狄飞惊说的话，要比圣旨还有效；因为圣旨虽然绝对权威，但君主仍极可能昏昧，狄飞惊却肯定英明。

就算他要判断的对象是雷损，甚且是他自己，他都可以做到客观公平。

狄飞惊说完了这句话，用袖子轻轻抹去他额上的汗珠。

——他说这句话，似比跟人交手还要艰辛。

——其实一个人对人对事的判断力，每一下评处都是毕生经验，眼光之所聚，跟以全副功力与人相搏的费神耗力应是不分轩轻的。

雷损自屋顶上下来，外头下着雨，他身上却不沾上半点湿痕。

狄飞惊这时反问了一句：“三天后之约，总堂主的意下如何？”

他很少问话。

对雷损，他知道自己应该多答，不该多问。

除非他知道他的问题是必须的。

其实在雷损的心目中，狄飞惊的问题往往就像他的答案一般有分量，“既

然时间对我们有利，我们何不尽量拖延时间？”

狄飞惊微微一叹。

雷损立即觉察到，所以他问：“你担心。”

狄飞惊点点头。

雷损道：“你担心什么？”

狄飞惊道：“他既然要速战速决，就不会让我们有机会拖宕，而且……”

雷损问：“而且什么？”

狄飞惊忽改用另一种语调问：“总堂主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年轻人？”

雷损也忍不住长叹：“这个时候却出来了两个这样的人，实在是始料非及。”

狄飞惊问：“总堂主知道这两人是谁吗？”

雷损道：“我等你告诉我。”

狄飞惊道：“我只知道他们来了京城不到半年，一个姓白，一个姓王，很有点身手，我以为他们只要再熬三几个月，只要依然熬不出头来，便会离开京城，没料到……”

——“六分半堂”知道有这两个人，但并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狄飞惊只约束手下，不要去骚扰这两个似乎“来历不明、身怀绝技”的青年，因为他知道，除了真正的劲敌之外，不一定事事都要出手：有些人，只要你对他不理不睬，过一段时候，就会销声匿迹，根本犯不着为他动手，这是更明智而不费力气做法。

雷损道：“没料到他们一旦出面的时候，已跟苏公子在一起，突围苦水铺、冲杀破板门！”

他提到苏梦枕的时候，总称之为“苏公子”，不管有无“外人”在场，他都一样客气、礼貌、小心翼翼。

这是为了什么？

——难道是为了留个“退路”，以防“万一”，不致与苏梦枕派系破裂得无可挽救？

当然没有人敢问他这一点，但人人都知道：苏梦枕在人前人后称呼“雷损”的名字、跟雷损称呼苏梦枕为“苏公子”，是全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狄飞惊道：“看来，我们真的有点忽略了这两个不甚有名的人。”

雷损道：“任何有名的人，本来都是个无名之人。”

狄飞惊道：“自今天这一役，这两个无名人已足以名震京师。”

雷损缓缓的自深袖里伸出了左手。

他的手很瘦、很枯干。

惊人的是他的手只剩下一只中指、一只拇指！

拇指上还戴着一只碧眼绿丽的翡翠戒指。

他的食指、无名指及尾指，看得出来是被利器削去的，而且已是多年前留下来但仍不可磨灭的伤痕。

——可见当时一战之动魄惊心！

——江湖上的高手，莫不是从无数的激战中建立起来的，连雷损也不例外。

狄飞惊知道雷损一伸出了这只手，就安下“决杀令”：雷损那只完好的右手，伸出来的时候，便是表示要交这个朋友；但伸出这只充满伤痕的左手，便是准备要消灭掉敌人的时候。所以他立即道：“那两人虽跟苏梦枕在一起，

但不一定就是‘金风细雨楼’的人。”

雷损的手在半空凝了一凝，道：“你的意思是？”

狄飞惊道：“他们可以是苏梦枕的好帮手，也可以是他的心腹大患。”他不似雷损叫苏梦枕为“苏公子”，但也不似雷滚骂称苏梦枕为“痨病鬼”。

——究竟他不愿意称苏梦枕为“苏公子”，还是他碍着雷损与其对敌，不便作这般称呼？

有时候，雷损也想过这个问题，不过并没有答案。

——因为只有狄飞惊了解人，很难有人能了解他。

雷损把手缓缓的揽回袖里去，眼睛却有了笑意：“他们既可以是我们的敌人，也可以是我们的朋友。”

狄飞惊道：“朋友与敌人，本就是一丝之隔，他们先跟苏梦枕会上了，我们也一样可以找他们。”

雷损忽然换了个话题：“你刚才为何不提起婚期的事？”

“苏梦枕先在苦水铺遭狙袭，再自破板门歼敌而至，他来势汹汹，在短短的时间内，莫北神的‘无发无天’和刀南神的‘泼皮风’，部队全掩卷而至，等于有了七成胜算；”狄飞惊答，“这时候跟他提那头亲事，恐怕反给他小觑了。他是来谈判的。”

雷损一笑道：“很好，我们这对亲家还是冤家，全要看他的了。”

狄飞惊的脸上也浮现出笑容：“如果苏梦枕的气势不是今日这般的盛，这头亲事他巴不得一头磕下去哩！”

这句话似乎很中听，雷损开怀大笑。狄飞惊也在笑，除非是一个刚自楼梯走上来的，才会注意到他眼里愈渐浓郁的愁色。

楼梯上真的出现了一个人。

那是雷恨。

雷恨道：“刑部朱大人求见总堂主。”

雷损只望了狄飞惊一眼。

狄飞惊眼里明若秋水，忧悒之色半丝全无。雷损道：“有请。”

雷恨得令下楼，狄飞惊笑道：“刑部的消息可不算慢。”

雷损笑道：“朱月明一向都在适当的时候出现，该来的时候来，该去的时候去。”

狄飞惊也笑道：“难怪他最近擢升得如此之快。”

这样说着的时候，朱月明便走了上来。

朱月明肥肥胖胖、悠游从容、温和亲切、笑容满脸，看去不但不精明强悍，简直有点脑满肠肥。

他当然不是一个人来的。

像他在刑部的身份，去一个地方带三、两百个随从，不算是件铺张的事，可是他这次只带了三人来。

一个皮肤黝黑的中年人，一眼望去，双手似乎拿着兵器上来。

其实那人是空着双手的。

没有人敢带任何兵器或暗器上来见雷损的。

不过那人的双手，看去不像两只手，而似一对兵器。

一对在瞬间足可把人撕成碎块的兵器。

另一个老人，眉须皆白，目光常阖，但在他走路和上楼的时候，胡子和眉毛像是铁铸的，晃都不晃那么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有点害躁的样子，几乎是常贴朱月明朱大人的臂膀子而依着。

他好像喜欢站在别人的阴影下。

这样看去，会让人以为他是“变童”，多于随从。

朱月明一见雷损和狄飞惊，就一团高兴的作揖道，“雷总座、狄老大，近来可发财了！”听他的口气，像商贾多于像在刑部里任职的酷吏。

雷损笑道：“朱大人，久违了，托您的福，城里越来越不好混，但总得胡混下去。”说着起身让座。

朱月明眉花眼笑的道：“我哪有福气，只是皇上圣明，咱们都沾上点福泽而已。总而言之，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不知总堂主以为是不是？”

雷损心忖：果然话头来了，口里答道：“老夫只知道大人不只在刑部里得意，在生意上也发财得很，朱大人的金玉良言，是宝贵经验，令人得益匪浅。”

朱月明眉眼一挤，嘻嘻笑道：“其实，在生意上，一向多凭总堂主提点照应，下官才不致有遭风冒险。”

雷损淡淡一笑道：“朱大人言重了，朋友间相互照应，理所当然。”

狄飞惊忽道：“是了，朱大人却是怎么得知我们在这三合楼里，还是适逢雅兴，也上来这里小息怡情呢？”

朱月明脸色一整，低着嗓子道：“我说实话，‘六分半堂’的总堂主和大堂主一与‘金风细雨楼’的当家，今天在此地会面谈判，这等大事，不但传遍了京城，纷纷忖测，连下官上面的大爷们，也为之注目，就算是今上……嘿嘿，也略有风闻啦。”

雷损微微一笑道：“这等芥末小事，也劳官爷关注费心，惭愧惭愧。”

朱月明趋前了身子，笑道：“两位知我身在刑部，许多事情，赫，不得不作些交代，是了，三合楼上一会，却不知胜负如何？”

雷损和狄飞惊对望了一眼。两人都笑了，他们都猜得不错：“六分半堂”与“金风细雨楼”的胜负如何，是全城的人都关心的事情，这朱月明是借着公事，来探索局势虚实来了！

——话又说回来，这朱月明一直算是“六分半堂”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原因是：如果“六分半堂”不支持朱月明，那么，他在刑部里破案就不见得能这般顺利，而且，就算有权，也不见得能有钱。

一个人有了权，自然爱钱，如果钱和权都有了，就要求名，连名都有了，便是要长生不老诸如此类的东西，总之，人的欲望是不会完全得到满足的。

雷损和狄飞惊都没有回答，但满脸笑容，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

朱月明有些急了，至少有三个上级托他来此一问，他不能无功而返：“两位，咱们是老朋友了，究竟、究竟你们两帮谁占了上风？谁胜谁负？”

狄飞惊笑着说：“你没见到我们满脸笑容吗？”

雷损接道：“你何不去问苏公子？”朱月明知道一早就有人过去问苏梦枕了，但他自己这边厢却是不得要领。

——不过也有一个收获。

苏梦枕与雷损谈判的内容虽不清楚，但“事后”只见雷损与狄惊笑容满脸！

一个人能笑得出，总不会太不得意。

看雷损脸上的笑意，简直就像黄鼠狼刚刚找着了一窝小鸡。

所以朱月明回报上司：

“看来是‘六分半堂’的人占了上风。”

“为什么？”上头问。

“因为雷损和狄飞惊都笑得十分春风得意。”

他的上级虽然感到怀疑，但也只好接受了他这个“推断”。

十九 兄弟

苏梦枕和王小石、白愁飞一下三合楼，立即就有人唤他：“苏公子，”紧接着就问：“你和‘六分半堂’这一场会战，结果如何？”说话的人是在马车里。

这部马车十分豪华，执辔者有三，都是华衣锦服，神情庄穆，看去要说他们是朝廷中的高官、庙堂里的执事，决没有人会不相信。

但他们现在只是替他赶车的。

车外站着八个带刀侍卫，这八个人默立如陶俑，白愁飞一眼望去，便知道其中至少有两人是当代刀法名家，另外三人是一代刀派掌门，其中一个还是“五虎断门刀”彭门彭天霸的衣钵传人彭尖，还有“惊魂刀”的第七代掌门人习炼天，以及“相见宝刀”继承人孟空空。

“五虎断门刀”向不外传，刀法以厉辣称著，刀法中有六十四路是专攻人下盘，所以五虎彭门的子弟，就算被打倒于地，都一样不可轻视。

“五虎彭门”就像“蜀中唐门”和“江南霹雳堂”、“刀柄会”、“青帝门”与“飞鱼山庄”一样，门户森严，权倾一方，有人说，当上这几个门派的主持人，要比当皇帝还过瘾，但五虎彭门上一代掌门人彭尖，刀法在二十五岁前已名满天下，但三十五岁后竟毅然离开彭门，替人当贴身侍卫。

“惊魂刀”习炼天更是锦衣玉食、极尽奢华的富家子弟，习家惊魂刀本就独创一格，历代都有高手辈出，习炼天更有天分，把“惊魂刀”变化为“惊梦刀”，破旧立新，青出于蓝，但他居然也为车中人的护法。

“相见宝刀”由孟相逢所创，当年在对抗“权力帮”和“朱大天王”之役里曾立过大功，传到了孟空空，声名不坠，而且一向是以正道自居，亦以正道自励。

但这位孟公子却只是车中人的护法之一。

——车中人是谁？

白愁飞一向从容淡定，但他现在也不禁引目张望。

车中人一说了那句话，便有两白衣人，小心翼翼的，替他掀开了华丽柔软的车帘。

王小石没有白愁飞那般见多识广，但一见那两个掀帘人的手，便暗地吃了一惊。

因为那两个掀帘人的手，一只手掌厚实粗钝，拇指粗短肥大，而四指几乎都萎缩回掌中，整只手掌就似一块铁锤；另一只手掌软若无骨，五指修长，像柳枝一般，指端尖细得像竹签一般，但偏偏一点指甲也不留。

王小石一看便知，两只粗钝如铁锤的手掌，至少浸淫了六十年的“无指掌”功力，另一只软如棉花的手，至少有三十年“素心指”的柔功和三十年“落凤爪”的阴劲。

“落凤爪”是九幽神君的绝艺，“素心指”是当年天下第一大帮“长空帮”帮主“长空神指”桑书云的掌上明珠桑小娥另辟蹊径的指法，这两门指功根本不能并练，能并练而得大成者，只有一人，那便是“兰花手”张烈心。

既然这人是张烈心，另外一人，就必然是“无指掌”张铁树。

这两人加起来有一个绰号：

“铁树开花”。

“铁树开花”通常是吉祥的征兆。

但对张烈心、张铁树而言，却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开花”的意思，就像玻璃开花是碎裂的意思一般，凡他俩指掌过处，不管是头骨还是胸肌，一样会“开花”，而且非“开花”不可。

连当年苦练“铁砂掌”的宗师刘宗穆的双掌，也被他们“开了花”。

“开花”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那是别人办不到的事，在他们的手上，一样可以顺利成功，就像“铁树开花”一样福从天降、得心应手一般。

这独门指掌都需数十年的功力方望有成，而且习者还要有相当可怕的牺牲，不过，张氏兄弟两人的年岁加起来，却还不够六十一——按照道理，两人合起来连一门“无指掌”的火候都不够。

故此，“无指掌”绝少人肯练，因为就算练成，也已近风烛残年，精力消退，练成也难有作为；至于“素心指”和“落凤爪”，一正一邪，是两门全然不同的指功，根本没有人能同时练成。

不过，“铁树开花”却是例外。

但这对“例外”却只是替人掀帘子。

——车里的人是谁？

王小石一向好奇，现在不但好奇，简直是十分感兴趣。

帘子轻柔华美，帘子一掀，那三名掌轡的、八名侍卫、两名掀帘的，脸上都现出了毕恭毕敬的神情。

车里一个人先行探出头来，然后才下了车子。

——车中人身份无疑十分尊贵，但对苏梦枕丝毫不敢怠慢。

这人样子十分俊朗，浓眉星目，脸若冠玉，衣着却十分随便，神态间自具一种贵气。

苏梦枕停步，笑容一向是他脸上的稀客，现在忽然笑态可掬，拱手道：“小侯爷。”

小侯爷观察似的看着他的脸色：“看来，你们并没有动手。”

苏梦枕笑道：“我们只动口，除非必要，否则，能不动手，就决不动手。”

小侯爷道：“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苏梦枕道：“我们当然也不希望小侯爷为难。”

小侯爷苦笑道：“公子和雷堂主名动天下，上达天听，加上数万人的性命，万一动手，只怕我也担待不起。”

苏梦枕笑道：“小侯爷这一番苦心，我们决不致辜负。”

小侯爷也一笑道：“有你这句话，我想不放心都不可以了。”随而又淡淡地问道：“谈判得怎样了？”

苏梦枕笑道：“很好。”

小侯爷目光起疑，接问道：“很好？”

苏梦枕道：“的确很好。”

小侯爷疑惑的看了半晌，忽哈哈一笑道：“谈话的内容，看来是‘金风细雨楼’和‘六分半堂’的机密了！”

苏梦枕微笑道：“待可以公开的时候，小侯爷必定第一个先知道。”

小侯爷轻抚微髯，目含笑意：“很好，很好……”目光落向白愁飞与王小石：“这两位是‘金风细雨楼’的大将吧？”

苏梦枕道：“他们不是我的手下。”

小侯爷眉毛一扬，笑道：“哦？他们是你的朋友？”

苏梦枕笑道：“也不是。”他顿了一顿，一字一句的道：“他们是我的兄弟。”

这句话一出口，大吃一惊的是白愁飞与王小石，他们两个合起来，简直是大吃二惊！

不是手下，不是朋友。

是兄弟！

兄弟两个字，对多少江湖热血心未死的汉子，是多大的诱惑、多大的魔力，是多令人心血责动的两个字！

兄弟！

“兄弟”，多少人愧负这两个字。多少人为这两个字如生如死。多少人纵有兄弟无数，却没有真正的兄弟。多少人虽无兄弟一人，但却是天下兄弟无数。多少人称兄道弟而做着违背兄弟道义的事。多少人无兄弟却是四海之内皆兄弟。

兄，弟：

——是怎么一种祸福相守、甘苦与共，才算是兄弟？

——是手握手肩并肩热血激发了热血心灵撞击了心灵，才能算是俯仰无愧的兄弟！

小侯爷似乎微微一怔，即道：“可喜可贺！苏公子纵横天下，雄视武林，但却孤身一人，而今在你婚期将届，更闻说你多了这两位结义兄弟！我方某人，也只有钦羡的分儿。”言罢似不胜唏嘘。

苏梦枕道：“小侯爷言重了，开封府里的‘神枪血剑小侯爷’，我们这等草野闲民，怎么高攀得起！”

小侯爷笑道：“我们就别说客气话了。看公子的神态，我回禀相爷，也算有了交代。”

苏梦枕道：“那就偏劳小侯爷了。”

小侯爷一笑，道：“苏公子，但愿不久之后，你的楼子里多几个分堂，开封府里，也能多几分安定。”

说罢他钻入车内，马车开动，仍是三人执辔，两人守在帘前，八人分布前后左右，车子消失在大街口。

除了小侯爷这部马车之外，从苏梦枕进入市肆开始，绝对没有一个闲杂人进得了来。

当然朱月明是例外。

他也不是“闲杂人”。

他跟小侯爷一样，是来探听‘金风细雨楼’主持人与“六分半堂”巨头一会的结果。

——他们探到的是什么讯息？

“你猜小侯爷会给相爷一个什么样的答案？”苏梦枕向身边的莫北神道，“大家都想知道‘金风细雨楼’和‘六分半堂’的强存弱死、谁胜谁负，谁能有六成把握，便足以夺得先机，可惜，这个答案，我看连雷损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看起来很多人对我们都很关心，但其实巴不得我们斗个半死！”

莫北神的一对眼盖像被人打得浮肿，又似垒肉大多，很不容易才抬得起眼皮，“公子一直在笑。”他的语言很钝，甚至似乎没有什么抑扬顿挫，“会谈之后，只要仍在笑，就像是胜利者，至于在会谈里的情形如何，谁也猜不

着。”

“笑有时候比拳头更实用，”苏梦枕道，“我想刑部和吏部的人派朱大人上去，雷损也一定在笑。”

白愁飞忽然问道：“我可不可以问你三个问题？”

苏梦枕道：“你说。”

他们一面行去，一面交谈。莫北神一路上撒下布阵与伏桩。

白愁飞道：“第一，刚才那位，是不是开封府里‘翻手为云覆手雨’，相爷手下第一红人，‘神通侯’方应看？”

苏梦枕道：“能够在一次出巡，便有‘八大刀王，护法，‘铁树开花、指掌双绝’掀帘，契丹、蒙古、女真三位骑术好手掌轡的，天地间除了方小侯之外，恐怕再借十颗太阳去找也找不出第二位来。”

白愁飞点头，又问：“你刚才明明可以对狄飞惊下手，先除去对方一名高手，却为何不下手？”

“你这句话问得不老实，”苏梦枕的目光冷冷的回扫，“你明明知道答案，何必问我！”

“那么说，”白愁飞长吸一口气道，“你是因为发觉屋顶上有个高手潜伏着，所以才不下手了？”

“或许我根本不想杀狄飞惊，也说不定，”苏梦枕道，“你好像已问了三个问题。”

“问题都给你撇开了，”白愁飞道，“有的你根本没答。”

“问是你的事，”苏梦枕道，“至于肯不肯回答那是我的事。”

王小石忽道，“我只有一个问题。”

前面有几部马车正候在大路旁。

苏梦枕缓了脚步，侧首看看王小石。

王小石大声问：“你……你刚才对小侯爷说……我们是兄弟？”

苏梦枕笑道：“你是聋子？这也算是问题？”

王小石怔了一怔，道：“可是，我们相识不过半日……”

苏梦枕道：“但我们已同历过生死。”

白愁飞道：“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苏梦枕冷冷地道：“我管你们是谁！”

白愁飞道：“你连我们是谁都不知道，如何跟我们结义？”

苏梦枕翻起白眼道：“谁规定下来，结拜要先查对过家世、族谱、六亲、门户的？”

白愁飞一怔：“你……”

王小石道：“你为什么要我们结拜？”

苏梦枕仰天大笑：“结拜就是结拜，还要有理由？难道要我们情投意合、相交莫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一大堆废话么！”

白愁飞道：“你究竟有几个结拜兄弟？”

苏梦枕道：“两个。”

白愁飞眉毛一剔道：“他们是谁？”

苏梦枕用手一指白愁飞：“你，”又用手一指王小石道：“还有他。”

王小石只觉心头一股热血往上冲。

白愁飞深吸了一口气，忽然说出了一句很冷漠的话：“我知道。”他盯着苏梦枕缓缓地道：“你要招揽我们进‘金风细雨楼’。”

苏梦枕忽然笑了。

他笑起来的同时也咳了起来。

他一面咳一面笑。

“通常人们在以为自己‘知道’时候，其实什么都‘不知道’，这句话真是一点也不错。”苏梦枕说，你们以为自己是什么人物？我要用这种方法招揽你们作为强助？你们以为自己一进楼子就能当大任？为什么不反过来想我在给你们机会？世间的人才多的是，我为啥偏偏要‘招揽’你们？”

他一口气说到这里，便冷冷的道：“你们要是不高兴，现在就可以走，就算今生今世不相见，你们仍是我的兄弟。”

他咳了一声接道：“就算你们不当我是兄弟，也无所谓，我不在乎。”

王小石一头就磕了下去：

“大哥。”

二十 岂止于天下第一

白愁飞忽叹了一口气道：“你当老大？”苏梦枕怪眼一翻：“像我这种人，不当老大，谁当老大！”白愁飞负手仰天，久久才徐徐的呼出一口气，缓缓的道：“我有一句话要说。”苏梦枕斜睨着他，道：“说。”白愁飞忽然走上前去，伸出了双手，搭向苏梦枕的肩膊。师无愧握斩马刀的手突然露了出了青筋。莫北神浮肿无神的眼忽闪出刀锋一般的锐气。这双手只要搭在苏梦枕的肩上，便至少有七、八种方法可以制住他，十七、八个要穴足以致命。何况这是白愁飞的手！苏梦枕却纹风不动。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白愁飞的两只手，已搭在苏梦枕的双肩上。没有苏梦枕的命令，谁也不敢贸然动手。白愁飞望定苏梦枕，清清晰晰的叫：“大哥，”苏梦枕笑了。他望望王小石，又望了白愁飞，眼里都是笑意。他一笑的时候，寒做全消，就像山头的冰溶化为河川，灌溉大地。他笑着问：“你们知道我现在的笑容，跟刚才有什么不同？”王小石笑得好可爱，抢先道：“刚才是假的，假笑！”白愁飞也笑了，他的笑意像春风乍吹，皱了一池春水，“现在是真的，真笑！”

苏梦枕大笑道：“答对了！”

三人一起开怀大笑。莫北神上前一步，眯着眼睛恭贺道：“恭喜楼主，今天旗开得胜，谈判也占了上风，还结交了两位好兄弟！”

苏梦枕笑着道：“你别妒嫉，我的兄弟可是不好当的！他们的第一件差事，便十分棘手。你也是我的手下，”他一字一句的道：“你和老刀、阿薛、小郭都是‘风雨楼’里的守护神，没有你们的匡护，‘金风细雨楼’说不定早就塌了、溃了、垮了！”

莫北神脸上忍不住出现了一种神色。

激动的神色。

他竭力想要忍住。

但忍不住。

这股激动的神色来得剧烈，就像浪花拍击在岩石上，在他的心湖里激起了千堆雪。

苏梦枕忽然问：“刀南神呢？他的‘泼皮风’已撤走了么？”

莫北神半晌才能用一种平静的语音道：“走了，他要把部队先调回宫里，说要到今晚才到楼子向楼主禀报。”

苏梦枕点点头，转向师无愧：“你知道你是我的什么人？”

师无愧想也不想，立即道：“我是公子的死士，公子要我死，我立即就死。”

“你错了。”苏梦枕正色道：“一个人如果真的对另外一个人好，是决不会希望他为自己死的，你要记住我这句话。”

师无愧道：“可是我愿为公子死，死而不怨。”

“那是你的忠心，”苏梦枕道：“但我宁可你为我而活。”

他顿了顿又道：“你是我的亲信，不是我的死士。”

师无愧眼中也有了一种说不出的神色。

感动？激动？感激？——也许是其中一种，也许都有。

苏梦枕微微叹道：“可惜，沃夫子、花无错、古董和茶花都不在了……要是他们在，看见我新相知的两位义弟，一定会为我十分高兴。”

师无愧眼中掠起一阵泪光。他一向都知道，苏公子总会在很多时候想起

他的弟子、亲信，惋惜他们不能同在的，只是这次忆起的时候，花无错和古董叛变身亡，沃夫子和茶花也受暗算而死，只剩下了杨无邪和自己，但不管叛逆忠诚，苏梦枕都一样把他们回忆进去。

——将军百战身名裂，
——百战沙场碎铁衣；
——古来征战几人回？
——将功成万骨枯！

难道要在江湖上建立些功名事业，在人生里求得些什么，就非要牺牲这么大、失去这么多才能有所获？

难道站在巅峰上的人，皆不堪回顾？历尽风霜的人，都不敢回首？
回首暮云远。

白愁飞似也不胜感喟。

——他为什么感叹？

——是他也有一段不为人所知的经历？一阕低回不已的伤心史？

一个身怀绝艺的人，近三十岁还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究竟他有着一段什么样不平凡的去？

王小石的眼神忽然掠过了一阵难以觉察得出来的同情与好奇。

他当然不敢表露他的同情。

因为这几个一齐在开封府道上行走的人，随便伸出一根指头都足以掀起江湖上的一个大浪，他们又怎会让人同情！

——虽然他们其实亟需要人同情。

江湖上的汉子，是宁可流血不流泪的，每一个人生段落里的伤心史，一如肌骨里的瘀伤，在风雨凄楚的怀人寂夜里，独自位诉，暗自呻吟，可是，他们决不求世人予同情。

你同情他，就是看不起他。

一个真正的汉子，会张开怀抱欢迎你跟他同饮烈酒、杀巨仇，热烈的与你用拳风迎烈风、利刀碎厉梦，但决不让你付予同情。

——只有弱者才喜欢人同情。

王小石的同情，只在深心里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把同情化为鼓舞，他的好奇则是年轻人的特色。

——年轻人谁不好奇？

可是他把好奇与同情深藏，以他的年纪，不可能知道这些非要在人生境界里历遍的感受，他又是谁，怎么思想比他的年龄超前和成熟？

正在大家都有些黯然的时候，苏梦枕忽然停步。

因为他们已来到一个地方。

金风细雨楼。

王小石一看，忍不住说：“那不是楼啊，那是塔！”

苏梦枕微带欣赏的问：“这儿是什么地方？”

王小石道：“山。”

苏梦枕又问：“什么山？”

王小石想了想，道：“天泉山。”

苏梦枕再问：“天泉山上有什么名胜？”

王小石这次连想都不必想：“当然是天下闻名的玉峰塔，还有塔下的‘天下第一泉’。”

苏梦枕笑道：“这不就是喽。‘金风细雨楼’要创帮立业，不设在这里，更设于何地！”

王小石怔了怔，道：“你说得对！”

白愁飞忽然道：“岂止于天下第一。”

白愁飞这句话一说，苏梦枕目光一烁，似乎微微一震，但却淡淡的说：“你这话是何意思？”

“如果作为京城第一大势力，甚至江湖上的天下第一帮，‘金风细雨楼’早已办到，”白愁飞轻问王小石：“天泉山宝塔的传说你有没有听说过？”

“有。”王小石道，“相传这儿是一片水泽，人们只能在周围的高地上耕作，每逢夏天，湖中有一柱激泉，喷百丈高，大家都说这儿是海眼。”

白愁飞目览周遭的湖光山色、平原美景：“可是现在已经是胜景良田了。”

王小石道：“据说后来有个地方官，决心把海眼填平，担山抬石，填了五年，依然填不了。后来却来了七个人，是结义兄弟，其中老大说：让我们来解决这件事。他动用了帮中七万人，在海眼北峰高坡上，丈量尺寸，依山势堆起了一个大馒头。”

“对，那七位结拜兄弟中，以姓李的老大马首是瞻，他既这样提议，其他几位兄弟便群策群力，其中陶二率人生起风炉炼铁成浆，恭三调派分配人手把铁浆泼在馒头山上，麦四精于木工奇门、估量地势水力，钱六则善于理财，为此浩大工程募捐筹款，商七则负责运输架火器具，共铸冶了三个月，三个月内，日以继夜，苍穹通红。这个工程的主要策划安排者，却是柳五。”白愁飞道，“柳五一直是李大的好帮手。”

“是。”王小石道，“后来，铁锅终于铸冶好，七兄弟再集力出手一推，那大铁锅便呼鲁呼鲁的滚下山坡，不偏不倚的封住了海眼。他们趁此下水奠基，把铁锅牢固的扣在海眼上，这儿才成了良田，种出来的稻米，又香又滑，又多又大，据说连‘饭王’张炭也说过：‘京西稻米，天下之冠’的话。”

苏梦枕道：“听来真似个神话。”

王小石说：“我本来也以为是个神话，但后来听前辈们说起，那七兄弟原来就是当年‘权力帮’七大开帮巨子，其中李大就是后来的‘君临天下’，李沉舟，柳五便是柳随风。这样看来，似乎真有这么回事了。”

白愁飞道：“不过这样填塞海眼的方法，未免有点神化。”

“也许是因为所有的‘奇迹’，都难免带有点神化的味道，再经被人夸张、讹传，那就更似神话了。”苏梦枕道，“早建于南北朝时期登封的嵩岳古寺，全以泥浆砌成，形成缓和的抛物状；而木兰陂更以条石叠砌而成，甚至在秦时已在湘水、漓水的分水岭最低处开凿长渠，连接了长江、珠江两大流域，兼通航、灌溉之便；战国时期的都江堰，把岷江分为内、外江，控制灌溉水量，迄今仍有防洪、运输、灌溉、测量的作用。至于陆州的江东桥的跨径巨大石梁，更令人叹为观止，我们有万里长城、恒山悬空寺这等气势恢宏的建筑，还有什么是不可思议的事！”

白愁飞点头道：“看来神话不过是梦想，梦想是理想的再进一步，人要达到理想，并不是件不可能的事。”他的眼光逡巡在那围绕在七层古塔四座高雅的高楼。“金风细雨楼的建立，本来就是件不可能的事。”

王小石眼睛亮得就像两盏灯：“真好，我们现在就置身在不可能的事情当中。”

白愁飞道：“不过，你说的故事，还说漏了一点。”

王小石想了老半天：“我记得的都全部说出来了。”

“那是因为你未曾听说过之故。”白愁飞道：“这玉峰塔下的天泉水池里，还有一座塔，只露出水面半截，叫做镇海塔。”

王小石咋舌道：“塔下还有塔？水中塔？”

白愁飞用手遥指道：“你从这儿望过去，可以隐约看到。”王小石顺着他手所指望去，果见一只巨大石笋般的白色塔尖，露出水面，白愁飞道：“你可别小看这半截塔，人称‘镇海眼石’，每次水涨塔就长，水降塔也落，据说下面有一条金龙守护东城，水一涨，它就驮塔往上窜，水一落，它也负塔往下沉，永远扣塞着海眼，所以水流才永远淹没不了开封府。”

王小石笑道：“好听是好听，不过当真是神话了。”

白愁飞道：“这神话还有下文。据说京城水退之后，只有一个缺口仍喷出清泉来，如珠似玉，清甜可口，人称‘天泉’。前朝有一个皇帝，在宫里住厌了，便来天泉山的行宫小住，听说那大金龙驮塔镇水的故事，要刨根问底，叫了三万闸工，先堵住水道，再一直往下挖，挖出了七层石塔，预计建筑的架构应有几层，正要命人挖掘下去的时候，工匠师傅全部违抗圣旨，宁死不敢动手。皇帝亲去察看，才发现这座塔竟是用一块巨石凿成的，鬼斧神工，决非人所能为，而石塔壁上发现两行诗：‘天泉山下一泉眼，塔露原身天下反’，那皇帝大吃一惊，非同小可，忙令人填土掩坑，把塔保持原状，仍任由水淹塔身，以保江山。”

他说完这番话后，双目平视苏梦枕，道：“你在天泉山上创建金风细雨楼，究竟是为玉泉，还是为了石塔、抑或是为了那塔下的十四个字！”

苏梦枕脸上没有表情。

但目光寒意似冰。

自结义一事之后，苏梦枕一向阴寒的脸上都漾着笑容，现在突然又起寒了。

王小石突然觉得冷。

——给那样的眼色看过，就像被冰镇过一般。

王小石忽然插口道：“金风细雨楼又不是建在水中，且不管水里有龙还是有塔，我看那四方楼阁才是重地。”

白愁飞道：“为什么？”

王小石道：“四座楼，主色是黄绿红白，就算有敌来犯，谁能分辨得出哪一幢楼才是总枢，哪一栋楼是机关陷阱！”

苏梦枕这时才开口，道：“你们都错了。”

“金风细雨楼是我。”

“我就是金风细雨楼。”

“金风细雨楼活在我心中，活在每一个金风细雨楼的人的心里，谁都毁不掉它，旁人都只知道它曾做过什么，都猜不着它还要做什么。”

然后他率先提步前行，一面道：“我们先去‘红楼’歇歇。”

“红楼”雕栏玉砌，极尽辉煌绚丽，看来是个设宴、待客、备筵之处。

——那么其他三幢楼又是属于何种性质？

二十一 我愿意

白愁飞刚在思索着这个问题的时候，忽然发觉王小石从后偷偷的扯了扯他的衣袖。

他只好走慢了一些。

王小石低声道：“你刚才把我听来的传说作了一点补充，我要报答你。”

白愁飞笑道：“我平生最喜欢人报答。我是个标准的施恩望报者。”

王小石道：“我是认真的。你有没有听说过，自古以来很多敢廷前直谏的忠臣，往往没有什么好下场？”

白愁飞略一沉吟，即负手笑道：“那是因为忠臣太直。谁也不爱听人教训，有时当然难免想把喜欢教训人者的嘴巴封了。但我像是个直心肠的人吗？”

“你不像。”王小石叹道：“可是忠臣除了太气直之外，可能也太大自恃，以为理直就是一切，可是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做错事的人会让你当众指出他的错误，自以为是的人也应将心比心，己所不欲，何施与人？没有考虑到这一点的人自然难免要承担这个可能导致的后果。”

白愁飞沉默。

王小石道：“还有一个故事，曹操出兵攻打一地，屡攻不下，后方又告失利，有意退兵，在来回踱步苦思之际，脱口说出：‘鸡肋、鸡肋’一句，部下都百思不得其解，有个聪明人听了，便说：我们快收拾行装吧，丞相要退兵了，同僚忙问他何以作出这个判断？聪明人说：鸡肋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之意，此即退志已萌、但仍举棋未定之际。人人听了，觉得有理，准备撤走。曹操发现这种情形，一问之下，大吃一惊，心道那聪明人怎么能知他心中所思……”

说到这里，王小石道：“你猜曹操把那聪明人怎样处置？”

白愁飞眼也不眨的道：“杀了。”

王小石道：“你觉得曹操这样做法好不好？对不对？”

白愁飞道：“不好，但做得对。两军交战之际，主帅尚未发令，聪明人自作聪明，影响军心，涣散斗志，作为主将的，当然要杀之以示众。”

王小石轻轻一叹道：“可是，如果一个人太聪明了，禁不住要表达他的聪明，这样招来了杀身之祸，未免太不值得了。”

白愁飞微侧着脸，白眼梢盯住王小石，道：“你说的不是故事，而是历史。”

王小石道：“其实也不止是历史，而是寓言。”他也望定白愁飞道：“历史的特色是过不久就会重演一次，寓言的妙处就是讽刺人的行为往往超越不了他们的模式。”

“你不是在说史，而是在说我。”白愁飞负手望天，长吸一口气，道：“我明白你的意思。”然后他再慎重的补充了一句；“但我还是做我自己。”

这时，一个人正自“红楼”里行出来。

这个人年轻英朗，额上有一颗黑痣，举止斯文儒雅，得体有礼，身形瘦长，比常人都高出老大一截。

他含笑点头，与白愁飞与王小石招呼。

王小石和白愁飞却不认得这个人。

这个人已把两本厚厚的书册，双手呈递向苏梦枕。

苏梦枕接过来，皱着眉，各翻了几页。

谁也不知道在看什么？

除了苏梦枕和那个人，谁都不知道苏梦枕为何在进入“红楼”的大堂前，就站在石阶上先行翻阅这两册本子。

——难道接下去的行动，苏梦枕要参考手上的本子办事？

在一旁的莫北神忽道：“两位，这是杨总管杨无邪。”

那年轻人拱手道：“白大侠，王少侠。”

王小石道：“你怎么知道我姓白？”

白愁飞道：“你怎么知道我姓王？”

“两位怎么开起我的玩笑来了？”杨无邪向王小石道：“你是王少侠，”然后又转向白愁飞道：“他才是白大侠。”

白愁飞道：“我可没见过你。”

苏梦枕忽道：“但我们却有你们二人一切重要的资料和档案。”

他把其中的一本卷册翻至某页交给杨无邪，杨无邪朗声读道：“白愁飞，二十八岁。个性潇洒傲慢，常负手看天，行踪无定，出手向不留活口，左乳下有一块肉瘤，约小指指甲大小……”

白愁飞冷笑道：“真有人偷看过我洗澡不成！”

苏梦枕没有理会他，杨无邪依旧念下去：“……曾化名为：白幽梦，在洛阳沁春园唱曲子；化名白鹰扬，在金花镖局里当镖师；化名白游今，在市肆沽画代书；化名白金龙，其时正受赫连将军府重用；亦化名白高唐，在三江三湘群雄大比武中夺得魁首……”

王小石听着听着，脸上越发有了尊敬之色：白愁飞所用名号之多，充分反映了他过去岁月的颠沛流离、怀才不遇。

白愁飞的脸色渐渐变了。

他深深呼吸，双手放在背后，才一忽儿，又放到腿侧，然后又拢入袖子里。

因为，那些事，本来只有他自己知道。

天下间除了他自己，便不可能有人知道。

可是，对方不但知道，而且仿佛比他记得更清楚，并记入了档案之中。

杨无邪继续念道：“……此人在二十三、二十六岁时两度得志。二十三岁时曾以白明之名，在翻龙坡之役，连杀十六名金将，军中称之为‘天外神龙’，统率三万兵马，威风一时，但旋在不久之后，成为兵部追缉的要犯。另外在二十六岁时，以白一呈之名，进入‘长空帮’当黄旗堂下的副令主……”

白愁飞轻轻咳嗽，脸上的神色开始尴尬起来。

“后来又脱离‘长空帮’，几成帮中叛徒，不久又为‘六分半堂’外分堂所亟力拉拢的对象，几乎成为第十三分堂堂主。还有……”

苏梦枕忽道：“不如读一读他的武功特色和来历。”

杨无邪：“是。白愁飞的师承：不明。门派：无记录。父母：不详，妻室：无。兵器：无定。”

白愁飞脸上又有了笑容。

杨无邪紧接着念道：“他的绝技近似于当年‘江南霹雳堂’中一脉一支：‘雷门五虎将，中雷卷的‘失神指’，只不过雷卷用的是拇指，白愁飞却善用中指，他的指法也有不同，有人说他把当年‘七大名剑’的剑法全融汇指法中——”

白愁飞忽然叫道：“好了。”

苏梦枕冷冷的点了点头。

杨无邪立时不念下去。

白愁飞用唾液稍为滋润了一下干唇，才道：“这份资料在‘金风细雨楼’，有几人能看得到？”

苏梦枕冷冽的眼色仿佛能数清他额上有几滴汗：“连我在内，三个。”

白愁飞长长吸一口气，道：“好，我希望不会有第四人听到。”

苏梦枕道：“好。”

白愁飞仿佛这才放了心，舒了口气。

王小石咋舌道：“好快，我们才在路上结识，这儿已翻出他的资料。”

莫北神笑道：“所以三合楼之役，赶赴破板门的是我，而不是这位杨总管。”

苏梦枕向王小石笑道：“你说错了。”

王小石奇道：“说错了？”

苏梦枕道：“不止是‘他’，而是‘我们’。档案里也有你那份。”

他一示意，杨无邪就念道：“王小石。天衣居士衣钵传人。据查悉，天衣居士此人很可能就是……”

苏梦枕和王小石一齐叫道：“这段不要读！”

杨无邪陡然止声。

苏梦枕和王小石都似松了一口气。

苏梦枕这才道：“读下去。”

杨无邪目光跳越了几行文字，才朗读道：“王小石的兵器是剑。剑柄却弯如半月。怀疑是跟苏公子的宝刀‘红袖’、雷损的魔刀‘不应’、方应看的神剑‘血河’齐名的奇剑‘挽留’。”

白愁飞忍不住“啊”了一声道：“原来是‘挽留奇剑’，好个‘血河红袖，不应挽留’！”

王小石耸了耸肩道：“挽留天涯挽留人，挽留岁月挽留你。它就是挽留，我就是使挽留的人，只看谁是要被挽留。”

杨无邪等了一会，才继续道：“王小石感情丰富，七岁开始恋爱，到二十三岁已失恋十五次，每次都自作多情，空自伤情。”

王小石叫道：“哎唷。”

白愁飞眉花眼笑的道：“怎么了？”

王小石急得搔首抓腮：“怎么连这种事情都记录在案，真是……”

白愁飞笑嘻嘻道：“那有什么关系。你七岁开始动情，到二十三岁不过失恋十五次，平均一年还不到一次，决不算多。”

王小石顿足道：“你……这……”

杨无邪继续念下去：“王小石喜好结交朋友，不分贵贱，且好管闲事，但与不诸武功者交手，决不施展武艺欺人，故有被七名痞子流氓打得一身痛伤、落荒而逃的纪录，是发生在——”

王小石忽然向苏梦枕道：“求求你好不好？”

苏梦枕斜瞄了他一眼，好整以暇的道：“求我什么？”

王小石愁眉苦脸地道：“这些都是我的私事，你可不可以行行好，叫他不必读出来？”

苏梦枕淡淡地道：“可以。”

杨无邪立时停了下来，手一挥，立时有四个人出来，两人各捧厚帙，两人守护，走向“白楼”。

——难道“白楼”是收藏资料的重地，就似少林寺的“藏经楼”一样？

苏梦枕微笑道：“我们的资料组，是杨无邪一手建立的，对你们的资料，收集得还不算多。”他似乎对自己的“手下”十分自豪。

王小石喃喃地道：“我明白。对我们这两个籍籍无名的人，已记载如此周详，对大敌如雷损，资料更不可胜数、更详尽入微，可想而知。”

苏梦枕道：“错了。”

王小石迷惚了一下：“又错了？”他苦笑道：“我今天跟错神有缘不成？”

苏梦枕道：“我们有雷损的卷宗七十三帙，但经杨无邪的查证，其中可靠的最多不超过四帙，这四帙卷宗里，其中有很多资料还颇为可疑，可能是雷损故意布下的错误线索。”苏梦枕眼光已有了嘉许之色，“杨无邪外号‘童叟无欺’，他的眼光和判断力未必能胜狄飞惊，但收集资料的耐性和安排布置的细心，又非狄飞惊能及。”

杨无邪一点也没有骄傲。

也没有谦逊。

他只是低声地道：“公子，树大夫到了，你腿上的伤……”

苏梦枕道：“叫他先等一等。”看来，“金风细雨楼”楼主的权威，不但可以请得动御医亲至门诊，还可以要御医苦候他这个病人。苏梦枕眉头深锁，叹道：“刚才在三合楼，狄飞惊借他垂首的时候不住观察我腿上的伤势，如果他认为有机可趁，雷损立即就会从屋顶上下来跟我动手，可惜，他们察觉我腿上的伤，不如他们期望中的严重，唉，沃夫子和茶花舍身相救，但他们……”

说到这里，语音哽咽，一时说不下去。

王小石忽道：“大哥腿上的伤，也流了不少的血，应该休歇一下。”

苏梦枕道：“有一件事，刚才没这一声‘大哥’，还不能告诉你们，现在你们既已唤了这一句，我倒不能不告诉你们。”

王小石和白愁飞都专神凝听。

苏梦枕道：“刚才我说的方小侯爷，他是支持我们‘金风细雨楼’的人”。他顿了顿，又道：“不过，这个人绝对不可忽视，也不能忽视。他在朝廷里说话极有分量，在武林中地位也举足轻重。”

王小石忍不住问了一句：“为什么？”因为小侯爷比他还要年轻，年轻人总是对比自己更有成就的年轻人感到不服气，就算是再有气度的人，起码也会有些酸溜溜。

苏梦枕道：“原因大多了，其中之一，就是他有个好父亲。”

白愁飞失声道：“难道是……？”

苏梦枕点头。

王小石依然不解：“是谁？”

白愁飞道：“你没听到刚才杨兄说过：‘血河神剑’就在方应看手里吗？”

王小石一震，道：“他父亲是……？”

苏梦枕道：“便是三十年前武林公认的大侠方歌吟。”

白愁飞冷笑道：“有这样的父亲，儿子何愁无成！”

苏梦枕道，“不过，方小侯爷也的确是杰出的人才。方歌吟无心仕途，朝廷为笼络他，封他为王爷，但他视如粪土，他仍仗剑天下，云游四海，但

方应看却懂得要成大事，必须借助官方势力，所以他这个小侯爷，也是皇上跟前的红人。这点手段，方大侠反而无法做到，这是方应看的高明处。”

白愁飞想了想，才道：“你说得对。这种人，年纪轻轻看透这一点，委实不可轻视。”王小石忽道：“有一件事，你还未曾交代。”这次倒是苏梦枕为之一怔、道：“哦？”王小石道：“你刚才不是说，要交给我们一项责任吗？”苏梦枕笑了：“好记心。不是一项，而是两项，一人一项。”王小石道：“不知是什么任务？”苏梦枕道：“你心急要知道？”王小石道：“既已和大哥结义，便不想吃闲饭。”苏梦枕道：“很好。你看三日后之约，雷损会不会践约？”王小石道：“只要有利，雷损便会去。”苏梦枕道：“这约定是我方先提出来的。”王小石点头道：“如果局势对‘金风细雨楼’不利，你决不会主动提起。”苏梦枕道：“既然对‘六分半堂’不利，你看雷损如何应付？”王小石道：“他不会去。”苏梦枕道：“他是一方霸主，又是成名人物，怎能说不去就不去？”王小石道：“他一定有办法找到借口，而且，也会加紧防范。”“这次说对了。”苏梦枕道：“其中一个借口，便是他的女儿。”王小石奇道：“他的女儿？”苏梦枕道，“还有一个月，他的女儿便是我的夫人。”他淡淡地道：“相信你听过‘和婚’这两个字。”“和婚”原是汉朝与异邦订盟一种常见的手段，没想到六分半堂的总堂主雷损对金风细雨楼的苏梦枕也用上了这种“伎俩”。白愁飞忽插口道：“这种婚事你也同意？”苏梦枕道：“我同意。”王小石也说道：“你愿意？”——这当然有点不可思议。苏梦枕道：“我愿意。”他淡淡地道：“这桩婚事，原本就是家父在十八年前就订下来的。”

“十八年前，六分半堂已是开封府里举足轻重、日渐强大的帮会，家父苏遮幕才刚刚建立‘风雨楼’，连总坛都尚未建立，只可以算是六分半堂阴影与庇护下的一个组织，雷损那时候才见过我一次，就订下了这门亲事。”苏梦枕道：“二十九天后，就是婚期。”

白愁飞冷笑道：“你大可反悔。”

苏梦枕道：“我不想反悔。”

白愁飞道：“你要是怕人诟病，也可以找借口退婚。”

苏梦枕道：“我不想退婚。”

白愁飞问：“为什么？”

苏梦枕道：“因为我爱她。”

二十二 名目

当一个人表示他的苦衷就是“爱”的时候，很多话都可以不必再说了。
他的“理由”已经充分。

但当苏梦枕提到“爱”字的时候，王小石和白愁飞脸上禁不住都有点诧异之色。

——像苏梦枕这样一个冷傲、深沉、握有重权的领袖，突然说出“爱”字出来，未免让人感觉突兀。

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领袖也是常人，不是神，他们可能因站在高处，愈发少人了解、愈发孤寂，楼高灯亦愁，山高风更寒，凡领袖人物，心里一定更需要友情、亲情与爱情。

所以当苏梦枕说出他心里感受的时候，脸上所笼罩的神色，眼里所流露的神采，跟少男在恋爱的时候，竟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人只要还懂得恋爱，就是一种幸福。

且不管有没有被爱。

白愁飞情知自己问多了，话也说多了，干咳一声道：“哦，这，所以嘛，我看……”

苏梦枕微笑道：“所以，我有必要在跟雷小姐成婚以前，先解决掉‘金风细雨楼’与‘六分半堂’之争。”

雷家小姐一旦过了门，两造就是亲家了——亲家的事最好办，也最不好办，因为一旦成了亲家，就要讲亲情，许多事便不能大刀阔斧的处理了。

——更何况这一门“和婚”，究竟是苏梦枕被“和”了过去，还是雷家小姐被“和”了过来，连苏梦枕和雷损都殊无把握。

苏梦枕的眼里闪着跟他姓名一般的迷惘：“听说，雷姑娘早就从杭州动身，已来到京城了，不知她还是不是那样喜欢唱歌弹琴？”

这句话没有人能相应。

幸好苏梦枕立即转移了话题，“所以，我们就得要制造既成的时势，逼得雷损不得不谈判，非谈判不可。”他的目光竟全变了一种神情，“就算不谈判，也惟有决战。”

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吐出来：“决一死战，是‘金风细雨楼’与‘六分半堂’在所难免的结局。”

这个结局究竟如何，谁都不知道，但其过程无疑一定十分可怕。

凡是要用人的血与泪拼出来的“结果”，再完美的收场、再幸运的局面、再彻底的胜利都难以补偿那过程里的悲哀惨痛。

如果“金风细雨楼”与“六分半堂”的对峙一天不解除，血就会流得更多，人也会死得更多。与其延宕不决，不如速战速决。

就算“和婚”，也只是另一种方式的“战斗”。

雷损希望“和婚”能动摇苏梦枕的斗志。

偏偏苏梦枕又不能不接受。

因为他不得不和雷损对抗，但偏偏爱上了他的女儿。

命运，似把这几个人绾结在一起，让他们浮沉，让他们挣扎，让他们纠缠在其中，而它以一双冷眼看人性在争斗中发出火花。

且不管是光芒万丈，还是如虫之火。

王小石很认真他说：“‘金风细雨楼’与‘六分半堂’真的不能和平共

处吗？”

苏梦枕道：“如果只是我苏某和他雷某的事，那么事情并不难解决，但牵扯到一楼子和整堂口里的人，就算我们想化干戈为玉帛，我们的人也不可能就此算数。”

人一多，问题就复杂了。

个人的问题还好解决，但一旦牵涉到社团、家族、国家、民族之间的恩怨，那就更不容易化解了。

这点道理王小石是明白的。

所以他说：“‘六分半堂’在外面所作所为，我算是领教过了，如果我要帮‘金风细雨楼’，那是名正言顺的事。”

苏梦枕立即摇首：“错了。”

王小石奇道：“什么错了？”

苏梦枕道：“不要太斤斤计较名不名正，言不言顺，江湖上有许多事，名虽不正但心正，言虽不顺但意顺，大凡帮会、组织的斗争牵扯必巨；不可能一方面全对，一方面全不对；也不可能阖帮上下，无一坏人；亦不可能堂里子弟，无一好人。你要帮朋友，雨肋插刀，在所不辞，但这未必是主持公道，未必是名正言顺，若真正要帮朋友，根本就不必管这些，帮就帮，扯什么公道公理？！”

王小石道：“不行。如果朋友行的是伤天害理的事，我岂不是伤天害理？如果敌人是仗义卫道，就算是仇人，我也要相帮。”

白愁飞截道：“我不是。谁帮我，我就帮他。谁对我好，我就对他好。”

苏梦枕对王小石森然道：“你要是坚持，我决不勉强，从这儿走出去，在金风细雨楼的地盘里，决没有一个拦你的人。”

白愁飞冷冷地补了一句：“只不过，今天的事一闹，六分半堂早已把我们当作巨仇大敌。”

王小石道：“谁说我要走？”

白愁飞冷眼一翻：“不走你又尽在这儿废话什么？”

王小石强硬地道：“我只是要问清楚。”

苏梦枕道：“你还有什么要弄清楚的？”

王小石道：“钱。”

苏梦枕一怔。

白愁飞失笑道：“没想到。”

王小石道：“没想到什么！”

白愁飞道：“像你这么一个人，会那么注重该拿几两银子的事。”

王小石道：“错了。”这是苏梦枕刚说过的话。

这次到白愁飞奇道：“错了？”

王小石坚定地道：“我只是在问：‘金风细雨楼’的经济来源。”他审慎的神色已远超乎他的年龄：“我知道‘六分半堂’包赌包娼，暗底里还打家劫舍、偷骗抢盗，无所不为，如果‘金风细雨楼’也如是，都是一丘之貉，我为啥要相帮？”

师无愧脸上已出现怒色，抓刀的手背突然露出怒色，苏梦枕忽道：“无邪。”

杨无邪道：“在。”

苏梦枕道：“你扶无邪进去，先叫树大夫给他治治，他的血流了不少。”

杨无邪道：“是。”

他明白苏梦枕的意思。

然后苏梦枕对王小石和白愁飞道：“你们跟我来。”

他走向乳白色楼子。

这楼子里每一层，都有不同的作业。

但作业的性质却是相同。

除了底层是议事之地外，譬如第二层是书库，金风细雨楼似乎鼓励手下多读些书；第三层是鸽组的联络网，任何来自或发予金风细雨楼的函件讯息，都以此处为总接送；第四层是各家各派武功资料的收藏，金风细雨楼在这方面收集的资料，还加以批注，这些批校的意见，足以对天下问各宗各派的武学产生极深巨的影响力。

他们只上了五层楼。

第五层楼里，有各式各样的簿子。

帐簿。

也有各式各样的卷宗。

契约。

只要是做生意、搞买卖的，都不能少掉这两件东西，而且，想要一个组织成功而有效率地运作，这两项就必须完善健全。

总共有三十二个人在这儿埋首苦练。

这儿的主音并不是交谈，而是算盘踢达的声音，和下笔沙沙的微响，每个人都是运指如飞，不是在算帐便是在记录。

周围的人都很安静，很安详，有的人甚至一面抽着烟杆，吸着鼻烟壶，一面工作，这样看去，工作得虽然悠闲，但决不怠懈。

这儿安宁得似乎并不需要守卫！

可是会真的没有人戍守吗？

王小石和白愁飞都知道，越是看不见的防守，是越可怕的防守。

——这五层楼都不是个人资料的贮存之地。

——个人资料究竟摆在哪里？第六层？第七层？

——上面的几层楼，又是什么世界？

现在谁都看得出来，这样的一栋楼宇，系掌握了金风细雨楼的总枢，这庞大组织的一切运作，都得要靠这儿的文案和作业来维持。

而且谁都看得出来：

金风细雨楼是一个严密的组织。

苏梦枕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人。

白愁飞惟有叹道：“你实在不该带我们来这地方的。”

苏梦枕道：“为什么？”

白愁飞道：“因为这是金风细雨楼的要枢，多一个人知道，总是不宜。”

苏梦枕淡淡的道：“你们不是外人。”

白愁飞道：“万一我们拒绝加入，反目成仇，我们岂不是成了外人了！”

苏梦枕淡淡的道：“你们不会。”他转过头去看这两个人，问：“你们会么？”

然后他不待两人回答，即道：“这个题你们不必回答，绝对不需要人回答。”

——这种问题只能靠行动表现，不能听回答，因为世上再好听的话，绝

对可以从人类口中说出来，正如再恶毒的话一般，口是而往往心非。

他长吸一口气，说得很慢：“我带你们上来这里，只是因为三弟他要了解我们的经济来源；”说到这里，他又剧烈地呛咳起来，使人感觉到他的喉头就似腿上的伤口，不住的冒涌着血，“一个人自以为他了解的时候，通常其实并不了解。金风细雨楼的建立，非一朝一夕，怎会让你们匆匆一瞥，就能掌握得到？”

他平伏喘息，手抚胸口，良久才道：“以前，很多人以为他们已经足够了解金风细雨楼，结果，他们不是死了，就是失败了，或者，加入了金风细雨楼，成为其中一员。”

他笑笑又道：“其实不仅是这样子，不但金风细雨楼如此，六分半堂也如此。没有人可忽略已成的势力，也不可以忽视传统的力量。”

“你这些话我会记住。”白愁飞道，“一定记住。”

王小石只觉得很感动。

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因为他才不过说了一句话，苏梦枕已带他连上了五层楼，目睹了金风细雨楼的五个机要重地。

在苏梦枕这种人面前，实在不需要太多的话。

尤其是废话。

因为他一对被病火燃烧的锐眼，仿佛已把事物看穿，把人心看透。

王小石忽然觉得并不佩服。

对苏梦枕，佩服不足以表达这一种敬意。

更准确的字眼是崇拜。

苏梦枕指着那些一个个长方格子道：“那些便是我们经济来源的记录。由我们经营的事业有盐帮、运粮、押饷、保镖、戍防、铁器、牲口、商旅等等，我们制造的兵器包括弓箭、暗器、火炮、内外门兵刃，另外手上更有大批铁工、竹工、藤工、瓦工、织工、木工、船工等，随时可雇用出去。我们有大批受过训练的战士，就连朝廷防御、边防军事，也会借重到我们，今天你们看到刀南神所部的‘泼皮风’，就是其中一支队伍。”

他顿了顿又道：“另外还有大江南北七百五十二间镖局，请我们督护；水陆七十三路分舵，亦跟我们挂钩。京城里我们有的是买卖，从当铺到酒肆，有很多都是我们一手经营的，城外有不少耕地，都是我们的人在种桑养蚕。”他笑笑又道：“另外，朝廷有时候，也要派我们去作一些他们并不方便作的事，这些事少不免都会动到金风细雨楼，而这些事，通常代价都相当不小。”

白愁飞忽然问了一句：“莫不是残害忠良、铲除异己？”

苏梦枕脸上骤然变色，冷冷地道：“这种事，不但金风细雨楼不干，就连六分半堂也不会去干的。我们只对外，不对内；”他沉声道，“更何况，这种事，朝廷一向养了一群鹰犬，自然会替他们干好事，朝廷也不见得会信任外人。”

然后他问王小石道：“如果你还想知道多一些，你可以跟我来看我们官兵平寇救匪的档案，还有……”

王小石断然道：“不必了。”

苏梦枕道：“哦？”

王小石道：“我之所以不加入任何帮会，是因为他们的钱财来路不正；我之所以不加入任何门派，因为我不想自囿于狭仄的门户之见。”他向苏梦

枕衷诚地道：“我现在明白了金风细雨楼的经济来源和胸襟怀抱，愿跟大当家效犬马之劳，死而无憾。”

苏梦枕笑道：“你言重了，金风细雨楼一向极有原则，有所为而又有所不为，所以，经济上一直要比六分半堂不讨好一些，”他捂着胸前，脸上似有强忍痛苦之色，但眼神却是愉悦的，“不过，我们还算是有几分清誉，金风细雨楼却足可自豪。”王小石道：“这一点千金难买！”苏梦枕哈哈大笑道：“对！这一点千金难求！”语音一顿，忽向白愁飞道：“你呢？”白愁飞道：“我？”苏梦枕道：“老三已问完他要问的话、应问的话，你呢？”白愁飞洒然道：“我没有话要问。”苏梦枕睨着他，“那你有何求？”白愁飞道：“我只求有个名目。”苏梦枕道：“什么名目？”白愁飞道：“副楼主。”他这句话一说出口，在场的人，谁都大吃一惊。不但连莫北神也为之震动，就连在帐房里的管事们，也纷纷停下了笔、止住了算盘，抬头望向白愁飞。——一个才第一次进入楼子里的年轻人，居然一开口就想当副楼主，真把其他功臣重将置于何地？视若无睹？——白愁飞是不是太狂了些？一个人太狂，绝对不是件好事。尤其是年轻人。奇怪的是，很多人都把狂妄当作是一件美事，一种足以自豪的德性！不过，白愁飞脸上并无狂态。他只是理所当然。他这句话出口，跟还没说出之前一般泰然。

二十三 扫雷行动

人人都变了脸色。

连王小石也觉得白愁飞的要求太过无稽。

苏梦枕却没有。

他神色自若。

“好。”他说，“你要当什么，我给你当，不过，你要当得来才可以。”

他语音微带讥诮之意：“这世上求虚名的人太多，但如无实际本领，仍然一切成空。”

白愁飞冷峻地道：“你不妨让我当当看。”他近乎一字一句地道，“我一定当得来。”

苏梦枕忽然连点了自己身上几处要穴，脸上煞白，青筋抽搐，好一会才能说话：“我真是浑身是病。”

王小石关切地道：“为什么不好好去治？”

苏梦枕道：“我有时间好好去治吗？”

王小石道：“至少你应该保重。金风细雨楼固然重要，但若没有你，就没有金风细雨楼。”

苏梦枕笑道：“你知道我现在觉得最有效的治病方法是什么？”

王小石侧侧首。

苏梦枕道：“当自己没有病。”

然后他又笑了。苦笑。

他接下去问：“你们在金风细雨楼，想先何处着手？”

他这句话问得很慎重。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正如你要写诗，就应该懂一点音韵平仄，多知道一些典故字汇；如果要写字，就要懂得一些笔墨砚纸的常识；如果想发财，起码要会做生意、有一盘精打细算的数口。

就算是加入帮会，不可能整天都是打打杀杀，要弄清楚的事，从人手到分舵，可算得上千头万绪，千丝百缕；正如作为朝中大臣一般，不止是参奏弹劾、议事问政，而对朝中礼节、同僚位分、律法制度都要瞭如指掌，才能有所作为。

所以苏梦枕才有此一问。

答案却不同。

“我想先从这‘白楼’的资料着手，弄熟一切调度布防、来龙去脉，方便他日策划定略。”

白愁飞这样说。

他一向很有野心，也很有抱负。

“我希望先从外围入手。金风细雨楼虽然较受朝廷官方认可，名门大派器重，但在江湖上和一般人心里，却不如六分半堂根深蒂固。也许是因为近年来金风细雨楼崛起的确太快，很多事来不及奠基布局，我想在民间和外间，多作一些扎根的工作。”

这是王小石的意见。

他一向跟市肆贫民较能沟通，而且从不自恃清高、曲高和寡。

他的意见和白愁飞不一样。

白愁飞主张集中精神、节约时间，先从金风细雨楼的重心与重点下手，方便在决策应事的大方向上成为苏梦枕的强助。

王小石则属意先由外围下功夫，摸熟环境、弄通形势，慢慢从基层调训干员，以便金风细雨楼可以屹立不倒、稳如泰山。

这两个不同的意见，反映出他们不同的个性。

苏梦枕也有他自己的意见。

但他却欣赏他们两人的看法。

就是因为他们的意见不同，所以才会聚在一起。

世上的知交，本来就不需要性格一致，只要兴味相投，只要有缘，那便是相知的一切理由了。

苏梦枕道：“你们可以从你们所选择的方式行事，不过，有两件事得要先做。”

白愁飞问：“逼使雷损不得不马上谈判的事？”

苏梦枕一向只问人话，不答话，所以他问：“你们认为有什么是能令雷损不得不马上谈判？”

白愁飞即道：“假如他麾下的忠心干部一一死去，独力难持大厦，雷损想要不谈判，也不容易。”

王小石补充：“就算谈判，但失去了讨价还价的分量。”

苏梦枕道：“说得很对。所以我们要对付三个人？”

王小石道：“对付？”

苏梦枕道：“对付。”

白愁飞道：“是三个人？不是两个？”

苏梦枕道：“因为还有一个人我已请了另外一个人去对付了。”他有点莫测高深地道，“那是个很好玩的人。”

王小石道：“很好玩的人？”

苏梦枕笑道：“至少是个很有趣的人。”就不说下去了。

白愁飞问：“我们对付的是六分半堂里哪三个人？”

苏梦枕道：“六分半堂里有几个身居要职的，都是姓雷的，譬如雷媚、雷恨、雷滚。”他一字一句地道：“我要你们去对付雷恨和雷滚。”

“雷媚呢？”

“我已叫人去对付了。”

“为什么不对付狄飞惊？”

“因为狄飞惊是个极难对付的人，我们不该在此时此刻做没有把握的事，”苏梦枕道，“在我们想杀六分半堂的人的时候，六分半堂也必然正想打我们的主意。如果我们的对手被杀，士气受挫，谈判自然无力，说不定还得自动求延。我们要折雷损的信心，却不可反被他挫损了士气！”

“而且，”苏梦枕继续道，“如果六分半堂有一天整垮在我们手里，雷损极可能来个玉石俱焚，惟一能帮我们定局面的，反而是狄飞惊，只要他肯跟我们合作，一切都好办了。”

“所以要留下他？”

“他活着，对双方都有利。”苏梦枕道：“他死了，对双方都不好。”

白愁飞听了，叹了一口气道，“狄飞惊真是了不得的人。”

一个人能为自己人和敌人所尊重，而双方都觉得他举足轻重，不可或缺，自然十分难得。

人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已可以算得上是个大人物。

白愁飞问：“雷动天呢？他是六分半堂的二堂主，杀了他足以骇众！”

苏梦枕肃容道：“雷动天是一个很可怕的人，如果还没有充分的把握，还是不要动他的好。”他凝重的道：“以前，我手上不止有‘四大神煞’，还有一位‘上官中神’，擅使三百一十七条雷山神蛛游丝，一手能发一百二十三颗‘沙门七煞珠’，想你们必也曾听说过。”

白愁飞道：“上官悠云之名，远在我儿时已名动天下。”

苏梦枕微叹一口气道：“如果他能活到现在，还不知有多出名；”他补了一句：“他就是不信这个邪，去动雷动天，结果给雷动天连同他布下七百四十七株湘妃竹阵一齐活生生的震死。”

王小石咋舌道：“连竹子也死了？”

“在‘五雷天心掌’下，如同雷殛一般，所过之处，无有不死。”苏梦枕道：“不过也有一次例外，洛阳‘妙手堂’的人想过来京城抢夺地盘，‘大雷神’回万雷以‘五雷轰顶’攻击雷动天，雷动天以雷制雷，结果回万雷挨了一殛，负创而去，并没有死。”

他淡淡地道：“不过，回万雷却也不敢再来京师一步，不敢再动京城一草一木的主意。”

王小石吐舌道：“好厉害。”

白愁飞冷冷地道：“我倒想会一会此人。”

苏梦枕道：“你不必急，有的是机会。”他沈声道：“不管你会不会去找他，但他一定会来找你。”

王小石道：“究竟谁去对付雷滚？谁对付雷恨？”

白愁飞道：“他们都窝在六分半堂里，如何去‘对付’他们？”

王小石又问：“究竟‘对付’是什么？杀？揍？伤？还是教训？”

白愁飞再问：“几时去？在什么地方动手？还有谁去？我们是一起动手？还是分开来行动？”

苏梦枕笑了。

“你们问得这么急，”他说，“我都来不及回答。”

“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他向王小石和白愁飞道：“先换掉湿衣服，再看看你们的新房间，然后一起吃饭、喝酒、谈天，接着到议事厅来，杨无邪会告诉你们怎么对付、怎样做！无论如何，今夜我们得好好叙一叙，对付，再快也得是明晨的事。”

他们正在翻看雷滚和雷恨的资料。

这是第六层的“白楼”。

拂晓。

晓来风急。

烛火轻摇。

杨无邪就在一旁，看着烛火映照出四壁的“资料”，脸上没有表情，但眼里却有满足之色。

资料是比金银更活的财富。

何况这里的资料有些极为珍贵，甚至可说是价值连城。

不管是谁、用任何方式去收集得这些资料，都是件伟大的工作。

杨无邪有份参与甚至策动这件工作。

这每一箱资料，他都视如他的孩子，得来何其不易，其间血汗辛酸，他

是冷暖自知。

一个组织，永远需要有他这种埋头苦干式的人物，没有这种人物，便不可能成为健全的组织。

所以当杨无邪看看这些化费他无数心血、甚至致使在武功上荒废衰退的“成绩”，觉得既欣慰，又自豪。

眼前这两个年轻人在专心的研读资料，他没有去骚扰他们。

他知道他们要凭他这些资料，来干几件轰动开封府内外的大事。如果他的资料不准确，便很容易作出错误的判断。

有些事往往是错不得的。

有些错误，跟“死”字同义。

所以他希望他们能好好的读、用心的记。

而且他也喜欢他们正专心的读、费神的记。

——这仿佛表示了一种尊重、一种赞美，等于是告诉他：他的努力绝对值得重视。

谁都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受到重视。

睿智如杨无邪者也不例外。

王小石和白愁飞的阅读，显然已告一段落。

他们把资料交回给杨无邪。

资料不在他们手上，却已深深烙刻在他们的脑海里。

“这几天，我们想要对付六分半堂的人时候，六分半堂的人也正是要对付我们。”杨无邪道，“长久以来，六分半堂跟我们相对峙，他们派出足够的人手，来监视我们楼里的重将，我们也派出足以承担的于员，来牵制他们堂里的高手。所以两股实力，互相对垒，旗鼓相当，谁也不敢贸然出击。”

白愁飞道：“所以只有我们出击。”

杨无邪道：“你们是金风细雨楼的强助，而且六分半堂还摸不透你们的底子，在短时间内也调不出高手来掣肘你们，当然是最适合的人选。”

白愁飞道：“我听说雷损当年的发妻‘梦幻天罗’关昭弟是‘迷天七圣’的圣主关七的亲妹子，如果‘迷天七圣’的高手襄助‘六分半堂’，岂不是敌长我消，甚为危殆？”

“不会的。”杨无邪决断地道：“‘迷天七圣’已与六分半堂结仇。关七因恨雷损可能杀害了他的妹子，要灭六分半堂之心，犹胜于剔除金风细雨楼。”

“所以，根据我的资料，除非是‘迷天七圣’的内部组织最近有了大变动，六分半堂与迷天七圣绝对是敌，而不是友，”杨无邪道，“这点你大可放心。”

白愁飞咕哝道：“有些时候，在江湖上，敌友不是那么分明的。”

“但不是关七，”杨无邪道：“关七恨一个人的时候，他的记忆力很好，他的手也可以伸得很长。”

白愁飞道：“但愿你说得对。不过我们还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雷滚和雷恨。”

“雷滚今天给楼主吓破了胆，挫尽了锐气，他一向都好大喜功，今天受挫，他一定会设法去重振雄风。”

这种男人，不得志的时候通常只会去欺负女人，雷滚绝对是个好例子。

雷滚会去的地方叫做“绮红院”。

那地方常常掳来或买来一些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子，供有钱的大爷“开苞”作乐。

这妓院本就是隶属于六分半堂旗下的，雷滚莅临，自然是“特别侍候”。

在这种非常时期，雷损一定会严禁部下不可胡乱外出活动的，但雷滚还是会偷偷的溜出去，原因是：

他仗恃有雷动天、雷媚、雷恨的遮掩，谅不致遭受什么重大惩罚。

另且，雷滚实在不能不去。

——因为雷滚除了好功之外，还好色，更糟的是他除了在幼弱的小女孩身上之外，根本不能一展“雄威”。

所以他非去不可。

杨无邪要白愁飞在那儿“等”他。

王小石一听雷滚是这样的人，立即叫道：“我去。”

杨无邪摇首：“你不能。”

王小石忿道：“你以为我不是他之敌？！”

杨无邪仍是摇头：“雷恨的武功要比雷滚高得多了。”

王小石道：“那么我为何不能去杀了这个混帐！”

“原因便是你去，便会杀死他，但我并不要他死，他活着还有用；”杨无邪慢条斯理的说，“何况，我查过资料，你根本没有到过妓院，怎能承担这件事，你说是不是？”

王小石只有道：“是。”

他发现“资料”要比他想像中还更有用。

“你的目标是雷恨。”

“雷恨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

“雷恨是一个愤怒的人，江湖上人人都说：谁要是激起了雷恨的怒火，等于引火自焚。”

“我便是要你去激怒雷恨。”

“因为这个人的武功似乎缺少了一样东西。”杨无邪说到这里，才停了一停。

“什么东西？”王小石问。

“破绽，”杨无邪答，“每个人都有破绽，但雷恨似乎没有。所以你好歹择他最强的一点下手，只要能打垮他最自豪绝技，其他的自然都变成了缺点。”

王小石问：“要是我被他的怒火吞噬了呢？”

“那也没有办法，”杨无邪道：“在一头愤怒的狮子爪下，是没有卵存这回事的。”

“我们怎样才找得到雷恨？”

“不用找他，”杨无邪道：“他自己一定会来找你，昨天下午的事，他既不忿气，也决不服气，他总要杀一两个敌人来泄泄气。”

王小石道：“雷滚嫖妓，雷恨杀人，你都那么肯定？”

“肯定。”杨无邪斩钉截铁的道，“一是照我的判断，二是因为六分半堂里，早有着我们的人。”

“这计划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步是，”杨无邪道，“你们一定要到白天的‘三合楼’集合，且时间要在午时。”

杨无邪说到这里，慢慢的道：“我们这个行动，就叫做‘扫雷行动’。”

二十四 网中人

“扫雷行动”开始。

他们正要离开“金风细雨楼”的时候，师无愧却拦住了他俩。

师无愧看来仍是那么英悍，如标枪般的屹立无畏。

杨无邪和师无愧令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两个人，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师无愧已敷过了药，换上了新长衫，精神看来比昨天还要好，可见御医树大夫有妙手回春的办法。

师无愧跟白愁飞道，“公子要见你。”他指了指青楼。

白愁飞点了点头，望了王小石一眼。

“你等我”这三个字，白愁飞并没有说出来，可是他的眼色里已经说出来了，王小石也听到了。

白愁飞径自走入了青楼。

王小石看看晚色，看看泉水，看看花，然后注意力就完全落到一对蝴蝶的身上。

蝴蝶翩翩。

蝴蝶飞到东，他的眼睛就看到东；蝴蝶飞到西，他的一双眼珠也碌碌的溜到西。

他越看越开心，越看越快乐，仿佛他的人也跟着蝴蝶，在花间翻飞翩跹。

这时，忽有人在他肩上一拍。

王小石蓦然一醒，这才发现白愁飞已到了他身边。

白愁飞冷冷地道：“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全神贯注在看蝴蝶，我可以杀死你几次？”

“我不知道，”王小石笑道，“就算要死，又怎能不看蝴蝶？”

——这是哪一门子的理论？

白愁飞一时也答不上来。

王小石露出卵石般的贝齿，笑道：“何况，你才不会杀我。”

白愁飞只有道：“大哥请你也上去一趟。”

王小石爽快地道：“好。”他也走入青楼。

白愁飞负手望天。

他仰首望天的时候，高挺的鼻子、挺拔的眉骨，特别高耸，显出他的做岸和自负。

他一直看到旭日东升，万里晴空，王小石走出青楼来的时候，长长长长、长长长长的吁出了一口长长长长长长长长的气。

然后他们就上路。

谁也没有问对方听到些什么，谈过些什么。

“扫雷行动”：

白愁飞去“对付”雷滚。

王小石的“目标”是雷恨。

另外有一个不知名的人，去解决雷媚。

其余的详情，白愁飞和王小石均不知道。甚至白愁飞不知道王小石如何去除掉雷恨，王小石也不知道白愁飞怎样去对付雷滚，他们只知道一件事：

——任务一完成，即返三合楼。

当你遇上重大任务的时候，忽然参与一件足以沸动江湖、掀干尺浪的大

事之际，心里的感受是怎样？

王小石是兴奋。

他觉得很好玩。

——他的目标是雷恨，在江湖上，找雷恨的麻烦，等于是把自己的头硬塞进狮子的嘴里、还要用火棒戳它的屁股一般没有生机。

可是王小石还是觉得很有趣。

有趣得整个人都振奋起来。

白愁飞却仰首。

他知道会有这样的一天。

他早已期待有这样的一日。

他已作好这一天来临时的准备。

——正如很多怀才未遇的年轻人，枕戈待旦，秣马厉兵，为的便是足以叱咤风云惊天下的一击。

至于这一击是成是败？成又如何？败又如何？大多数人都没有去细想。

因为除非真正全面出击过，否则，永远也不会有答案；就算是已全力出击，也不一定会有答案。

世间有些问题，本来就没有答案，或不需要答案，甚或是人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这次他们的“答案”是什么？

白愁飞在黎明便到了“绮红院”。沿着第六墙根直掠而上，迅速溜入院内，再分辨出方向，直扑北大房三楼的西字房。

这“绮红院”做的是夜里黑里的生意，到了清晨，晓雾刚起，宿露未消，自然大部分人都高卧未起，起来的下人也只惺松睡眼，哪里看得见比一溜烟还快的白愁飞？

白愁飞闪到了西字房外，发觉里面隐透一盏黄火，将熄未熄，显然是昨夜雷滚根本就没有灭灯，就干那胡天胡帝的事。他用手轻轻一按，在糊纸上戳了一个月牙孔儿，张望进去，果见有两对鞋儿，歪斜的撒在床衾前。纱帐半掩，一个赤精上身的大汉，发出如雷似的鼾声，他身旁有一位发似乌云的女子，露出一小截白皙纤弱的柔肩，脸容却看不清楚，床上床下，乱成一片，似有人在此大战过的情况。

白愁飞当然明白这是什么一种大战。

白愁飞轻轻一托，就托向了那插严了的门笋子，门房略开，白愁飞已闪了进去，掩上了门，再闩好了门栓子。

然后他再徐徐的站起来，深深吸了口气。

他望着床上那瘦小柔弱的女子，心中陡升起一股忿意。

他轻轻咳了一声，一步踏近床前。

然后一把掀开被子，另一只手就要把雷滚的脖子拎上来。

金红的被子一掀，竟现出了三具不同的身体，尤其那女子的胴体，完全赤裸，白得刺目，雷滚却穿着牛犊子裤，而被里还有一个人。

一个“小人”。

一个“小人”，一对狠毒的眼。

人极小，比侏儒还小上一些，但手上一把匕首，可又毒又辣，就在白愁飞掀被的刹那，已连下七道杀着。

白愁飞是右臂掀被的。

七道杀着，全向白愁飞的右臂猛攻。

白愁飞来不及破招，只好及时缩手。

他一缩手，那七道杀着变成向他身上攻去。

白愁飞只好疾退。

他一退，就发现这房间已经没有了。

房间就是房间，怎会突然“没有”掉呢？

一个人立身之处，一定会有天、一定会有地。

就算是在屋子里，屋顶外的仍是天，就算在水上，水底下的仍有地。

任何房间，都有屋顶和地板，不管是瓦顶、茅顶、竹顶，还是石地、泥地、砖地，都一定会有屋顶和地板。

可是，现在，房间的屋顶突然不见了。

其实不是不见了，而是落下了一张大网，大网遮掩了整个屋顶。

而地板也不见了，同样的，一张大网升起，白愁飞无论往上升、往下沉，都躲不开这天罗地网。

如果要往后退，夺门而出，已经来不及了，更何况他看得出来门外有更厉害的埋伏。

无论他怎么躲，只要这天地两面大网一接合起来，他就成了网中的鱼，再也逃不出去。

白愁飞这一刹那间只想到一件事：

究竟这张网是六分半堂一早伏下的，还是金风细雨楼早就布下的？

他不退、不闪、不躲、不挣扎。

他只进。

一掠身，就窜入纱帐内。

他的身形本来还是疾退的，但突然间就变成前掠，疾退与前掠之间身法的变化就似优美的歌词与歌谱之间配合得了无痕迹。

——最险之地往往最安全。

房间已全成了一张大网，可是床还是床。

他决定要抢入床上！

他才到床前，雷滚的水火双流星已然迎面打到！

上击脸门，挟风雷之声，取下盘那一枚却了无声息，但白愁飞知道那才是最可怕的一击。

就在这时，被窝里的侏儒，把那弱小女子一扔，往白愁飞身上推了过来。

白愁飞双手食、中二指一挟，已剪了双流星的链子，但那女子已撞到了他身前！

白愁飞一皱眉，搀手扶住那女子。

那女子身无寸缕，正是我见犹怜，白愁飞这一触手，心神一震，就在这霎间，那女子身子一震，不但烫出了令白愁飞心荡神飞的乳浪，还射出了九点寒星。

女子身上赤裸，暗器从何而来？

发上。

那女子一震之间，乌发一甩，九点寒星在短距离飞取白愁飞九处要穴，正是“裂门飞星”的失传已久绝门的手法！

白愁飞衣袖一卷，九点墨星，已全卷入袖里。

他左手中指弹出。

他下手再不容情。

这一指弹在那女子额上，那女子急空翻身，险险避过，细胸巧穿云，落回床上，身法倒落，娇笑道：“看你家姑娘的厉害！”正要一笑，忽然脸色一变，仰身倒在床上。

雷滚和那侏儒都是大吃一惊。

原来自愁飞那二指，虽戳不中这六分半堂主雷娇，但隔空指力，已钻入她的眉心穴，雷娇一个得意讥刺，不及聚气定神，指力突然炸起。雷娇只觉脑门一热，竟支持不住，晕了过去。

然而白愁飞已在网里。

鱼在网里的命运是什么？

野兽在陷阱里的命运是什么，

白愁飞在网里的命运是什么？

自愁飞静静在网里。

他没有挣扎；

他的手一触网绳，便知道就算有神兵利器、大力雷神，也难以切绳断网。

——除非有人再开启机关，否则自己决难逃脱。

他静静的看着他的敌人。

落网并不等于失败。

就算败了也不等于死。

白愁飞现在只苦思一件事：

——六分半堂的人是怎么知道他会来偷袭雷滚的？

——如果这局面并非金风细雨楼的设计，只要自己能活回去，就必须告诉苏梦枕，六分半堂的实力决不可轻视！

白愁飞在网里的眼神，就像一头狼，一头落入陷阱里，自知已无希望仍静待扑击将要捕杀它的人。

这种眼神使一向胆大气傲的雷滚，心里也有点发毛。

——幸亏这头狼已在网中。

——如果万一有一天，跟他同处于一张网中、或一个绝地里，就实在是比死还可怕的事。

想到这里，雷滚几乎要机伶伶的打了个冷战。

那侏儒却用力磨牙，发出尖锐而刺耳的声音道：“我们总堂主算准你们一定会来骚扰五堂主，早在这儿设下天罗地网，恭候你入网，还有一个姓王的，大概是怕死不敢来吧？”

白愁飞没有相应，心中暗忖：听来，王小石那儿似乎较安全一些。

雷滚向那侏儒道：“拓跋云，你刚升十二堂主从补，就有这般出色的表现，可喜可贺！”

那“侏儒”居然有这么一个豪壮的名字，叫做拓跋云，只见雷滚这么一说，拓跋云就慌忙道：“全仗五哥多栽培。”

这句话对雷滚而言，显然十分中听，所以他哈哈一笑，道：“有本领的人自然都会冒起来，谈不上栽培。”他指了指网中的白愁飞，“你说这人该拿来煮呢、烹呢、还是煎、炒、煮的好？”

拓跋云阿识地笑道：“反正他已落到五堂主手里，您高兴把他怎么办就怎么办！”

雷滚倒有点心悸。敌人在网中，总不比死了的人安全。当下便道：“总

堂主和大堂主几时才会过来？”

拓跋云道：“据报苏梦枕今天会带座下四大神煞全面扑袭我总堂，他们都要坐镇总堂，予以迎头痛击！”

雷滚仰天大笑道：“好！好！看姓苏的王八蛋是横行到几时？！”他向拓跋云吩咐道：“叫外面埋伏的堂主撒哨子，把这厮用乱箭射杀！”

拓跋云即道：“是。”走到门口，只听几句说话的声音，接着便是数十对脚步迅速移走的声音。

看来六分半堂在这儿布下的，少说也有五、六十人，其中至少还包括了四名堂主，显然是志在必得。

雷滚仰面盯了白愁飞几眼，洋洋得意地道：“看你飞得上天？大爷今儿可要好好的整治你！”

白愁飞依然没有作声。

这时，两人走了进来。

只听拓跋云道：“已吩咐下去了，只留二十名神箭手，在这里俟着射他，射倒为止。”

另外一声音道：“可以开始了没有？”

雷滚道：“可以了，我正想看射猴子。”

只听那人喝了一声，二十名弓箭手跑了进来，有的站着，有的半蹲，弯弓搭箭，全对准白愁飞。

拓跋云笑嘻嘻的道：“你死前还有什么遗言？”

白愁飞道：“有。”

拓跋云道：“有就快说，不然这种一箭三矢一发，你想说都来不及了。”

白愁飞长吸一口气，道：“你去死吧。”

他这句话一说完，拓跋云就死了。

被二十根箭、六十支矢活生生射死。

二十五 寂寞与不平

拓跋云身材矮瘦，此刻突然“膨胀”了起来。

当一个人沾沾自喜，自鸣得意之时，也会自我“膨胀”起来，不过，那只是幻觉，是在心理上发生，并不在实际上出现。

拓跋云的突然“膨胀”，是因为他连中六十矢。

一个人中了那么多支箭，任谁都会“膨胀”起来。

所以拓跋云连倒都倒不下去，因为箭杆抵住了地面，反而把他的尸首“撑”住了。

雷滚的眼睛立时发直。

同一霎间，本已收紧的“天罗地网”骤然张开，白愁飞向他飞扑了过来。雷滚抢身“玉蟒翻身”、揉身“黑虎卷尾”、掠身“黄龙转身”、弹身“鱼跃龙门”，四下身法，齐施并用，双掌“倒转阴阳”，双腿“龙门三击浪”，一面抢攻，一面抢道，边打边逃，逃了再说。

他这一招连环飞腿施展“龙门三击浪”，看似强攻，实是飞退，只要敌人一旦抢进，这三踢就变成极为凌厉的杀着，雷滚就凭这一招三式，有连杀五人伤四人共九名高手的纪录。

何况他现在不求伤敌，只图自保。

只要逃过对方的截击，他就可以退到床上；只要退到床上，他就可以立时发动机关，让他跌入秘道，及时逃出生天。

他踢出左脚，眼看要踢中白愁飞的前一刹那，已软了下来。

白愁飞中指一戳，已是中了他腿上的穴道，那一条腿，仿佛马上跟他完全脱离关系。

可是雷滚还有右腿。

他右腿只差半寸，就要踢到白愁飞的胸膛，但白愁飞的中指，不偏不倚，不迟不早，也点中了他腿上的穴道，雷滚的右腿，立即也等于废了。

两条腿都不管用了，雷滚自然也踢不出第三脚来。

白愁飞可有第三指。

第三指就戳在他的“中极穴”上。

雷滚立即软了，就像他双脚一般，完全瘫痪了。

然后他才听到白愁飞向刚刚新升任的九堂主赵铁冷道：“薛西神，谢谢你。”

雷滚本来已经瘫痪，可是乍听到“薛西神”三个字，就完全崩溃了。

瘫痪，只是身体上的脆弱；崩溃，却是心理上的放弃。

他已豁了出去，咬牙切齿地道：“赵铁冷，你这个卑鄙小人！”

薛西神沉重地道：“不错，赵铁冷是个卑鄙小人！”

雷滚知道“赵铁冷”已暴露身分，自度必被杀而灭口，故而恨声道：“你背叛‘六分半堂’，出卖雷总堂主，你不是人！”

薛西神道：“赵铁冷的确不是人！他叛六分半堂，有负雷损栽培，可是，我不是赵铁冷，我是薛西神。”他昂然道，“薛西神是苏公子的人，当然要忠于金风细雨楼。”

雷滚已完全绝望，只好道：“难怪你会通知我，应要小心提防，这两天金风细雨楼的人会来杀我，原来要我入了你的彀，栽在这里。”

薛西神道：“要不是这样，我又怎能得到你信任，负责在这儿布防？如

果你不是己小心防范，雷损怎会放心让你来这里荒唐？”

雷滚忿然道：“好，很好，好一个苏梦枕，单凭他一个薛西神，就让我上了大当！”

白愁飞忽道：“也让我上了当。”

薛西神道：“哦？”

白愁飞道：“真正执行任务的，是你，而不是我，我只是负责来自投罗网，你才是这任务的主角。”

薛西神冷冷沉沉地道：“有两件事你要明白。”

白愁飞道：“你说。”

“第一，要是没有你，我就不会得手，所以，我们这个任务，没有主角配角之分；”薛西神语重深长的道：“其次，如果苏公子让一个才结识一天的人，就可以完全取代相处多年的老部属，而且由他独力执行重任，他还会不会当这位新主人是一个可以相随千年不觉远、相伴十年不觉长的人呢？”

白愁飞的表情好像是今天才第一次看见薛西神一样：在他印象里，薛西神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可是，他现在终于发现，薛西神在某方面是一个极坚持原则、矢志不移的人。

他的“原则”就是忠于苏梦枕。

白愁飞道：“有的，”说着点了点头。

薛西神奇道：“什么有的？”

白愁飞倦倦的一笑道：“原来忠、义二字，在江湖上，还是存在的。”

薛西神笑得有些无奈：“我们坚信它有，它就有；如果认定它没有，至少，心里会更不好过。”

白愁飞向瘫在地上的雷滚瞄了一眼，“就不知道他有没有？”

雷滚怒道：“大丈夫宁死不受辱，你杀了我吧！”

薛西神非常认真的问：“你想死？”

雷滚愣了一愣，他不知道他居然还有机会选择。

薛西神似是惋惜的道：“他真的想死，那我也没有办法了。”

白愁飞叹道：“真可惜，一个人活下来该多好，才二十来岁，如果不死，起码还有四十年的光景，可以享受……”

薛西神摇头道：“唉，单是他的妻妾，至少可以让三十个男人享尽艳福，他的财富，可使六十个人享尽荣华，他自己却空掷一身本领，躺在冷冷的黄土中。”

白愁飞无奈地道：“那也没法子了。人求速死，谁能让他活下去？”

雷滚终于忍不住了。

他的汗如豆大，不住的淌落下来。

他不知道自己竟然可以不死，他一旦发现自己还有活命的机会的时候，刚才的勇色豪情，一下子都被抽空了，他现在反而没有感觉到瘫痪，不觉得崩溃，而是恐惧：

怕死。

怕是奇妙的感觉，一旦开始感到害怕，就会越来越害怕了。

他咬着下唇，已咬出血来，但上排牙齿隔着唇肉，依然跟下排牙齿磕出声音来。

薛西神不忍地道：“看来，他是只想全忠，我们只好下手了。”

白愁飞辞让道：“还是由你来动手好了。”

薛西神慎重地道：“我只好让他死得痛快一点，不那么痛苦一些——”

雷滚终于忍不住。

他叫了起来：“等一等！”

两人停了手，微笑望着他。

雷滚遇到他这一生里最大的决定，牙龈打着颤，终于下定决心，大声问：“如果我要活下去，有什么代价？！”

“每个人活下去，都要付出代价，”薛西神铁一般地道：“有的人付出较为惨重，有的人却轻松得很。不过，无论我们要你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有办法不让你反悔，你信不信？”

雷滚的汗滴当真是滚滚而下，“我信！”

白愁飞忽道：“这二十个人，会有问题？”

“他们都是我的亲信，”薛西神道，“正如我是苏公子的亲信一样。一个人连他的亲信都不信任，那等于是他不信任他自己。”

他反过来向白愁飞：“雷娇是不是肯定晕过去了？”

白愁飞充满自信的道：“在两个时辰之内，你就算在她耳边敲锣打鼓，她也绝不会听到。”他做然道：“当年雷卷用的是‘失神指’。而我施的是‘惊神指’，‘惊神指’的威力，绝对要在‘失神指’之上，这点你万万不可忘记。”

“我当然不会忘记，”他说话有点像金铁交鸣，“我是薛西神，同时也不希望你的‘惊神指’，有一天会用来对付我们‘四大神煞’。”

“但愿不会，”白愁飞眉一剔，一笑道，“因为对付你们‘四大神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他顿了顿，语音也似刀锋：“不过，也是件最有挑战味的事。”

有很多人，天生下来就喜欢冒险，他们更喜欢刺激，骑最快的马，下最大的赌注，到最热的地方，吃最辣的菜，杀最难杀的人。

这些事对他们而言，无疑充满了挑战性。

他们喜欢面对挑战。

因为他们喜欢向自己挑战。

王小石不是。

他不是去挑战。

他想去玩。

雷恨是一个愤怒的人，池听说过，所以想去激怒他，看他究竟有多愤怒？

雷恨是一个惹不得的人，他知道了，所以想去招惹他，看他到底有多难惹？

雷恨是一个武功“没有破绽”的人，他明白了，所以想去跟他动手，看一个武功上没有破绽的人究竟是怎么回事？

除了利益与必须之外，有些人做事，只是为了塞寞。一个人寂寞，就会做一些使他自己比较能够不寂寞的事，所以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只要是因为“寂寞”，对他自己而言就是可以成立的理由。

因为寂寞有时候比死还可怕。

有些人做事，却是因为不平，不平是一种志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可能过得很热闹，对他一无所利，而且绝对不必要去挺身而出，可是只要因为“不平”，他就有理由去做一些打抱不平的事。

因为不平有时候比求生的意志还强烈。

不过王小石不只是为了寂寞，也不只是为了不平，他除了为了苏梦枕去“找”雷恨外，他还为了好玩。

好玩是人类的天性，当一个人不好玩的时候，生命力也开始衰退，所以儿童最好玩，而老人家渴望求得生命力，也有不少“返老还童”，好玩起来。

不过这种好玩，只是夕阳无限好的回光。

雷恨是个一点都不好玩的人。

王小石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发泄着他的恨意。

他发泄恨意的方法，是撞墙。

他当然不是会身子去撞墙，他既不是牛，也不是大象，他是雷恨，所以他用左掌右拳，遥击在墙上，以墙上反击掌风拳劲之力，来互荡回激。形成一股越来越大的劲气，而他人就在劲气之中，四栋围墙之内。

他的人在四面围墙的中央，身子绝不触及围墙。

他的掌风拳劲，互相撞击、激荡、抵消，但决不击倒围墙，但却从四面八方，击向他自己。

每当有拳劲袭来。他便以掌风相抵；每有掌风劈至，他便以拳劲反挫。如是者，在三丈宽长的空地里，布满了无可宣泄裂涛惊雷也似的劲气。

雷恨就借此练功。

他绝不肯浪费他的“恨”意。

池在四面围墙之内，借恨意练功。

他名气大、地位高、武功好，谁敢惹他？但他还是勤加练功，从来不放任何可以练功的机会。

——一个人成功，只有三个条件：一是他有天分，包括聪明；一是他勤力，包括下苦功；一是因为他幸运，能有机会。

——但一个人能有卓越的成就，必定三者俱有才成。

雷恨有天分，肯下苦功，而他又是雷家的亲信，所以他的“五雷轰顶”，是雷门子弟中练得最高的一个。

可惜还是不如雷动天的“五雷天心”。

所以他矢志要在武功上赶过雷动天。

他可不敢跟总堂主雷损争强斗胜，但与老二雷动天争锋，他还是有这个野心的。

——要逾越强者，就得痛下苦功，这是最直接而又最有效的办法。

雷恨一边在四面高墙中练“震山雷”心法，一面怀恨着昨天的事。

一想到昨天眼见苏梦枕而不能出手，他就恨得牙嘶嘶的。

他心头一发狠，就忍不住要杀人。

他今晨已杀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一个是“迷天七圣”的叛将，一个是出卖“六分半堂”的弟子，一个是洛阳城“妙手堂”派过来的奸细。

今天早上，在他第一次心头痛恨之际，便把“妙手堂”的奸细抓来，置于四面围墙的中心，他一发拳掌，劲气回荡，他不断发拳吐劲，活生生的把那人震得五脏离位，吐血身亡。

在他心中第二次恨意激起之时，他把“迷天七圣”的叛徒抓来，同样置于场中，拳劲吐卷，那人竟被劲风狂飏撕裂的肤裂肌断，他对他功力的进步，感到满意。

到了第三次大怒之时，就叫人把六分半堂的叛逆抓来，吐劲发力，掌力

回荡，拳风激卷，那人竟被无形劲气撕裂了嘴唇，直裂到两鬓上去，连眼珠子也突飞了出来，鲜血迸射，惨不忍睹。

雷恨更觉得满意。

他还想试一次，他一天总要恨个五、六次才能平息。

还有一个受押待死的人，正是“金风细雨楼”的门徒。对付敌人最好的办法是：给他消恨。所以他先把墙内的余劲抵消，再拍了拍手掌：“敌人”马上就会被推进来，给他作为“试验”，他决走要这个“敌人”死得比前三名更过瘾些。雷恨这个人一点都不好玩。他喜欢过瘾。拿别人的性命来过他自己的瘾。

二十六 过瘾与好玩

给他“过瘾”的人走了进来。

雷恨全身立即又被恨意所充满。

来的人显然不是他本来叫人预备好的“敌人”，因为他是自己走进来的，而且，这个人他曾见过，就在昨天三合楼前，这人曾与苏梦枕一道出现。

——这是个真正的“敌人”。

——从来到这里给他“过瘾”的敌人，莫不是被“推”甚至“拖”进来的，因为那些“人”全都被吓得“不成人形”。

雷恨一见这个人脸上笑嘻嘻的，立时恨得牙痒痒，不过，他并没有冲动到立即出手的地步，恨和冲动毕竟是下一样的，恨往往能把意志和力量集中，冲动却常只是意志和力量的浪费。

故此，他虽然是恨极了，但还是很沉着的问：“你是来送死的？”

“对，”王小石笑得很愉快，“我是来送你死的，你的手下都不肯把我推进来，我只好把他们推倒，再自己走了进来。”

这人能够潜入自己练功的地方，把自己八名得意弟子制住，而自己仍全无所觉，此人武功之高，可想而知。雷恨心里惊然，外表却不动声色：“你来杀我？”

王小石道：“是”

雷恨道：“我们有仇？”

王小石道：“没有。”

雷恨道：“有怨？”

“没有，”王小石很快地答道：“但却有恨。”

雷恨道：“恨？”

“因为你叫做雷恨，而我一向喜欢看人恨，更喜欢看你恨人的样子，”王小石笑眯眯的道：“你知道吗？你恨起来的样子，就好像一头猪穿了红裤子，却把猪头当成了猴屁股……”

雷恨怒吼——他已不能再忍。

他的恨意已全被激发。

在这一刻间，他决意要眼前的这个人，彻底的消失，连一块肉，一根骨头都不许剩！

他一出手，就发出了“震山雷”！

雷恨右拳飞击，左掌推出！

王小石急退，一面策思以左手化解他的右拳，右手招架他的左掌。

可是四臂未接，王小石已惊觉到雷劲并非自雷恨的右拳左掌袭来，而是自双手之间酝酿，骤然如排山倒海，万涛裂壑地涌卷了过来！

王小石陡地一展腰，伸手往后一抓，竟自身后的墙上，挖了一方砖石，往雷恨和他身前一格。

“轰”地一声，砖石粉碎。

碎得似粉末一般。

雷恨的“震山雷”威力之巨，已到了炸药的威力一样！

不过，这威力已被引发。

这巨大的威力，却只把一块砖头炸得四分五裂。

雷恨更恨。

王小石不退反进，似要乘他之虚而入。

雷恨大喝一声，一拳一掌，又攻了出去。

拳起雷生，掌出雷行。

王小石竟然不闪不避，左袖子一兜一罩竟套住雷劲。袖子登时胀得像大鼓一般，但他的有袖子也立时横甩了出去！

就甩在东面墙上。

“轰”地一声，墙崩砖破。

王小石双袖都萎了下去，但他的人却安然无损。

他已把雷恨的“震山雷”，转注入那栋石墙里，这种功力已接近传说中的失传江湖多年的“移花接木神功”！

雷恨一雷为王小石所破，另一雷又为王小石所转注；他恨得七孔生烟，眼睛红得似要喷血一般，第三雷又告发出！

这一雷的声势，要比前二雷更可怕，甚至比前面二雷合起来的声威，还要可怕一些。

无疑雷恨已恨极。

他已全力出手。

王小石见机不妙，似想飞掠，但雷已击中他的胸膛。

王小石整个人被震飞出去，背撞在西面墙上，然后他像一条鱼般的滑下地面来，身姿美妙得像一只翩翩的白鸥，而且依然脸露笑容。

他身后的墙已经轰然倒塌。

雷恨的额上已冒出了汗珠。

他连施三雷，已感吃力。

看来，王小石的确要比他想像中难应付，而且，还难应付得很多很多。

不过雷恨平生遇上越难对付的人物，越发激起他的斗志。

他立刻发出他的成名绝技：

“五雷轰顶”。

雷恨发出了这一记“五雷轰顶”，连他自己都不住赞美自己的这一招，使得完美无缺，神定气足，在连发三记“震山雷”、功力大为耗损后，这一记“五雷轰顶”的威力，不但没有丝毫减损，而且杀伤力更强大七倍，不多不少，正好七倍！

“五雷轰顶”不比“震山雷”，“震山雷”隔空遥劈，对方或还可

以借物传雷，导引雷劲外泄，但“五雷轰顶”直劈门顶，对方一经中殒，除四分五裂、骨碎肌焦外，没有任何活路。

就在他一击递出之时，王小石突然挥起、抢到、猛进、闪身、探手、急取。

雷恨知道对方许是濒死挣扎，略一侧身，“五雷轰顶”已轰了下去。

王小石右手背贴着头发，掌心朝天，五指迸合，左手已抓到雷恨一角衣襟，“嘶”地撕了下来。

雷恨才不管那一角衣襟。

他只要把王小石震死。

他的“五雷轰顶”已发了出去。

发得完美无缺。

雷就殒在王小石头上。

王小石头上有手。右手。

雷就迸发在他的手心里。

“波”的一声，王小石左手的一角布帛碎裂，成千万条丝绵，飘震散飞。

王小石仍然站着。

他没有事，只不过脸上变了一变，然后立即又回复了正常。

雷恨的得意绝技“五雷轰顶”，难道就只震碎了来自他衫尾的一角布帛？

雷恨的脸色变了，变得不是恨，而是惊。

惊和恨是不一样的，恨是仇，惊是怕，在江湖上走动过的人，几曾听过雷恨“怕”过什么人来，“怕”过什么事情来。

可是雷恨的确是在“惊”，惊惶的惊。

王小石看看指上突然消失的布条，忍不住伸了伸舌头赞道：“好厉害，布帛也能以刚力震碎，确见高明！”

他在称赞雷恨。

可是在雷恨耳中听来，比掴他耳光还难受百倍！

这简直比被讽刺还要难堪！

听王小石的语气，好像他并不是在跟雷恨决一死战，而只不过是试探一下雷恨的成名绝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究竟高到什么程度？然后他知道了，见识过了，居然还发出了赞美，就好像是一位老师对他门生的作文好坏作出评价一般。

王小石笑嘻嘻的看着他的脸色，笑嘻嘻的问：“怎么？还有没有威力更强大的招式？”

“有。”

这句话不是雷恨说的。

这句话一说完，同时发生了两种变化：

一是雷恨的脸色与眼色。

他的脸色不但回复了正常，而且简直神气极了，他看王小石的眼神，就像是看一个死人一般。

二是北面那栋墙突然倒塌。

倒塌之后，出现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中，王小石倒有两人是见过的，一个就是在阴雨废墟里朝过相的豆子婆婆，一个便是在破板门攻守时交过手的鲁三箭！

但说话的并不是他们两人。

王小石的注意力也不在他们身上。

而是第三人的身上。

有这第三人在，仿佛就轮不到豆子婆婆和三箭将军说话。

第三个人是一个枯干、瘦小、全身没有一块累肉的中年人。

看他瘦成这个样子，仿佛风都能把他吹起，但仔细看去，他每一块肉都像是铁删钢铸的，每一条肌都紧紧贴在骨骼上，只要一加发动，就会产生出极可怕和最惊人的力量。

王小石见了他之后，便长吁了一口气，“如果我没有猜错，你就是‘六分半堂’的二堂主雷动天。”

然后顿了顿，又无精打采地道：“但愿我猜错。”他当然希望猜错，因为雷动天来了，加上雷恨和三箭将军及豆子婆婆，四人合击，就算苏梦枕亲至，也未必能应付得来。

那瘦得清癯的中年人眼里已露出一种悲悯之色，望着他悲天悯人的道：

“我真希望你猜错。”

然后他也顿了顿，说：“可惜你没有猜错。”他们四人已形成包围，而且包围已渐渐收拢。

看来他们已在这儿等了很久。

他们就像是一张网，正等鱼儿入网。

王小石就是他们眼中的“鱼”。

这张网仿佛连雷恨也事先未知，所以他乍然发现这张网，也惊了一阵，喜了一阵，然后因为多年的默契之故，他也立即加进了行动，成为四面的网中之一面。

他守的是南面。

南面仍有一栋墙。这是最易守之地。谁要飞过这栋墙，他都可以把对方至少杀死十一次。

王小石左看看，右看看，前看看，后看看，居然跟雷动天说了一句对雷动天而言绝对是惊人的话：“你是个很好玩的人，你比他好玩。”他指了指雷恨，“可惜我没有时间跟你玩，而他也没有时间再玩下去。”

雷动天愕然。

他看来只有三十岁不到，其实，已经五十二岁了。

他一直都保养得很好，生活也很节制，武功也从没有放下，随着他的地位日益增高，声望日隆，他的武功只有练得更勤，而他的人似乎到了三十岁之后，便不曾再老。

但像他这么一个瘦子，在武林中的份量，只怕要比十个门派的掌门人加起来都还要重上一些。

所以像今天王小石对他说的这种话，他可以说是很少听到过，很久没有听到过了。

王小石似乎没有把他当作是劲敌。

而是当作玩伴。

——普天之下，有谁敢把雷动天当作是“玩伴”的？

王小石一说完那句话，他已出手。

他向雷恨出手，他的手已按在剑柄下。

雷恨急退，他知道二哥必会拦住王小石的。

三箭将军一箭射向王小石背后。

豆子婆婆的破衣已向王小石兜头罩去。

三箭将军的箭，明明是射向王小石的后心，半空突然一折，钉向王小石的后脑，而且箭尖突然弹出了两片尖瓣，变成了一箭三瓣，疾取王小石脑后！

豆子婆婆的破衣袍，当年暗算过苏梦枕的得力手下沃夫子，只要一沾上这件“无命天衣”：沾上手，烂的是脸；沾上脸，烂的是心。

所以豆子婆婆每次在施用这件“无命天衣”的时候，自己带了六层手套，其中三层还罩上手臂，生怕沾上一些，连自己也吃不消。

豆子婆婆是六分半堂的七堂主，鲁三箭是十堂主，这两人一齐施展他们成名绝技，自然都是杀手和杀着。

王小石就是他们所要杀的人。

大敌当前，王小石再也无法选择。

他惟有拔剑。

王小石终于拔剑。

谁都没有见过王小石拔剑。
谁都知道他有一柄剑，剑柄如弯月，但谁都不知道他怎么使用这一柄怪剑。

这是什么剑？
不是剑。
是刀。
弯刀。
王小石拔的是剑，怎么会成了刀？
——原来那把剑柄，不是真的剑柄，而是一把刀，弯如女子修眉的小弯力。

小小的弯刀。
精致的弯刀。
刀光惊艳般的亮起，如流星自长空划过。
弯刀把箭杆兜住，箭尖顶着天衣，王小石把刀势一送，箭和破衣，各向三箭将军和豆子婆婆飞去。
这可吓坏了豆子婆婆和鲁三箭，慌忙退避。
雷恨也吓住了。
他对王小石轻易接下他的“震山雷”和“五雷轰顶”，当然印象犹新，记忆犹深，当时王小石还没有拔剑。
如今王小石要亮兵器了，而且还全身攫向他，显然是困兽之斗、拼命一击，不由雷恨不惊心。
他一面应付，一面速退。
他背后是墙。
他背抵墙上，已无退路。
但他脸上的神情，是不惊反喜。
因为他看见雷动天已截上了王小石。
正在这个时候，他突然觉得胸口多了一截东西。
带血的剑尖。
他先是骇异，然后是奇怪，接着是恐惧，之后是痛楚，最后是大叫了一声！

雷动天正要向王小石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击之际，也蓦地瞥见了在雷恨胸口突出来的那一截带血的剑尖。
——剑尖有血，剑是木剑。
——剑自雷恨胸膛穿出！
——看来雷恨是活不了了的了！
——原来南墙后还有劲敌！
雷动天心神一乱，王小石立即夺路而退！
——任务已达成！
——功成就要身退！
——再不身退就要死无葬身之地。
——他的任务本就是要把雷恨逼到南墙，苏梦枕说过：“郭东神自然会解决他。”这句话说的時候，连白愁飞也不在场。
——这是苏梦枕的布局。
——至于郭东神是谁？他也不知。但眼见这郭东神以一柄木剑，先穿墙

再刺穿雷恨的胸膛，发而无声，击而必杀，这种手段堪称神出鬼没，防不胜防！

王小石的身子本正向雷恨逼去，现在却像一颗飞石般，向后弹起，急拔而去。

雷动天虽然分神，但他的“五雷天心”，仍及时向王小石发了出去。

王小石一看这“五雷天心”的声势，就知道他今天不能不被逼做一件事了：

他只好真的拔剑。

他刚才拔的是刀。

剑柄上的小巧弯刀。

现在拔的才是剑。

——剑若无柄，如何拔剑

二十七 拔剑

能。

剑仍是剑，没有柄的剑也是剑。

王小石的剑，柄是刀，剑本身没有柄。

这道理就跟没有尾巴的猴子仍是猴子，没有头发的人也是人一样，我们不能说不结果的树就不是树。

王小石拔剑。

剑刺雷动天。

没有人能形容这一剑。

用语言、用图画、用文字，都没有办法形容那一刺，因为那不是快，也不是奇，更不是绝，亦不只是优美，而是这一切的结合，再加三分惊艳、三分滯洒、三分惆怅、一分不可一世。

一种惊艳的、满洒的、惆怅的、而且还不可一世的剑法。

——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创造出这样一套只应天上有、不应世间无的剑法？

——这究竟是剑法，还是仙法？

——是人间的剑，还是仙剑？王小石拔剑出剑的同时，雷动天的“五雷天心”已发了出去。两人各换一招。雷动天飞跃过墙，墙后已无人，只剩下一把木剑的柄，兀自摇晃。剑身已刺入墙里。雷动天知道剑锋已嵌在自己兄弟的胸膛里，而下手的人去得还未远，因为剑柄仍有微温。

但他却不想追赶。

因为他惊魂未定。

他的衣衫，自腋下开始，已裂开一个大圈，由胸前至背心，横切成两段，只没伤到肌肤。

他暗自凉惧的是：那笑嘻嘻的年轻人向他身前出剑，却能将他背后的衣衫也划破，这是哪一门子的剑法？

——如果自己不是有“大雷神法”护身，这一剑岂不是要了自己的命！

更可怕的是，雷动天知道，以那年轻人的剑势，如果能同时施展他手中小巧玲珑的弯刀，向自己追击，恐怕就连自己的“五雷天心”，也未必能克制得住！

——这年轻人到底是淮？

——他练的是什么剑法？

——他使的是什么刀法？

——究竟是什么人在墙后，居然在自己和一众高手的伏击下，仍能轻易地杀了雷恨，然后从容地逃去？

雷动天觉得心头如同吞了块沉甸甸的铅铁，这是他出道成名以来，前所未有的感觉。

——六分半堂有这样的敌手，恐怕得要重估敌人的阵容了！

——金风细雨楼有这样的强助，实在不容忽视！

雷动天正在这样疑惧的时候，王小石也觉得心惊肉跳。

雷动天那一击，确令人心惊胆战。

他奔出十里开外，才发现有一片衣衫落了下来。

那是一片刚好是一个手掌型的衣衫，完全的焦，自胸膛落下，而他左额

的边地、驿马处，脱落了好一些头发，好像被剑削去一样，但却要过了好一段时候，头发才忽然失去生机，像被雷硕砸一般的掉落下来，使他左额顶少了一大片头发。

——好一记“五雷天心”！

更可惊的是雷动天并没有专心全神的打出“五雷天心”。

那时候，雷动天已不得不分神。

王小石也正好觅准那一个绝好时机闯出去。

——如果是全力一击，威力会不会更大？

王小石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的“销魂剑法”，已斩中了对方，但对方竟有“大雷神功”护体，那一剑，竟伤不了雷动天！

——如果他同时施展“相思刀法”，也许可以克敌制胜，但若雷动天集中全力一击，他又可否接得下对方的一记“五雷天心”？

所以王小石这般想着，不免也有些惊心。

——幸亏苏梦枕策划得好，否则自己真要坠入六分半堂四大高手的合击里，只怕决难全身而退。

——幸而在墙外的郭东神及时出手，杀了雷恨，使雷动天分神。

想到这里，他不禁又好奇起来了：

——郭东神到底是谁？怎么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潜入六分半堂的重地里，一击得手？

他只觉得苏梦枕安排的事情，除了他自己每一步每一记每一着每一环节都洞若观火、透彻清楚之外，别人都如在五里雾中，像被一只命运之手推动着，去面对和接受连自己都可能不知道是什么的挑战。

王小石当然没忘记一件事。

——事成之后，立即赶去“三合楼”。

所以他立刻赶赴“三合楼”。

他要去赴这个约。

——这到底是个怎么样的约会？

人生里，总会有些约会，是你意想不到，而且也无法控制、无可预测的。

王小石却只感到好奇、有趣，并没有因而觉得沉重、负担，因为他并没有把成败看得太重，把冒险看得太严重。

不把得失看得太重，对自己而言，总是件好事。放轻松点，但全力以赴，绝对是可以并行。

所以王小石一路行去，居然还有点心情，去观看这条热闹的街上的热闹。

市肆上有一个老人，一位少女正在卖艺，那老人脸上的沧桑，眼里流露出对少女的关注，那少女微笑时的风情，发上青中袅动时的风姿，王小石就想：单只这个情景，这对江湖卖解的父女，就足够令人写一部书，来描述他们的遭遇和身世……

何况，还有那刚把一顶奢豪大轿子置放在大宅石狮子前的四名中年轿夫：如果说他们只是中年，但他们弯折的腰脊和常年经受日晒雨淋的皮肤，令人不敢相信这不是年老的乞丐；但他们赤膊上身的肌肉，又显得扎实有力强劲，跟年轻人并没有什么两样。

也许，在江湖上挣饭吃的穷哈哈儿，都有副强劲的体魄，但充满沧桑的心灵。

市肆依然热闹，卖针线的小开跟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丫环正在打情

骂俏，一个穿红戴绿、穿金戴银、还镶着几颗金牙的阔太太，正在骂她那个一向被宠坏了所以不听话的小孩子，不该满街乱跑，跟这些穷人沾在一起。一名家丁正在替公子哥儿的主人卸下马鞍，另三名正在清洗下马石。

买鸡的正在跟卖鸡的讲价钱，大概忘了那些竹箩里的土鸡、竹丝鸡、山鸡并不同意，所以咯咯的乱叫得分外厉害，跟马房里的马匹，因饲料不甚满意，也长嘶起来，交织成一片。

那个脸肉横生、敞开肚皮、露出一丛丛黑毛的猪肉佬，显然十分不满意那个又干又瘦提着个大菜篮、篮里尽是在菜摊里趁人不觉捞上一把茼蒿、葱、姜的胖妇人，不住的跟他讨价还价。他想不卖了，也不想卖了，因为他和他的猪肉都有尊严的，不想那么贱价就把它卖出去，所以瞪着眼睛用猪肉刀把猪骨肉敲得登格价响，想吓唬那个胖太太；偏偏胖太太一点也不怕，一副应付他这种人已司空见惯、视作家常的样子，依旧挺着胸翘着屁股，跟他杀价不休。

王小石觉得很好玩。

他一面行去三合楼，一面想出个好玩的点子：如果在市肆中的这些入，都如一位武侠前辈的武林纪事里所记述事件一般，忽然全变成了经过严格训练的杀手，来对付自己，那自己会怎样呢？

他这样想着，就觉得很好玩。

连对那个蹲在地上坐着小砖卖莲子百合红豆沙的老婆婆和小姑娘，都觉得很好玩。

还有对那个在三合楼下，嗅着酒味就起馋流口水的小乞丐，也觉得极好玩。

更好玩的是三合楼下，在饭堂里，有一个人。

酒楼里当然有人，一点也不出奇。

没有人的酒楼便不能维持了，对酒楼饭馆而言，自是人越多越好。

酒楼里的客人不是人，那才是奇事。

这个人当然也是个人。

只不过，这个人，在王小石一眼看去的感觉，便不觉得他是个人。

——不是人，而是饭桶。

这个人的桌上，已吃了三十一个海碗的饭，三十一个空碗，堆在：一起，已叠得比人头还高。

但这人还在吃饭。

只吃饭，没有菜。

他桌子上还摆着十七碗饭。

看那人吃饭吃得不亦乐乎，不亦快哉，只羡吃饭不羡仙的样子，仿佛这眼前的饭，是颜如玉，是黄金屋，不但香喷喷，而且热辣辣，简直接近活色生香了！

也不知他不喜欢吃菜，还是因为饭叫得太多，所以叫不起菜，他只吃饭，不吃菜，仿佛这些在不同碗里的饭，就是他的山珍海味、美妙佳肴。

不但没有菜，同时也没有酒。

这种顾客，店家当然不甚欢迎。

因为只要客人叫上几道菜肴，便可以名正言顺的收他得油润一些，如果客人问起，店家可以说，这道菜色是特别的，因为下了点鲍丝、鱼翅、羚羊肉还有什么的，这些珍贵的配料，正合乎客人的身分。

客人这般一听，多半就含着支牙签，负着双手怪满意的离开，也忘了去回味一下，刚才菜肴里是不是真的有吃到这几道“珍肴”。

不过，你对只叫白饭的人，除了按碗算账，又有什么办法“榨取”他的银子？何况，一个人连菜也叫不起，光吃饭，又怎能期盼他会付出可观的小账？

通常，很多人在看不见银子的时候，也看不见人了，所以，这个又胖又黑又可爱的“饭桶”，伸手、扬手、几乎要手舞足蹈、振臂高呼，店小二都似视而不见，不肯去为他加菜添饭。

——店小二也难得有此“特权”，“奉旨”对客人不瞅不睬：事关掌柜和店家，对这样光吃饭不点菜的“客人”，也一向谈不上“欢迎”。

那位胖嘟嘟的客人只好“贵客自理”。可是，看他对吃饭的样子，不但对碗中的剩饭流露出尊敬的神情，简直是对这粒粒的白饭有一种衷心的虔诚，他必定把碗里的最后一粒饭也吃净，把筷子一撮，拨入嘴里，咕嗜一声吞下肚，瞪着眼怔了一会，似是饭粒哀悼已落入了他的胃墓里，又似乎是在回味饭下肚的美妙，隔了一阵子，才左手捧碗，右手持筷，再吃第二碗饭，完全自得其乐、乐在其中的样子。

——这仿佛就似是痴于剑的人，对待他的剑；也像痴于画的人，对待他的画一般。

只不过这人眼前的不是剑和画笔。

只是饭。

王小石笑了。

他觉得这人不能算是个“饭桶”。

最多不过是个“米缸”。

因为他又在扬手叫饭。

这次店小二不能再不理他了。

因为他已成为了奇迹。

——一个人以能吃得下这么多饭而不被胀死，绝对要算是个“奇迹”。

人们对待付不起菜钱的人和一个“奇迹”，总是会有些分别的。

所以店小二马上送来了五碗饭。

因为这位圆眼睛、圆鼻子、圆脸圆耳圆嘴巴，连眉毛都是圆的（肚子和身材当然更加圆了）的客人，一上来就已经说定：“每加一次饭，以五碗计算。”看来，这位“客人”，当一碗“饭”不是“饭”。

——至少要五碗，才能算是“有东西下肚”。

王小石觉得这人很好玩，几乎要比他盲己还要好玩的时候，突然遇上了袭击。

狙击他的不是那江湖卖解的父女，也不是卖针线的小开和小丫环，不是公子哥儿，不是小孩，不是轿夫，不是阔太太，也不是胖妇人，更不是卖猪肉和卖鸡的，不是洗马卸鞍的家丁，也不是讨酒喝的乞丐和卖糖水的祖孙，而是三个不相干、毫不起眼的人。

因为这三个人太不相干、太不起眼了，任谁经过，都不会注意到他们。

他们实在太平凡了。

他们只是三个行人。

三名过路人。

一个穿淡灰色的衣服，一个穿深灰色的长衫，一个穿灰得发白的袍子，

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因为不同而十分正常的事故和目的，向王小石走了过来，就在离王小石身前三尺距离的时候，碎然间，同时出手！

一出手就是杀手！

这三下杀手，把王小石的退路都封绝。

王小石无退路，也来不及招架。

这三人的出手，不但一点都不平凡，就算是洛阳精研各家各派的武术名家刘是之和顾佛影见了，也得禁不住叫一声：“好！”

王小石就脱口叫了一声：“好！”

他乍逢那么精彩的杀着，一时也忘了是攻向自己，竟成了评鉴者，失声叫好。

——不过好归好，一个人要是失去了性命，那就不好得很，甚至也没有什么好不好了。

他也是在敌人出手的刹那间，才知道对方是“敌人”，而且正在“出手”。

通常，在这种时候，先机尽失，要闪躲、封架，都已来不及了：高手间的对敌，“先机”本来就是决定性的关键。

王小石不能退。

三面遇敌，有时比四面受敌更可怕——因为敌人留给你的那一面“退路”，很可能就是“死路”。

王小石也不想硬拼。

因为街上行人大多，王小石不肯也不忍伤及无辜。

——侠道与魔道之拼，侠道往往失利，多是因为魔道可以不择手段、而侠道不能罔顾道义，因而诸多掣肘。

不过王小石自有他应付的方法。

他冲天而起。

二十八 刀还是剑？

他冲霄而起。

他身法之快和妙、洒脱和优美，使人群里全“哗”了一声。

他再落下来的时候，已在丈外，落到一个在市肆道旁打草鞋老人的身边。

他早已把距离算好，这样一来，他大可有充分的时间去应付那三个灰衣人的攻击。

不料，他人才落地，一个白衣人已到了他的身前，几乎就跟他面对的站着。

王小石这才心里吃了一惊。

他只好拔剑。

刚才，那三名灰衣人同时出手乍然狙击，他仍可不拔剑，可是这白衣人才闪现，他便知道非要拔剑不可了。

——他这次拔的是刀，还是剑？

没有拔。

因为白衣人即道：“是我。”

王小石笑了。

来人是白愁飞。

再看人丛里的三名灰衣人，全都倒在地上。白愁飞的“惊神指”，在他们第二击还未发出之前，已让他们失去了发招的能力。

既然来的是白愁飞，王小石当然便不拔剑了。

可是白愁飞的脸容却充满了惋惜。

他低声道：“我来的时候，只说‘是我’，并没有叫你‘别动手’，你为何不拔剑？”

王小石微笑道：“既然是你，又何需拔剑。”

“你不拔剑，我便一直没有机会领教你的剑招；”白愁飞望定他道，“这是一件极为可惜的事情，我不想让这个遗憾继续下去。”

王小石道：“我从来不对朋友拔剑的。”

白愁飞道：“你拔剑的时候，可以不当我是朋友。”

“你不只是我的朋友，而且还是我的兄弟，”王小石坚持而坚定的道：“一位大侠曾说过：‘一朝是兄弟，一生是手足。’只有王八蛋龟孙子对自己的兄弟背后下毒手、身前拔刀剑。”

白愁飞特地望了他一眼，道：“早知道如此，我等我们交过手后才跟你结义。”

王小石淡淡地道：“交过手后，恐怕就不一定能结义了。”

白愁飞冷笑道：“你输不起？”

王小石摇头。

白愁飞有点忿怒地道：“你怕我输？”

王小石还是摇头。

“不是输得起输不起的问题，也不是谁赢谁输的事，只怕我们一动手，不止定胜负，还判生死，”他道，“死人怎能跟活人结义？”

白愁飞这才恢复了微笑：“也许是两个死人一齐到阴曹地府去结义。”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场中又发生了一些事。

几个官差似的人物，沉默而沉着、完全不动声色地把地上那三名灰衣人

押走，却并不走过来向白愁飞和王小石查问。

街上的人又恢复了热闹，熙来攘往，人们照旧营营役役，也还有小部分的人忍不住向王小石和白愁飞投来狐疑的目光，有的仰慕，有的敬畏，但很快的又因手边上忙着活儿而不再留意他俩。

在大城里、大街上所发生的事情，就像一叶孤舟被海浪吞噬一般，才不过一阵子，就涟漪都不剩。

人在时间之流里也岂非如此？

既然如此，什么丰功伟业，什么盖世功名，与历史的长河相比，宇宙的浩森相较，岂不如沧海一粟、微弱无依？不过，人在世间却不惜互相倾轧、分毫不让，来攫取一些可悲复可怜的“成就”。

——可是，你难道能为了存在的渺小，而放弃尽一己之力、不再努力么？不能。

千古功过惟一笑，即是流萤也燃灯。这句自拟的诗，便是王小石的想法。

——白愁飞的想法呢？

不知道白愁飞有什么看法，但他却看见白愁飞在看一个人。

一个无论站到哪里、跟什么人站在一起，都能够显得鹤立鸡群的人。

甚至这人生下来的时候，也比别人高大豪壮，笑的时候要比人发怒还威武。

这个人，正负手宽步，走向三合楼。

他只是随意迈步，但整个街子里的人们，都忍不住看他，忙着干活的苦哈哈，看了他一眼，竟似忘了自己背上的重担；替主人喂马的少年家丁，看见了这个人，觉得自己神威凛凛，变成了马上的主人；铁锏必较、暗扣秤头的小贩们，忽瞥见了这个人，就像苍蝇被蜜糖吸引，竟忘了找还碎钱；街上的女孩子，看见了这个人，就想起了自己夜夜在梦中出现的情人，仿佛正如眼前的人，雄姿英发，目光这回像苍蝇粘上了蜜汁；而小孩子看见了这位豪迈威风的大哥哥，幻想将来也要长得跟他一般英挺好看。心里邪的人不敢对他正视，性直的人看了也自形秽陋，而这个人本身，像心知肚明人人都在注视他似的，大摇大摆的走过大街，走向三合楼。

敢情是那大汉太过引人注目，街上的人才忘了再看王小石和白愁飞，而注意力都集中在大汉的身上。那个人走过的时候，有一辆马车，本来正急急赶路，赶车的人抖控缰绳，正纵勒闪避街上的行人，但忽瞥见路上横过这么一位高大威猛的人，给他侧脱一眼，只觉蓝电也似的眼神射来，如同遭了一殛，一失神下，眼看马车就要践踏上一个正在路心傻愣愣地看着这威武大汉的幼童！

那高大威猛的大汉从容的横跨一步，一手按住马头，马车就戛然而止，赶车的人几乎被陡然的急止挫飞出车外，大汉的另一只大手，却似老鹰捉小鸡般的，把小孩子揪到路旁，并温和的告诫他道：“小孩子，以后要是没大人带着，不许满街乱跑。”那小孩子早就已吓愣了、唬疯了，赶车的人也呆在轡上，连马也不敢乱奔乱窜了。那大汉说完这句话后，又继续走向三合楼。每一步随随便便迈出，都似常人四步之宽；每一步都龙行虎跨，像跨一步就在地上烙刻了个铁印章一般。

王小石因白愁飞注目而望去。

他比白愁飞看得迟一些，所以始终未曾看清楚那大汉的脸貌。

那名大汉走入了店门。

一时间，店里的伙计都当他为上宾，连店里的客人都自形猥陋，自觉比这人低上三级，巴不得吃饱就走，不敢与此人平起平坐。

——世间懂得看人内心的人，一向不多，但识得看人衣饰的人，所在多有；单凭这大汉身上穿的似丝非丝、似缎非缎、既有棉布之暖而又兼得绸布之凉爽的布料，明而显之是敦煌道上“家和堂”的贵重货色，单只这件衣料，可能就要比自己家里所有衣服加起来都昂贵一些，所以就算不看那名大汉的堂堂相貌，心里也早就矮了一截。

一大截。

伙计当这名“贵宾”莅临，是无上的光荣，忙把雅座腾出，座位向阳，远江近街，伙计更招呼殷勤，捧中奉茶的一如许多酒楼茶居，把名人、京官千方百计的请来作“活招牌”一般——连这样出色的人都入咱这家店来，足见这家店子是如何的高尚，怎样的与众不同了！

所以难怪有人认为：上馆子不再是为了吃好菜，而是为了“吃名气”；穿衣服不再是为了保暖，而是为了“显气派”。

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吧，那胖嘟嘟的“饭桶”忽然叹了一口气，道：“人人干活，都是为了吃饭充饥，怎么现在的人，都光吃菜而不吃饭？”他呷了一口茶又道：“何况现在连菜都不是拿来吃了，只拿来看，酒也不是拿来喝的，却拿来光浪费、搞排场。”

这时候，那名大汉刚叫了一坛子高粱。

他一手提着酒坛口往嘴就倒，一半倒在嘴里，另一半自嘴边溢出，弄湿了衫子，他倒一点也没有在意，豪态依然。

可是，那“饭桶”这么一说，分明是针对他而发言。

那大汉怔了一怔。

店里的人都知道不好了，心里暗忖：那“饭桶”不自量力，竟敢得罪那名气非凡的猛汉，肯定会有苦头吃了。

果然那猛汉放下了酒坛。

他缓缓的转头，望向那“饭桶”。

他一跨入三合楼的时候，就知道三合楼这底层里里外外只要是活着的人，不管是掌柜还是伙计、客人还是乞丐，都看着他，只有一个人是例外。

——便是这个吃饭的人。

二十九 饭桶与猪

他打从一进店门，就注意这个只埋首吃饭的人。

原因他很清楚，很少人“敢”不看他，“能”不看他，“可以”不看他。可是他也看不见这“饭桶”。

因为这吃饭的人已被饭碗挡住。

总共有五十五个空碗，就堆在那人的桌上，分排堆放，完全遮住了那人的头脸，也不知他是怎么吃的，也不知他还是不是仍在吃着？

现在那猛汉扭过头去看他，依然看不见他，只看见碗，以及听见扒饭和吃饭的声音。

那猛汉笑了。

他笑着问那伙计：“什么声音？”

那小眉小眼的伙计一呆，道：“客官，您说什么？”

猛汉笑道：“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伙计实在不知他指的是那一种声音，因为街市、酒楼，什么声音都有，交织出一片人间的乐谱，所以也不知如何回答。

那威猛大汉却道：“你听不见么？那是猪吃饭的声音。”

那店伙计知大汉的话是针对那胖嘟嘟的客人而发的，只敢点头，不敢相应。

不料那“饭桶”却应道：“不对不对。”然后又说：“错了错了。”

威猛大汉对店伙笑道：“你这次该听清楚了吧？猪不止会吃饭，还会说人话呢。”

“饭桶”却认真的道：“猪吃的不是饭，饭是给人吃的，怎么你连这点都不懂，难道脑笋儿生得跟猪一样？”

威武大汉冷笑道：“阁下说话，最好放尊重一些。”

“饭桶”只说：“人对人应说要尊重，人对牛不妨弹琴，人对猪嘛，只秤秤看份量够不够重，不必尊重。”

威猛大汉脸色一变，寻常人一看，只见他煞气肃然，早已吓得双腿打颤，只听他沉声道：“你在说我？”

“饭桶”道：“不，我在说猪。”

威武大汉再也按捺不住，大手往桌上一拍，怒叱：“你再说一次！”“轰”的一声，桌子上的酒坛子碎裂，酒溅洒一地，更可怕的是他那一声喝，犹如在各人耳畔打了一道雷，震得人人耳里都嗡嗡不已，待定过神来后，店里的客人全都在这两人还没打起来前，悄悄的结账开溜。

那“饭桶”却好声好气的说了一句：“唉，猪生气，酒糟踢，可惜啊可惜，真是牛嚼牡丹，不辨花草！”

威武大汉忍无可忍，长身站了起来。

桌上的酒坛子已碎，王小石这才看清楚他的神容：

只见他，头发和胡子，全交缠在一起，分不清脉胳，但黑而不乱，光洁有力，双眉如两把黑色关刀，大目有神，蓝电似光射数尺，空额丰颈，额角峥嵘，鼻宽伏犀，锦服华袍，熊背蜂腰，一站起来，寻常人只及他胸腹间，身上的肌骨硬朗结实，似树根结痂，蟠赘空露，十指屈伸间，发出如炒栗子时的轻爆之声，太阳穴高高鼓起，颊斜青筋，跟手背上的静脉一般蠕动如蚓，神态凶恶，但依然有一股华贵的气派，如霸王再世，叱咤即起风云。

好一条汉子！

王小石不禁暗喝了一声彩：

——好一个天神般的壮汉：

那大汉大步踱向“饭桶”，一步一雷霆。

——那“饭桶”不知在饭碗之后做什么？大概是仍在吃饭吧？

威武大汉一字一句地道：“我不打弱者。你只要跟我道歉，我便饶了你这遭。”

“饭桶”大概还扒了几口饭，才道：“我为什么要向猪道歉，”然后他立即补充，“不过，这么巨大的猪，通常都不是猪，而是叫做：牛。”

威武大汉大吼一声，一掌拍在“饭桶”的饭桌上。

他刚才随意一拍桌子，桌上的碗筷立即像爆豆子般跳了起来，而且上好“裕泰隆堂”的酒坛子立即碎了。

更何况他现在是在盛怒下拍桌子。

店伙、奉茶、跑堂、厨子、伙头、堂柜、老板……这酒楼里的人全部在担心一件事情。

那桌上的碗。

他们有时也会打碎碗碟，但像今天这种五十五个空碗一齐碎裂的情形，只怕也空前绝后，难逢难遇。

他们几乎已“听到”这五十五只碗同时碎裂的声音。

碗没有碎。

就在那长相堂皇威武的巨汉大手和捏着的两只铁胆就要拍在桌面上的刹那，那“饭桶”两手一分，五十五只碗，连同他刚吃完的那一个空碗，各分二十八只，全成两条直线，溜托在双腕上，一眨眼间，又全叠成一线，就顶在他的头上。

五十六只空碗，叠起来最上面的一只碗刚好可以触及二楼的地板。

“饭桶”用头这样顶着，一点也不觉辛苦，神情轻松自如，仿佛那不是碗，而是他另一只手，只不过是长在他的头顶上。

店里店外的人，全都看得呆住了。

连威武大汉也直了眼。

王小石忽想起一个人。

——一个在传闻中的人。

就在这时，那神武大汉已叫了出来：“你是，‘饭王’，你是张炭！”

江湖上，饭量好、胃口佳的人当然不少，几经艰苦、流血流汗，才不过为了三餐，只要有得吃、还能吃，谁都希望能大吃特吃、痛痛快快的吃、尽情尽兴的吃。

不过，像这样一口气吃了五十六碗饭的人，还是十分罕见——没有人能一口气吃五十六碗饭，这饭他到底是吃去哪里了？

能一口气吃下五十多碗饭，而又能把“吃饭的家伙”当作戏法一般来舞弄的人，可就更少了——大部分的人，都是吃完了饭，不要碗！

如果有这样尊重碗和饭的人，那么肯定只有一个。

——这个人据说能把米饭当即消化，一面吃饭，一面修炼他的“反反神功”。

那就是“饭王”张炭。

“饭桶”笑道：“我是张炭，也是‘饭王’，在米饭面前，除了我，谁

也不能称王”。

“吃饭是人生大事，也是我的事业；”张炭胖嘟嘟的脸庞正经八百时更可爱，“我一向敬业乐业。就像剑手痴于剑一般，我痴于饭。”

那神威巨汉忍不住道：“阁下既然是张炭，你可知道我是谁？”

“我只知道你有个朋友，叫做方恨少，‘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方恨少。”张炭依然头顶着五十六个碗，手里还捧着盛着白饭的碗，稳若泰山：“方恨少好吊书袋，可惜读过便忘，读得越多，忘得越多，他越爱充有学问，可惜总是用错典故、说错成语，予人笑柄。”

他怪有趣的望着那威猛大汉，道：“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记得方恨少这个人么？”

威武大汉冷哼道：“因为他跟你一般蠢！”

“不。因为他跟我一样，充饥都有癖好。我喜欢吃饭，多吃吃饭，多多益善，又省又懊，而且正气堂堂。修练内家功力的人，最好多吃饭，少吃杂菜，更不宜大鱼大肉。我吃饭，很讲究，哪里的米才够干净，哪里的米算得上完整，什么米和什么米掺合一起煮，才够味儿，什么样的米和什么样的米，是掺都不能掺，有一些米和另一些米，是要在不同的火候下才能掺杂着吃，这才算真正的吃米吃饭。烧饭不只是讲究几碗水，而是讲究几分水，多一分则太湿，少一分则太干。饭不能太软，也不可太硬。但硬有硬吃，软就软吃，稀饭和粥，应是一例。用什么堡煮饭？用什么锅烧饭？以什么铲炒饭？以什么勺拌饭？甚至用什么柴、什么薪、什么炭、什么灶、什么火候烧饭，连同烧饭的时分和禁忌，都要讲究。”张炭叹道，“人人天天吃饭，但对吃饭，可谓毫无研究，一无所知，倒花功夫在菜谱上，真是愚昧可笑。”

威武大汉忽然道：“我知道了。”

张炭冷眼一瞄：“你能知道什么？”

高大汉子道：“你喜欢吃饭，小方则喜欢吃蛋。”他提起方恨少，似是无限追回，又恨又爱，“那小兔崽子就爱吃蛋，卤的、煎的、炒的、煮的、烫的、滚的、生的、熟的、半生不熟的、孵了一半小鸡鸡的、刚生下来还热暖暖的。总之数之不尽，还讲究各种各类的吃法，向来，他把蛋当作是他自己生的一样。”

“对，应该讲究，下多少盐、蘸不蘸糖、用什么酱油、切多少姜葱，全要考虑，我也把饭当作是自己种的一般。”张炭骄傲地道：“所以他是‘蛋王’，我是‘饭王’。”

大汉嗤笑道：“所以你们一个是笨蛋，一个是饭桶。”

这次轮到张炭恼怒起来，登时乌了颜脸：“你说什么？”

巨汉道：“你若不是饭桶，怎么只知方恨少，不知我神勇威武天下无敌字内第一寂寞高手刀枪不入唯我独尊玉面郎君唐宝牛的名号呢？”

张炭听了老半天，为之挠舌不下，好一会才能说道：“麻烦你……烦您再说一遍？”

大汉果真脸有得色面不改容的说了下去：“我就是神勇威武天下无敌字内第一寂寞高手刀枪不入唯我独尊玉面郎君唐前辈宝牛大侠是也。”这次他在百忙中居然还能及时加上“前辈”和“大侠”四字。

张炭登时忍俊不住，为之捧腹。

他捧腹归捧腹，头顶上的碗，颤得登格价响，看得店伙心痒痒，瞧得掌柜牙嘶嘶，但就是不坠落下来。

唐宝牛可生气了，他虎吼道：“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

张炭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道：“如果你早一点说，我就吃不下饭了。”

“你实在擅于自我宣传，真亏你想得出这种名号来！”他笑得全身发软，但仍不忘补充一句：“看到你这种宝贝，谁能吃得下饭？”

唐宝牛怒得全身发抖。

他怒得震抖的时候，就像橡皮爆裂的时节，满山满野都溢满着“卜卜”的声响。

现在当然不是在山野间。

而是在酒楼里。

外面街市喧嚣的声音，竟都遮掩不住这自骨骼里爆出的声响。

张炭一听是这种声音，也不笑了。

他知道唐宝牛真的生气了。

而且就要出手。

全力的出手。

——当然不只是他知道，只要一见唐宝牛这种神情，谁都知道他要出手对付张炭，而且一旦出手，还是势无所匹的杀手，人人都不禁为那有一张圆脸的张炭担忧起来。

不管店里店外的人，都在注视这一触即发的场面。

有的人在想，这威猛巨汉会不会打死那小胖子？有的人在想，这回可有热闹瞧了！有的人却仍在想，那小胖子吃了那么多碗饭，会不会经打一些呢？也有人想：那小胖子吞得下这么多饭，纵不被打死，也要胀死了。

人人想法可能不同，但全都在留意张炭和唐宝牛一触即发场面。

王小石却不是。

因为他发现有一道人影，就在这际，趁大家不注意，已转上了楼角，掠上了二楼，自撑开的临街列窗穿了过去，比燕子还快，比柳丝还轻，而且还有些眼熟。

他正想告诉自愁飞，白愁飞却已出现在二楼檐瓦上，闪到背向的屋脊后，似是注意二楼里发生的事，一面还向他招了招手。

王小石立即腾身过去。

他也十分小心。

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下，他也不想被满街的人发觉：有人正在屋顶上穿梁越脊。

王小石掩到了白愁飞的身旁，只不过是顷刻间的功夫，却刚好看见，白愁飞脸上所流露出来的诧异之色。

白愁飞的讶异，是因为他看到天窗里面的情景。

——白愁飞一上了屋顶，开始并没有马上观察楼里的情景，先计自己定一定神，随即又想起，昨日与苏梦枕上来三合楼跟狄飞惊对峙的时候，雷损很可能就站在自己现在所立之处。

雷损是“六分半堂”的总堂主。

如果是在十年前，他可以说是京城第一大帮的帮主，除了天子之外，他可以说是在民间拥有最大的实力的人。

白愁飞这时的感觉很奇特。

他为这种感觉而眩了一眩，然后才看落楼里的情形。

他一看，就看到五个女子。

有一个女子，环珮水袖，凤叙云鬓，显然是闺秀小姐，其余还有四名丫环，手里都亮着短剑。

那四名丫环，从上面看下去，长得都似乎眉目娟好，那小姐却背向着他，遥遥坐在向江流的那一面，从白愁飞的角度，是无法看清她的容颜。令白愁飞震讶的，不是这五个女子。偌大的酒楼当中，除了这五名女子，还有一名女子。穿着枣红色镶边滚绣的疾装劲服，却有一张似笑非笑、宜嗔宜喜、桃花春风的笑脸！白愁飞看第一眼，感到熟悉。再看时已感到亲切。紧接着下来，是一阵无由的喜悦，几乎要叫出声来：温柔。她当然就是温柔。若不是温柔，还有谁能这般宜嗔宜喜？若不是温柔，有谁能一张俏脸，便教桃花笑尽了春风？如果不是温柔，又有谁能将英气化作绕指柔？

白愁飞未看见温柔之前，已感觉得温柔，所以他不是惊、也没有喜。

——像某些江湖人，在人世的旅驿里，已习惯无惊无喜了。

只有初恋的人，才易惊易喜易受伤。

白愁飞诧异的不是见到温柔，而是诧异为自己看见温柔而感到惊喜。

——为什么呢？

——当日不是他把温柔气走的吗？温柔还是温柔，白愁飞还是白愁飞。

但在三合楼的楼顶，此刻的白愁飞，俯身瞥见盈盈女子温柔，一向傲岸冷淡的白愁飞，心中竟有了一丝温柔的感觉。这时候，王小石已来到了他的身旁，并看见了他脸上的诧异之色。

故此，他也往下看去。

他也看见温柔。

以及温柔的刀。可知道什么才是温柔的刀？——仿佛是初燃的灯影。——好像是处子的眼波。——依稀是情人的美靥。——犹似是落花坠楼人。

三十 是爱？还是恨？

刀温柔。

人呢？

人凶。

温柔亮出了刀，刀光映着俏脸，俏脸很凶，至少，温柔希望她自己够凶，希望人家都知道她很凶。她知道，身为一个闯荡江湖、刀头上舐血的女侠，不凶是不行的。

所以她叱道：“雷媚，你这臭西瓜，不要脸，趁本小姐刚进京城，没有防备，就用卑鄙手段偷了本姑娘的刀鞘，你再要不还回来，我我我一刀就就就……”想说几句狠话，却没说成。

白愁飞和王小石一听，都禁不住哑然失笑。

他们想笑，是因为听出来，敢情温柔大概一进京就着了雷媚的道儿，被盗去了刀鞘，温柔当然感到不忿气，可是雷媚盗去了她的刀鞘做什么？这倒耐人寻味。

另外令他们发噱的是温柔骂人的话：骂人为“臭西瓜”，真不知这位大小姐是怎么学来的！

雷媚依然背向温柔，没有相应。

四名丫环，都对温柔怒目而视。

王小石发现这四位小丫环的眼睛都很漂亮：有的像珠子、有的像水灵、有的像露雨、有的像星星，比起温柔一双多情的眯眯眼，相映成趣。

他忽然发现温柔为何怎样都凶不来了。

因为那是一双桃花眼，无论怎么瞪眼，都因不够大而不够凶。

他因为自己这个发现而好笑起来。

正在这时候，他忽听到雷媚说了一句话。

雷媚依然没有转身。

她这句话是背向温柔说的。

那是一句平凡的话。

“为什么苏公子要派你来？”她悠悠一叹说，“他怎么放心让你来？”

这是一句很温和的话，语气更让人感到可亲 and 温馨。

可是这句话一说，不但王小石吃了一惊，白愁飞也脸上变色，就连温柔，也吓了一大跳。

她这次一双桃花眼，可睁得最大了，仍是灵眯眯、眼角勾勾的，忍不住道：“是你，是你，怎会是你？！”

那两人这才缓缓转身，微笑道：“是我，是我，怎会不是我？”她一回身，眼睛眨了眨，她身旁的四双大眼睛，仿佛全只剩下她那一对深邃而清灵的眸子，像一个惊喜的梦。

倒只有温柔那一双弯月似的眯眯眼，还能跟这一对教人心醉、窒息的黑眸子互衬辉映。

温柔一见她，忍不住高兴的掠了过去，一面急道：“你溜到哪儿去了。我找你，我想你，我们都在找你，哎呀找得我们好苦，脾气都找僵了。真好你早发声说话，不然我就要出手了，我一刀砍下去，嘿嘿我自己都把握不住生死，要是砍错了你怎么办！我还以为你是雷媚那臭冬瓜呢！”

她一口气说个不停，不了解她的人，准听个“八”头雾水，不知所云，

而且，她只顾着叙旧，往前就掠了过去，却忘了那四名丫环本存敌意，以为她来意不善，她的身形一动，四柄剑就拦了过去。

温柔恰好乐极忘形了，没有注意到眼前这四柄剑。

四名丫环也没料到温柔竟连这四记意在拦截并非伤人的剑招都接不下来，剑招已发，收势已无及。

那位丽人”啊”了一声，口里道：“不可伤人。”但她不会武功，不能及时制止，说时迟，那时快，四剑已截刺向温柔，温柔眼里只有敌人，忘了眼前有剑、手中有刀，这四剑虽不致命，但也要温柔负伤！

正在这个时候，猛地楼梯口冒出一个鬓发连腮直纠结在一起的大头颅猛地一声暴喝：“住手！”

这一下，不但宛若春雷，简直是平地惊雷，二楼的桌、椅、柱、梁、瓦、椽，连杯、碗、筷、碟乃至刀、剑齐鸣，四名婢女如着焦雷，失心丧魂，四剑交错，“叮叮叮叮”地互交在一起。

温柔哇地叫了一声，掩住耳朵，那大汉正是唐宝牛，一步五个梯级，已上了楼，看着温柔咧着嘴巴笑。温柔跺足气叱道：“你这个雷公！吵死人了你！”

那丽人也被这一声大喝，震白了脸，用手掩着心口，好一会才能说话，“温女侠是我的好友，你们怎能伤她！”四名婢仆都知罪低下了头。

这时，一人一溜烟的“飘”了上来，正是那位皮肤黑黝但人滚圆圆的青年，可怪的是，他手中居然还各扣了二十八只空碗，联在一起，他双手托着两排空碗，脚不沾地似的上了楼，就像手里拎着两根轻竹竿一般牢靠。

这人当然就是“饭王”张炭。

张炭一上来就狠狠的瞪了唐宝牛一眼，唐宝牛呵呵笑道：“你上来得倒挺俐落的。”

张炭忙不迭向丽人赧然分辩道：“这个人一点武林规矩都不懂，明说要跟我交手，才虚晃了两下子，他就突然往楼上冲，我……一时失着，没想到他这般不按章法，没把他拦住——”

丽人微微笑着，温和地道：“那也不能怪你。”

王小石和白愁飞一听，就知道原来在自己上屋顶来的时候，张炭和唐宝牛已在楼下交过手了，而这名张炭似是隶属于丽人麾下，唐宝牛却是跟温柔同一伙的人：

这些都不使白愁飞和王小石有太大的惊愕。

最令他们震惊的是：

那位本来应该是“雷媚”的丽人，竟然就是一个他们常常想起、时时记起的人：

田纯！

田纯还是那么美。

眼瞳还是那么乌灵若梦，眉宇间还是有一股掩映不住的悒色，发还是柔顺如黑色的天河，笑起来的时候还是像花开迎风、月入歌扇。

只不过，她笑中的愁色，却似是更浓烈了。

温柔已迫不及待的问道：“怎会是你？你怎会在这里？”

田纯巧的了唐宝牛一眼，说：“这是你的朋友？”这一问，无疑等于把温柔的话全卸去不答。

温柔却丝毫未觉，“他叫唐宝牛，你别看他粗鲁，人却很好的。

我在探查‘青帝门’血案时结识他，还有一位方恨少，还有沈虎禅……”说到这些人，她的眼神就奋悦了起来，脸颊也微微发红。

田纯怜惜地道：“你入江湖虽……不算太久，但结识的好朋友，倒是不少。可是苏公子怎会派你来这儿？”

温柔道：“他没派我呀。”她水仙叶子一般的手指，往唐宝牛就是一指，差点没戳在唐宝牛的大鼻子上，唐宝牛忙一歪脖躲了过去，“师兄才没叫我！”温柔气嘟嘟的说，“我在城里遇见他，一并抓他到楼里，师兄看见他一副闲来无事、怀才不遇的样子，就叫他到这里来，对付一个叫雷媚的，怎会是你？！”

田纯眼里闪过一星恍悟：“难怪，他怎会让你涉险！”

温柔皱眉道：“吓？你说什么？”

田纯道：“苏公子派这位唐先生来抓雷媚，你却偷偷跟了来，是不是？”

唐宝牛咧嘴笑道：“叫我唐宝牛就可以，不必叫我唐先生，我生平最怕就是虚文客套的。”

田纯向唐宝牛瞟了一眼，笑道：“我跟阁下并不怎么熟，怎能直呼你的姓名？”

唐宝牛瞪目道：“这有什么不可以！”

田纯笑道：“阁下虽没有什么不便，我是妇道人家，总是要拘点俗礼呀。”

唐宝牛膛目道：“说的也是。”

田纯道：“所以，如果我不叫你唐先生，难道叫你唐小姐吗？”

唐宝牛搔了老半天头，忙说：“不能不能。”又笑嘻嘻的道：“不如，你叫我做唐公子，或者唐大侠，那也可以。”他补充道，“不过，真正了解我为人的人，都叫我做‘唐巨侠’。”

田纯道：“唐巨侠？”

唐宝牛道：“对。巨侠是大侠中的大侠，叫我唐巨侠最恰当，我也会勉为其难当仁不让的接受的。”

田纯笑了，她身边的丫环也忍不住掩嘴：“唐巨侠真是个风趣的人。”

温柔满不甘心的道，“因此我才说师兄不懂得用人！”

她这句话一说，无疑十分惊人，把一个名满天下的领袖，独撑“金风细雨楼”大局的苏梦枕，轻描淡写的说成“不懂得用人”，大概也只有温柔才说得出口。

温柔的神色却泰然自若，好像刚吃了一块豆腐一样正常，“他派唐宝牛来，不如派我来，所以我才叫唐宝牛在楼下闹事，我却神不知、鬼不觉的溜上二楼来了。”温柔说的时候，还非常得意。

在屋顶上的王小石和白愁飞，一齐在心里想通了一件事：

——苏梦枕说过：派去对付“另外一个人”，是个“很好玩的人”，至少，也是个“很有趣的人。”

白愁飞和王小石都承认苏梦枕说的很对。

——无论温柔还是唐宝牛，都称得上是“很好玩”或“很有趣”的人。

温柔这样踌躇满志的一说，那张炭就忍不住道：“所以田姑娘才要我应付楼下的滋事者，她独力来对付从窗口溜进来的人。”

温柔不知有没有听出他话里的讥刺，却没有生气，因为她又记起了那个问题“田纯，怎么你会在这里？雷媚呢？”

田纯静静看了温柔一眼，然后用一种平静的语调说：“在我回答你这个

问题之前，我想先请教你一个问题。”

温柔好高兴的说：“你请教吧。有什么事，尽管向我请教好了。”

田纯道：“这次‘金风细雨楼’上三合楼，只派你和唐巨侠来？”

温柔道：“我只派唐宝牛来。”

田纯道：“那就好办了。”

温柔奇道：“什么好办了？”

田纯扬声而平闲地道：“屋顶上的朋友，你们也应该亮相了。”

——一个不会武功的女子，怎会知道他们就在屋顶之上？

不过，到这时候，纵再尴尬，他们也不得不现身亮现。

他们这一亮相，倒是使田纯和温柔全都一怔。

温柔哇地跳了起来，“飞”了过去，给了白愁飞一拳，竟一把抱住了王小石，喜孜孜的说：“你来了，你也来了，你们都来了。”

白愁飞笑了，笑意带些儿惨淡。

王小石却红了脸，讪讪然说不出话来。

温柔这才觉察，忙放开了手，却先一步飞红了脸。

白愁飞和田纯相视一笑。

白愁飞原以为自己心里，会很介意田纯不告而去，会怀有恨意的，可是这一朝面，就这么一笑，却不记得曾有什么恨意，连忿意也冰消了。

王小石和温柔仍赧红了脸。

白愁飞只好向田纯道：“雷姑娘。”

田纯露出编贝似的皓齿一笑：“白公子，王小侠。”

王小石这才记起要说的话：“田纯，你骗得我们好苦！”他手指着白愁飞：“尤其是他，为你神不守舍、神魂颠倒、魂飞大外、魂飞魄散……”他大概蓄意为自己遮羞，所以特别夸张。

白愁飞怒道：“你说什么！”伸手给王小石一个凿，忙解释道，“我是对温女侠深感抱憾，那次在江畔的话，确是找出言冲撞，害得王老三惶惶然终日，如丧家之犬，茶饭不思，寝食难安，泪湿青衫，汗湿枕头……”

王小石怪叫道：“你说什么？！”扑肩给白愁飞一个包肘！

温柔笑嘻嘻地道：“哈！你这个鬼，今日居然也良心发现，向本姑娘致歉？”

田纯笑道：“他们正在鬼打鬼哩。”

温柔什么都没听出来，倒是问道：“喂，他们为什么叫你做‘雷姑娘’？你不是姓田吗？”

田纯平静地道：“我确是姓雷，不是姓田。”

这下可是王小石发问了：“可是我们所见过的雷媚，不是你哇！”

雷纯奇道，“谁说我是雷媚？”

王小石诧道：“你不是雷媚？”

白愁飞正色道：“那你谁？”

张炭长声道：“她是我们六分半堂总堂主的掌上明珠，雷纯雷大小姐。”

王小石在这顷刻间想起了许多事情：

如果田纯就是雷纯，而雷纯就是雷损的独女，雷损与苏梦枕是死敌，雷损所主持的六分半堂和苏梦枕领导的金风细雨楼又是敌对，苏梦枕是自己和白愁飞的结义大哥，那么，眼前的雷纯：是敌？还是友？这是第一点。

据他观察：白愁飞对雷纯梦魂牵系，但雷纯却要嫁给苏梦枕，以缓和两

派的冲突，白愁飞现在心里的感受，是爱？还是恨？这是第二点。

要是今天在三合楼的是雷纯，而不是雷媚，苏梦枕为什么派他两人来？是弄错了？或是巧合？还是别有用意？雷纯为什么会出现在三合楼上？是雷损的意思、还是她个人的意旨？温柔又为何要赶上这趟浑水？……王小石越想越拧、越想越乱。

可是，在这众多思虑当中，有一个意念却是特别清晰的：

那就是白愁飞的心情。

是以他马上打哈哈说：“原来是雷大小姐，失敬失敬，没想到我们在汉水江畔，得遇雷大小姐，跟六分半堂结缘，早知如此，我们当真还不敢贸然出手。”

雷纯道：“你们现在也是金风细雨楼的新贵呢。”她在跟王小石说话，眼睛却望向白愁飞。

王小石笑道：“你的消息果然灵通。”

“像这样的大事，六分半堂怎会不知道呢？”雷纯幽幽一叹道，“其实我一直都注意着你们的行踪，只希望你们能早月离开京城。”

白愁飞冷哼一声。

王小石赶忙说：“雷大小姐觉得我们不适合留在京城吗？”

雷纯道：“这是个是非之地。”

白愁飞冷然道：“我们从不怕是非。”

雷纯道：“也是个血腥的所在。”

白愁飞道：“我最喜欢的就是有是非和血腥的地方，那比较有人味。”

雷纯道：“那也由得你。只不过，任何一个人，想在此地扬名立万，名成利就，都要先付出代价，然后腐化，逐渐失去原来面目，成为一个无奈的江湖人。”

白愁飞道：“我本来就是江湖人。”

雷纯道：“你们原来不是的……你们还有一些东西……不是的。”

白愁飞冷笑道：“不管是与不是，我们总算已加入金风细雨楼，苏大哥会重用我们，跟贵帮对抗，你当然不想我们留在这里。”

雷纯叹了一口气：“随得你怎样说，随得你怎样想……我总觉得你们不该留在这里，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太不值得了。”

白愁飞道：“你是当年京城第一大帮帮主的独生女儿，也即将是目下京师第一大帮帮主的夫人，当然有资格说不值得，我们只是赤手空拳闯荡的江湖人，便说不出这种话来。”

他顿了顿，又道：“我最不想说的只是：我们怎么这般不自量力，竟去汉水舟上救你，眼巴巴的自己入了彀。”

雷纯不免也有些愠色：“你们救我，我很感激，那不是陷阱，没有你们，我便不会活在这里。如果我要利用你们，为什么要偷偷溜走？我大可力劝你们加盟六分半堂。”

白愁飞倒忽然冷静了下来：“就算你没有要我们堕入陷阱，你还是骗了我们。”

“我惟一骗你们的，只有我的身分。”雷纯悠悠地道，“你们救我，不是因为我的身分；我们交往，也不是因为我的身分。对不对？”

温柔忙大声道：“对呀。”说着怒目白愁飞。

唐宝牛在一旁也附和着大声道：“对啊。”

张炭见情势有点僵，忙也道：“对极了！”

唐宝牛学温柔看张炭的模样，向张炭怒白了一眼，哼哼道：“人说你也说，跟屁虫！”

张炭却故意向窗外指去，他自己却看也不看，只道：“你看！快下雨了。”

唐宝牛好奇，一面张望，一面问：“下雨？”

张炭笑道：“牛啊。街上有头笨牛，刚刚还哼哼了一声呢！牛在晴天呻吟，不是快下雨的征兆吗？”

张炭这么一说，原本以为唐宝牛会大为震怒。

谁知却没有反应。

他倒觉得错愕，回望却见唐宝牛呆视街心、张口结舌。

张炭好奇，他也望向街中。

他也目定口呆。

好好的一个晴朗的早上，倒真的风雨欲来了！

三十一 是敌？还是友？

因为他们处身的所在，已不是原来的地方。

如果你看过江湖术上有演“五鬼搬运大法”，你一定会对那些凭空可以把一些“物体”运走，感到震异。

可是张炭和唐宝牛更加震异。

他们是在三合楼上。

三合楼是在街心。

这街道是城里汲热闹的所在。有江湖卖艺的父女，有街头说书、街边论相的江湖人，有刚想歇息的轿夫，还有买胭脂的阔太太，不听话的小少爷，公子哥儿正在色迷迷的看路过的妇女，卖鸡的、饲马的、卖猪肉的全跟他的客人或主人加入了闹市的喧嚣，还有小乞丐跟老乞丐正在大唱莲花落，连楼下饭馆，也正忙得不可开交。张炭和唐宝牛刚才还在楼下争持过，正要动手，唐宝牛不放心温柔在楼上的情形，趁张炭一个不备，溜上楼来。

可是现在全都没有了。

怎会没有了呢？

街还是原来的街。

楼还是原来的楼。

他们当然没有被“移走”。

可是街上已无人。

静悄悄的，街上半个人影儿都没有，人人闭紧门户，消失了人声，连牲口都全躲了起来，整条街像成了个荒漠的世界。

诡异的世界。

鬼魅的街，甚至连天色都开始变黯。

——怎会这样子的？

——人都到哪里去？

——发生了什么事？

——有什么事发生？

因为解不开这些谜团，所以唐宝牛和张炭，一个愣住，一个怔住。

王小石和白愁飞显然都早已注意到，听以并没有显得惊奇。

白愁飞仍是坚持道：“我不是说你向我们瞒着身分的事。”

雷纯不解：“那我还骗过你什么？”

白愁飞道：“你会武功，根本不必我们出手相救。”

雷纯道：“我不会。”

白愁飞道：“你会。”

雷纯道：“我是不会。”

唐宝牛怪叫起来：“什么会不会，偌大的街都飞掉了，还有什么会不会！”

温柔这才觉察，叫了一声，大惊大怪的俯近窗前，奇道：“怎会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子的？！”

白愁飞径自道：“你会的。”

雷纯道：“你凭什么说我会？”

白愁飞道：“因为刚才我们在屋顶，你一听就听出来了。”

雷纯笑了：“那是因为我细心。”她要笑的时候，眼睑下浮了起来，很是娇丽可爱，“我听到有两声微响，在屋顶上发出来。”

白愁飞怔了怔，道：“两声微响？”

王小石在一旁忙道：“对对对，我上得屋顶来，见下面是温姑娘，步桩沉了沉，踏破了一角瓦片；你乍听雷小姐开口，便左膝沾了椽子，可能弄出了些声响。”

白愁飞冷哼一声道：“那是我一时不小心罢了。”

王小石忙道：“那也是我一时大意。”

白愁飞道：“‘七煞’中的者老大是你下的手了？”

雷纯道：“是我。”

王小石道：“难怪他死得那么奇特了。”

雷纯道：“我不想他泄露我的身分，而且，像他这种人，也死有余辜。”

温柔倒是听了后半截，吐舌道：“呸，假若你要杀我们，岂不是很容易？我可没防着你啊！”

白愁飞冷冷地更正：“是杀你容易，不是我们。”

雷纯清笑道：“我又怎会杀你们呢？”她幽怨地道：“你们不杀我，已经很好的了。”

唐宝牛大叫道：“下雨了，下雨了。”

张炭没好气地道：“下雨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还不值得惊怪？你脑袋长到拇指上喇！”唐宝牛指天笃地的说，“好好的天色，一大清早，就天昏地暗的，你说可怪不可怪！”

白愁飞却向雷纯道：“那干在江畔截杀你的人，确是‘迷天七圣’的手下？”

雷纯道：“确是。”

白愁飞道：“为什么？”

“我要嫁给苏梦枕。这件婚事一旦能成，金风细雨楼和六分半堂便有可能和解，这对迷天七圣而言，是件噩耗。”雷纯说，“所以他们趁金风细雨楼和六分半堂正调拨大量实力互相牵制的缝隙，想把我掳劫，以牵制爹爹和苏公子。”

白愁飞道：“‘迷天七圣’不怕此举反而引起金风细雨楼和六分半堂的不满，而联手对付他么？”

雷纯道：“迷天七圣深明利害，他看准在婚期未届以前，六分半堂和金风细雨楼仍是互相对垒，不会捐弃成见、联成一气的。”

白愁飞讥诮地道：“对，在你的魅力还没有充分发挥以前，六分半堂和金风细雨楼仍是敌非友，所以迷天七圣先要毁掉你。”

“其实就算我嫁给了苏公子，恐怕也改变不了什么。”雷纯不理他语中的讥刺，只说，“双雄不能并留，一山不容二虎，金风细雨楼和六分半堂的恩怨，难免还是要用血才能洗清。”

她说到这里，停了停，才道：“所以，我不希望你们介入这件事情中。”

白愁飞冷笑道：“你错了。”

他漫声道：“这不只是你的事情，也是我们的事情。”

雷纯星眸里正漾起一层不细心便难注意到的泪光，白愁飞已道：“我们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金风细雨楼。”

唐宝牛嘀咕道：“不管为了什么，现在都已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了，还讨论为来为去都是为了谁干啥？”

王小石说：“就是为了这天色，才说这些话。”

唐宝牛奇道：“天色跟这些你为我，我为你的事又有何干？”

“关系大得着呢！”王小石道，“你可知道，在江湖上，只有一个人出现时，连天色都要为之变暗，风云为之变色，日月为之无光，人们为之肃清吗？”

唐宝牛道：“那还算是人吗？！”

张炭沉声道：“是人。”

唐宝牛问：“什么人？”

张炭神色凝重：“一个可怕的人。”

正在这时候，嘯的一声，窗口掠过了一支箭。

又粗、又大、又黑、又霸道的巨箭。

这种巨箭决不常见。

箭身要比平常的箭粗六倍，箭翎用薄钢片铸造、箭镞圆钝，光是这支箭的分量，也比寻常的箭要重上九倍。

可是更诡异的是箭法。

这一箭，是自下而上，直射上天空的。

这一箭掠过窗前，是纵射而上，而非横掠而过！

——难道这一箭射的不是鸟，而是天空上的飞鸟、白云，甚或是神明？！

箭身在掠过窗前的刹那，噗的一声，箭身又射出一支箭！

小箭！

巨箭是直射的，掠过窗前时，箭身才“爆”出另一支箭，横射入三合楼的二楼，快、轻、疾、灵，比任何箭都轻灵、疾狠！

箭射向雷纯！

白愁飞一耸肩，要去挟住来箭！

张炭一晃身，已到雷纯身前，看他的样子，是想以手中五十六个饭碗砸下这支小箭！

只有唐宝牛什么都来不及做，只叫了一声：“哎呀！”夹杂着温柔“啊”的一声。

雷纯却疾叱道：“不要接！”话才出口，箭已落了下来。

这支来势如此狠疾的小箭，竟射到离雷纯七尺之遥，便自动落下。

王小石一手抄起箭矢。

雷纯疾道：“请拿来。”，

王小石发现箭肚上绑着一折小纸条，忙递给雷纯，雷纯解开一看，只见有几个粗豪有力、剑气纵横的草字：

“七圣正扑三合楼。”

下款划了一条小河。

——小河正如大海、天空一般，是最难“画”出来的“事物”，但这人草草几笔，就把一条小河流水的形态勾勒了出来，至少已韵到意在，确然是个绘画高手。

——“小河”代表了什么？

——是人的名字？

——是组织的名号？

——是一句暗语？

——还是一句话？

王小石忽然想起，前些日子在洛阳城里惊动一时的“杀楚”案，开始也

是令人摸不着头脑，究竟“杀楚”是什么。

——可是“小河”又是代表什么呢？

雷纯看了纸条，即交给一名翠衣女婢，女婢接过，即燃起火镰，烧毁纸条。

雷纯深吸一口气，脸靥又涌现了红霞：“真的是来了。”

温柔问：“谁？”

雷纯道：“迷天七圣。”

王小石笑了，他又开始觉得好玩了。

“听说在京城里，只有苏大哥和雷总堂主，才制得住‘迷天七圣’关七爷，”他道，“可惜他俩都不在这里。”

白愁飞道：“此刻的局面，就要你和我来应付。”

王小石笑道：“我有一个感觉。”

白愁飞道：“你先说。”

王小石道：“我觉得大哥要我们对付那先前的两人，都不是重点，现在这一场，才是主力。”他问白愁飞：“你说呢？”我觉得这一战，无论苏大哥和雷损，都没有办法过来插手，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一战，要名动江湖、还是声销迹匿，就在这一战的结果。”白愁飞转向雷纯和张炭道：“不过，我们得要先弄清楚，我们是敌人、还是朋友？”

雷纯道：“迷天七圣志在擒我，你们大可以不必出手。”

白愁飞傲然道：“我是为了金风细雨楼，不容关七放肆。”

雷纯也傲然道：“好，在共同敌人的面前，我们当然是朋友。”

“我们一直都是朋友，”王小石赶忙道，“好朋友。”

温柔忍不住问：“你们几位好朋友得要告诉我一件事；迷天七圣到底是几个人？”

“一个。”雷纯道：“不过他手下有六大高手，武功才智都非同小可。”

温柔嘴儿一撇道：“像者天仇？”

“他？”雷纯不屑地道，“他连‘迷天七圣’的内围也混不进去。”

温柔哼了一声，扬扬手中的刀，说：“我倒要看看他一个人有几颗脑袋”忽又想起什么的说：“那个死雷媚，偷了我的刀鞘！”

张炭忽道：“刀鞘是我偷的。”

温柔怒道：“你！”

雷纯忙道：“雷滚想要抓你，我劝住了他，便着小张假借雷媚之名，取了你的刀鞘，作为警吓，希望你能速离京城，别踩这趟浑水。”她补充道：“小张的‘神偷八法，和‘八大江湖术’，是武林三大绝技之一。”

张炭笑道：“过奖。”

唐宝牛冷哼道：“有什么好高兴，也不过是小偷的伎俩罢了。”

张炭笑嘻嘻的道：“要不是有小偷之手，又怎会得知一个堂堂大汉，怀里居然揣着女孩儿家用的花手绢呢！”

唐宝牛往身上一摸，登时光火，只见张炭拎着一丝绢手帕，端在鼻下索嗅，一时大感尴尬，怒道：“还我！”一手抓去，张炭滴溜溜一转，唐宝牛抓了个空。

就在此时，街前街后，左右四周，芦笛声大作。开始只是一二声尖锐的呼啸，后来就越发密集、也越发刺耳，此起彼落，仿佛有无数根芦笛，同时在耳边作啸一般。

一时间，四周被锐烈的笛声充满。

雷纯和温柔都同时向唐宝牛和张炭叱道：“别闹！”两人也立时停手。

天色愈来愈暗，云愈压愈低。

芦笛声愈来愈响，像一把把烧红的刀子，刮心剝肺的割划而来。

三十二 不问苍生问鬼神

芦笛破空，锐声划耳。

白愁飞道：“看来，他们是来了不少人。”外面天色大变，他的神色依然不变。

王小石道：“迷天七圣施展这样的大阵仗，显然是志在必得的了。”

张炭笑嘻嘻的道：“人多更好，更热闹些！”

唐宝牛忿忿的道：“你这个无耻的小偷，还不把东西还我！”

张炭扬着丝绢手帕，得意非凡的道：“有本领，就来拿啊！”

唐宝牛气不过，又发足去追，张炭巧闪躲开，唐宝牛虚张声势，却疾弹身一拦，眼看便要截住张炭，张炭及时一个斜身收势，唐宝牛又扑了个空，两人相隔七尺，左冲右闪，已近窗边。

温柔正要跺足叫唐宝牛停手，陡然，唐宝牛和张炭突然冲破了临街的木板墙，一个伸长猿臂，一个金龙探爪，同时抓住一个人，俐落地掠了回来。

正是那名小眉小眼的伙计。

这伙计挟在唐宝牛巨干般的臂弯里，身上穴道又为张炭所封制，你抢我夺，你拉他扯，几乎一口气都吁不出来。

可是他的神色，却完全变了。

刚才他在店里，还是任由人呼喝的小伙计，现在他如肉在砧上，死活由人，但他还是骄傲得像一个一将功成的大将军。

张炭把两排空碗最上面的一只碗弹了弹，脸有得色地道：“你趁他们两位自屋顶下来的时候，溜上了窗栏下偷听，还以为我不知道？”

你这三两下翻墙越脊的功夫，要比张老爷我的‘神偷八法’可差远了。”

唐宝牛脸色一沉道：“不过在楼下吃饭时，我早已发现这家伙贼眉贼眼，不是好东西！”

张炭板着脸孔道：“谁说是你先发现的？！明明是我先发现的！”

唐宝牛怪眼一翻，道：“你想怎样？想动手是不是？不把东西还我，看我唐巨侠放不放过你！”

“我听，我怕！”张炭抚着胸口作状道：“我怕死了！我怕苍蝇吃了我一般的怕你！”

白愁飞知道这两人话匣子一打开，准夹缠个没完，便截问道：

“你是哪一路人马？”

伙计冷然道：“你们马上就要死了”，还问来作啥？”他虽然被擒，但在他眼中，楼上这些都与死人无异。

白愁飞点头道：“那么，你就是迷天七圣的人了。”

伙计傲然道：“告诉你也无妨，俺就是迷天七圣的分舵舵主，辖守三合楼一带。”

白愁飞道：“三合楼位于金风细雨楼与六分半堂两大势力分界之地，也是必争之地，广布眼线，自属应然。阁下怎么个称呼法？”

伙计冷哼一声道：“凭你也配问俺的字号？！”

唐宝牛和温柔忍不住都“噗”、“嗤”地笑了出声，白愁飞眉心煞气一现即隐，反而收敛锐气，微微一笑道：“在你眼里，我们既然都是死人，而你的身分亦被识破，若我们死不了，你也再不能在此地混了，何必畏首藏尾，遮瞒名号？”

伙计一扬首道：“告诉你们也无妨：今天不止六圣当中有人会来，七圣爷也可能会亲莅，你们是死定了。”他昂然道，“俺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水蝎子’陈斩槐是也。”

白愁飞心中一震，暗忖：看来迷天七圣近年来大张旗鼓，趁六分半堂和金风细雨楼互拼之乱，招兵买马，不少武林高手都收入麾下，这“水蝎子”是绿林积盗，在泗水一带甚是有名，却在七圣门下，当一名暗桩卡子，可见迷天七圣的势壮声威。

他分分明明皮笑肉不笑地道：“原来是陈舵主，久仰大名，却不知七圣门里，这次来的是谁？”

只听一个声音阴恻恻的道：“我们已经来了，不来问我，却去问他？”

这声音宛在耳畔传来，把唐宝牛和张炭都吓了一跳，白愁飞却立即道：“不问苍生问鬼神，邓苍生、任鬼神，我正是要问你们。”

那阴恻恻的声音一起，场中已有了极大的变化。

一个人从楼梯上疾掠上来。

一个人自窗口飞掠而入。

从楼梯上来的人和自窗口飞进来的人，一上来就跟唐宝牛和张炭交手，一眨眼间换了一招，一招七式，未待那阴恻恻的声音说完，唐宝牛和张炭已不约而同，一齐放弃了陈斩槐。

陈斩槐已到了这两个突然闯进来的人手里，几乎在同一时间，陈斩槐脸上骄傲之色更显著了。

可是白愁飞那一句话，却令陈斩槐脸色大变。

连他也不知道来的三圣、四圣原来的名字，可是白愁飞竟一口叫了出来。

——难道白愁飞在这两人跟唐宝牛和张炭动手的一招里，就窥出了他们的身分？

陈斩槐震动的是：三圣和四圣竟然就是邓苍生和任鬼神，邓、任二人，是黑道上的好手，而且也是两个极负盛名的杀手，跟天下著名的杀手集团：“秦时明月汉时关”、“满天星、亮晶晶”、“神不知、鬼不觉”、“暗器王”秦点、“天长地久”、“舟子杀手”张恨守、将仇人名字写入鳊鱼腹中即能杀之的“大椎客”屠晚齐名，江湖中人也给他们两个浑号，叫做“有法有天”。

他们会被称上这个“外号”，听说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他们就代表了“法”和“天”。

另一就是他们曾力抗莫北神所统辖的“无法无天”部队，“无法无天”是金风细雨楼的精兵，从成立到今，原有三十三人，而今剩二十九人，一共死了四个人，他们每一个人的牺牲，都换来极大的代价，使金风细雨楼有极大的利益，他们每一个人都打伞出现，就连昨日三合楼的会战对峙，“无法无天”部队的出现，也牵制了六分半堂雷恨所布置的伏兵。

可是，邓苍生和任鬼神二人曾与“无法无天”三十一人交手，竟得以全身而退，并且“无法无天”其中两名成员，便是死在那一役中。斯役后，迷天七圣里的三圣、四圣，就被人称为“有法有天”。

经那一战之后，邓苍生和任鬼神，据说有半年没在武林中、江湖上出现过，听说他们也受了相当不轻的内伤。

陈斩槐顿想起那半年来，的确，三圣和四圣也没在七圣门中露过脸。

不过，究竟真的有没有露脸，陈斩槐自己也不晓得。

因为“迷天七圣”都没有脸。

——除七圣爷外，每次“迷天六圣”出现的时候，脸上都罩着，从来不露出本来面目。

——就连圣主的亲妹子关昭弟，也是在下嫁雷损以后，反而在偶然的场合下得见其庐山真面目。

——“迷天七圣”只有“七圣爷”才是“圣主”，其他“六圣”，虽称为圣，但实际上只是维护七圣爷的“高手”，大事作不得主。

所以当白愁飞一口叫破他们名字的时候，陈斩槐也不知三圣和四圣是震惊还是错愕。

他在庆幸自己幸好不知道三圣和四圣原来的身分。

——否则，三圣和四圣准会怀疑是自己透露出去的。

他看不出三圣和四圣现在正想什么。

因为三圣的一张脸，只挂着一顶倒反削平的竹笠，四圣的脸，却罩上了一张凶神恶煞的脸谱。

王小石也看不出任鬼神和邓苍生，现在是什么表情。

他只看见穿蓝布长衫，黄铜钮扣，襟露灰绸子中衣的高个子，脸上倒罩着顶竹笠，上面挖了两个洞，闪烁着令人心寒的眼睛；另一个身着月白长袍，一双鞋子却特别整洁讲究，白布高袜子，粉底逍遥履，脸上也套着一张脸谱，眼神也很凌厉。

王小石虽看不到他们的神情，但知道白愁飞一开口，就说对了。

这两人心中显然是大为震诧。

他们一上来，就露了一手，轻而易举的就把陈斩槐“夺”了回去，没料却给白愁飞从他们出手中认了出来。

其实此际任鬼神和邓苍生的心中，不仅是震诧，而是震惊。

——因为刚才他们的出手里，根本还没有施展独门绝技、看家本领，那神情高傲的年轻人，是怎么看得出来的？！

——何况出手只有一招，难道一招就让人看出他们的门道来？！

邓苍生和任鬼神互观了一眼。

看来这一役，似乎不如他们开始所想像般的轻易。

他们两人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

达到这个目的，也有两种方式。

一是杀光全场的人，一是吓退全部的人。

是以任鬼神立意试试第二种方法。

“我们来这里，是圣主要见雷姑娘，她要跟我们走一趟，没其他人的事。”任鬼神说，“如有人不怕死，出手相拦，也只是送死而已。”

他原本不准备这句话就可以把对方吓倒。

尤其面前几个年轻人，雄赳赳的、威风凛凛、一副没事找事的样子，看来不但不怕死，就算天塌下来也不会害怕的样子。

他最不喜欢年轻人。

因为年轻人不怕死。

也许不是他们不怕死。而是因为他们离开死亡太远了，所以不知死的可怕。

果然那黑黑圆圆得像一粒桂圆的年轻人道：“你是邓苍生还是任鬼神？”任鬼神觉得也没有再隐瞒下去的必要了：“任鬼神。”

张炭拊掌笑道：“好啊，有鬼神送行，就算死，也死得热闹。”

任鬼神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非但不知死活，简直连对武林前辈的礼貌都不懂了，他刚才一掌就逼开了此人，并不认为他是厉害的对手，便道：“我刚才那一掌，若不是留了余地，你现在还能在这里穷嚷嚷？”

张炭猥笑道：“你留了手？”

任鬼神道：“我旨在救人，不在杀你，否则，你已早在黄泉道上饮黄泉了。”

张炭道：“我也留了手。”他伸手一翻，掌心里赫然便是一枚铜钮扣，任鬼神一看衫上的钮扣，果然少了一枚，心中一惊，张炭嘻嘻笑道，“我要不是念上天有好生之德，早把你送去见鬼拜神了。”

任鬼神怒道：“你！”不再跟他驳嘴，一拂袖，突然大步走向雷纯。

张炭长身一拦，“干什么？！”

任鬼神道：“拦我者死。”

张炭道：“你想死？请吧。”

任鬼神一翻袖，劈出一掌。

张炭接下了一掌，身上晃了晃。

任鬼神怒叱：“还不滚开？！”又劈出一掌。

张炭又接了一掌，退了一步，黝黑的脸色，忽然白了下来。

唐宝牛看了怪开心的叫道：“饭桶，你不行，便让我来。”

谁知他才一开嚷，邓苍生便向前走来。

这穿着干净袜子、漂亮鞋子的人，看来随随便便，但他一跨步，便看得出，前面纵有高山大海，他也足可跨海飞天、移山穿壁。

唐宝牛也不闲着。

他一步踏前去，像一栋墙般的拦着邓苍生的去路。邓苍生向他摇了摇头。唐宝牛也向他摇了摇头。邓苍生用手挥了挥，意思是叫他离开。唐宝牛也用手摇了摇，意思是不离开。邓苍生静止。唐宝牛也静下来。邓苍生长叹一声。唐宝牛也学他长叹一声。然后邓苍生猝然出手。他一出手，五指骈伸，像一柄铁铲一般，飞插唐宝牛的胸膛。他五指一进，王小石已忍不住叱道：“快躲开！”唐宝牛已不用吩咐，躲得比声音还快。“噗”的一声，邓苍生、一掌插空，直插入木柱里。然后他在唐宝牛还未来得及发动任何攻击前，已拔了出来。如果他手上拿着一柄刀子，那当然不是件出奇的事。但他只是一只手。一只血肉构成的手，竟能随随便便的就完全插入木柱里，直没及掌背，又轻描淡写的就拔了出来，比拿起一张纸还容易。唐宝牛一颗心，早吓得飘出了窗外，正在二楼的空间，不上不下。

可是邓苍生已走到雷纯的面前。

看他的步伐，不徐不疾，然则却奇疾巧快，半霎间已到雷纯身前，还未动手，雷纯的四名俏婢，已一齐向他出剑。

四柄剑同时拔出，所以只有一声剑响。

四剑齐发，也只有一道剑风。

这四剑婢出手的配合，显然经过长期而艰苦的训练，所以出不但一致，而且整齐。

四剑自四个不同的角度，刺击敌人四个不同的要穴。这才是这四剑最难应付之处。因为人只有一双手，两只眼睛，一颗心。很少人能够同时应付同时四柄剑、四种不同的剑法，和四个不同角度的攻击。可是邓苍生能够。

